明初劉青田之時心亦是邪矣

二十日晴趁署遍午歸尚檢在余家雜書又為余斟句國文講義指摘其治病之處余頗心折我尚撿古余固亟圖改良

二十一日晴陰日不出倫講義宗旨以文有二體曰論說而學文者必先習論說後習倫說方不棄次弟晚脫稿名曰國文淺義其文太長不錄于是

二十二日晴盖甚日易萬衣落午出城至廟肆晴馬氏文通此書為丹徒馬相伯建中著盖仿外國文法書葛郎瑪體例演成講義本國文法古所多也余擬以此書課署中諸學員俄趁署補缺再商搭講義字斟句酌檢求之感而後止夜秉燭命僕寫之眠稍遲矣

二十三日晴趁署以講義視教務長于梓生梓生有肯因付印盖用西式印機毋庸鉛刻且快多矣並以落由版鉛筆書之與者下視淨版刷印抽石質堅墨厚壓之書皆隨鉛筆痕下偏旁捺則視版上字跡朗然如是可以印千百份而用力少成功多也晡歸慕先已返自顧和園因與談俄頃改所為講義竟止以心思獨說文通別反迷失故孔子曰再斯可矣晚觀馬氏文通

馬氏論古文凡三變曰春秋之時文以神論法之神淡繫辭之神化左傳之神荀卿與之神疏莊周之神遠周秦以後文運以氣固矣之氣勁史記之氣鬱漢書之氣脫而西子則獨得陰柔之美下此則韓愈之文我諸以上之運神運氣者愈則僅知為文法而已故文通內而服為過陰者已韓愈氏而文忘當日所論誰未必盡儒然頗有思致

二十四日徹陰辰趙署俄長官高某惟胡言老未明是日該西士維爾學長官率執事人及教員學員等來卫堅先師前行三跪九叩神俄教會及執事人等見長官學員見教員皆三揖神咸頃之設遷長官與紳耆三教員遷舉始散余亦歸是日穆霖生于玉樹歸月潭衣冠賀母壽恆又與基兄談

二十五日晴居治陸榮張三長官湘衡陸午趙署是日堅初次開講余上堂聽講文法義備俾夜分始歸擬每星期一講義

世俗泛人學之不足莫不曰淺曰空無實不切實用余曰不然學之未得實淺入深學之必得也甫由實入空故實非前不可至淺之一級實後不可至空之一境斯不刊之論也

[illegible]學向惟專學一科其教人厥有次序余謂各種學皆不可不仿習專學之教法而為之尋常教人答言而不視人以階梯如何其可

二十六日雨即止晴光滿庭院趙署交講義徐府即午指胡芸老又往晉謁胡回生宅午飯與梅地久玉諸人射時霞又說小說書晡偕相異談即退復與梅地為多戲親馬氏文通俄衣冠消展芸老及松博二長官皆未見晚歸

郁雄又有言曰多錢鮮錢多慮者鮮洪忘山曰名言

雪岡子胡李楚陽善有言曰五行未全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惟土內汗汗變則化化則神是故黃四時留功也在脾為土特盛粘液抱荷脾皆肝心不然百物食之煙一董臭味機緘于胃中一何以發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化蓋言土也忘山曰名

二十七日晴晨趨署收外省解到馬衣落午已塾學候走日二次上堂講記新論保義晴
散治所公淚晚在惠豐堂飯監學陳宇香河帥

忘山曰宋人不言閑邪（世）（所謂閑若扶木之有文閑也）孝堂以拘而泥抑知此也天下之閑皆生于事中（爲）有因事而處求其閑不可處隨一閑以衡度天下事也孔子盖天下事出亦吾窮理（也）宋人誤認先有閑後有事且於事之前橫塞一虛閑於是事之起也有与處（其）捨之閑不合者謂之是事則大梁矣豈特拘而泥耶天下之閑未有可（爲）處而捨者也可以處而捨則其閑在事外非事在閑外也

晉鄭以玉易荊根汁滴之則化見宋河子

二十八日晴晨作日記薄午趨署午後巳塾學館上堂同肄所講保義彼諸學員一若余為之汎舟歸浦帰介石過談述及益生有訪春明之意見余一時未（其）（他日洋）介石再為錄之晚後預備講義

堂曰子圍儒而說鉤鮮之水地一極則譬秒微之間故而類曰嗜色貪財好名好勇天下之通弊忘山曰斯言与曲儒所謂何愈深譬愈中之言

陽山曰別寒急劇人將亨別風血祸致前而氣焰愈熾忘山曰名言

又名文不世出內太陽肉不可太淡太淡傷（血）骨

又名愛言時（用）（其）道曰訥曰慎曰儉曰寡曰默曰時凡与人談簡言少失多忘山曰言為太簡則人將不能思知口後愈無味是故不言而（也）不思（也）不可也思而不學尤不可也學而後思思

例後言則言雖多亦害矣後日慎而後言者心慮夫不慮而言者也

二十九日陰晨作日汎清午趙署陕上堂講荀子勸學篇晡歸遣指子蕃作漂陰封家

三十日晴晨趙署拜洛行橋手後阎作所溝課義晡歸復作日汎晚指慕先洪

室阎子云書之言多西土之音如呼我為台本收来切至今西人稱我而汎者為怡又如呼人所都是為俺而俺其聲未稜汎都是聲未稜也今汎者為全又西人著刀筆此事則學為所而所其字逸王般作所訓者以為居處

又云汎欲不阎行而異快此道不明于天下非是近裏者深解利物外者疎矣西又云有情愛

漂侍寓者亂世之侍才者清(倩)也陽侍仕者陰陰必天侍勢者騙騙必我又云自為之界

妄界則危自大予界妄界則孤又云麴藥為酒酒成而麴藥棄糟書本義義精而文字

猶忘出(日)落皆是

五月一日晴是日夏至晨趙署毋寓飯後上堂為諸生講馬氏文通晡歸阎川妹患疝未退作日汎晚坐院中納涼連日結熱久不雨夜芝柱過洪

二日晴日居汤三我洪晨午趙署飯後赴學館上堂監視諸生摸課晡歸作日汎晚阎諸生奉诗定甲乙余題為奪馬訂正及破腐救見二事蓋先課諸生作汎載舯文西子多甲乙而子戊五次西分中汎者四人曰小徐亨惲寬仲悦銳涵榮季銘

三日晴阎阎奉清午在慕之汗醍(先)風雷雨作俄叩晴(勘甚)寓(勘甚)貨有劉景卿李炸耘及作石(洪清芬勘注)增

堂陕才奥夫諸人寓署皆散休耘至余寓中食(小)墜(大)作書风起指原俄而雨遠夜不阎

空阎子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溪者喬阎李廣以此二不能吐而出之自無俟不溪喜馬以黃阎黃

憲邪林宗之功業事實文辭表見于世而天下頌之若以是也忘出曰千古之功安言(哉)

(然)名(可)于後世(哉)又(如)曰(如)黃郭(泰)(之)(若)盡(亦)不多見也

或(論)岳武穆之退兵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退為定罔之曰惡得言也不受命者其(時)

將也周亞夫是也(如)今之徐還也今之還是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曰(權)(或)(救)盡(將)而叛

也夫誰其與之忘出曰論(如)之

又云天生才必用孔盡(如)為(泰)(哲)師不(然)之用邪(子)陰(陽)明世遺之矣於閒其風者必起慶外

想不(能)之用邪

又云春王正月係王正月之上那于月(非)寅月初書定之義而係先每以大一統言之(此)(意)

四日(時)雲(不)盡日先忽陰忽見趁暑始和是日學(徒)放(假)即(歸)逾午(拗)(之)來(哦)(明)(侯)亦(為)

川妹(病)疾妹患長迅不退前延(醫)(醫)為棄所誤

五日陰居(明)侯(來)(視)川妹疾日中在墓(先)許午食坐有李旭庵余甥曲孟余長姊靜儀

許字李氏未婿而卒姊夫在臣(明)之子清神酒先人時心(傷)(配)(亦)(劉)氏其後在臣亦病歿(並)(依)(余)(家)

有遠(服)子(明)旭庵曲旭庵此時心二十餘(奉)(隨)母居承(候)今來都(就)(擇)(良)(好)(業)(學)堂入肄業焉是

日(來)(賀)(時)留午食(映)又(來)余前中坐並進酒母(視)及(偶)姑等俄去(晡)余出(賀)(時)(即)

歸(陰)晚(易)(祭)

六日早雨(明)心(時)陰不定趁暑(映)(芸)學(始)二(堂)為(治)生(溝)毛(蛤)自(廣)(溝)異下堂急(回)(又)

中坐雨甚不(止)(改)行(晡)雨(十)止(始)往(喜)鵲胡(同)(拿)車(車)方為昔牌戲(至)晚(收)于六(回)

飯店(次)(借)(琴)(約)坐有(張)士(成)車仲和(龍)(業)臣夜歸(往)騎一(僕)墮馬傷面

七日雨午後止暑午趙暑止溝堂而還晚浴諸生課卷即歸晚侯來往淡至暮乃去晚翁祭祝書

海沂子曰人之生也直心直則身直可立地參天不直則橫心橫則身橫橫行若禽獸也可畏哉

忘山曰人禽之易一直一橫而已矣身也即一心之所造豈不可畏

海沂子曰用夏後五大型趙皇鎖大女媧補天伏羲畫卦神農教稼而容槩黃帝制度以利用堯舜特因而已忘山曰補天之直家之禹言非真有是事天事多物何用補邪坟用夏後可稱四大聖

陳龍川子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也朱紫陽曰攬金銀銅鉄為一器可乎龍川子曰天地不宜空虛故子年無聖海沂子曰龍川主心紫陽主德德由心造也他駁我判得不可忘山曰聖若通明之治以天才勝賢者純粹之儒以學力勝故有賢而不聖若亦有聖而不賢者若堯舜禹湯周孔子所謂聖而賢者也若孔門顏冉諸弟子所謂賢而不聖者也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矣其於賢則有慚色蓋有天才與學力者也

惟宋太祖生平美德不書以不賢論

忘山曰薛瑄於午往唁文初文初丁父艱即趙暑是日上堂講文侯命以雲庵主壁一幼欽奎庭

車良弟清望俄歸晚在陰納涼

海沂子曰至和而良知良能舜而為怵惕而為惻行而為此運而為才立而為志由而為思擇而為慮信而為言前而為念誌而為淺慢而為覺物用為非忘山曰敖陵傳心參禪精微擬而為慮信而為言二陵書未稔悉

又云午卿愿今懼卿浮言虐予行浮行虐事浮予虐政浮政厥罔鎮浮何階
日雖實惟真忘旨虐之物虐之悦君幸浮于水面實則虐之患其浮矣
九日晴發明進內淺地西行未巳西苑門外乘輿將出小侍遮急頼而觚之凡六項乃
許見芸幸肅之饒次心動詢知連日得雨駕已大高觀於香谷謝天佑也自庚寅
後駕出皆主軍乘檣以事實為失神孟子行盛靜為尊乃為是篤論矣靜
以濟烏非制也是日見長官盛收篤衣事況在之所遇對使侯決俄歸小眠
午赴署是晨上臺放課趨為毛遂論及西毋不顧功子事晡歸閑奏已夜二鼓
十日晴晨晡候來午赴署治決催銷案晡治李旭庵又已會芳園築行觴仍也小
坐即歸洋宝作閑奏名次分甲乙丙丁四班刊甲班五人陳宠仲增達后倪錢倘榮季

銘水治亭

十一日早陰赴署巳正午上臺講課藝黃治所閑奏晡治於五晚歸雨是日在署說海
沂子淡泰海沂子明王文祿世廉撰也
王氏曰風風雨雨風雨蕭蕭風雨如晦氣象楚楚與亂世思賢意正合乃宋儒概斥為
淫詩竟哉又云孔子刪詩存秦風無衣車可以知其決霸黃鳥車可以知非不長
五學中庸二篇載小戴記中宋仁宗頒賜呂錄王堯臣及第程朱傳之始諸學宮
古神制服毋亦裘父斬衰王氏以為文母但斬衰自明世武神制始待效
十二日陰向午陰明後來作改果坪書日中趙署上堂晡治林振陵已喜鵲朋自遠中
雲作風赴雷鳴此已王汗雨已胸溜如注巳而巳晚浪子乘涼施伯桑章仲郁伯潛仰伯

十三日陛住宗莊幹卿尊 幹卿了 外孫 于說音院 辰午 碧 赴召逢坊葉伯皋叩七署上
雲南文淵補親朝鮮 又 回世史以書日本北總林泰補偏指我國人對世衍府拘澤也
余於朝鮮事績素旅於今始明瞭

朝鮮 當我國殿心周興之日其子孫亂乘王僅九百年至其準為燕人衛滿所逐而衛氏王於
國八十餘年為漢武帝所滅遂為四郡曰樂浪曰玄菟曰臨屯曰真番後又為二府曰平州曰
東州 當是時北方扶餘 挹婁 南進建國 稱高句麗 南方有馬韓辰韓弁韓辰韓統三國
稱新羅高句麗一族亦南渡 稱百濟其他樂浪帶方馬韓住那等部國並滅滅 僅
餘高句麗新羅百濟其間割據陵擇相爭殺百年而高句麗亦為唐所滅新羅統一其
地保有三百餘年其季世國政大亂甄萱弓裔之後據漢而起弓裔部下有王建者陰
代新羅開國是曰高麗世祖 即位凡 卅六年 至明末元和李成桂超拔兵柄為陛下所推
戴遜位王氏有其國 國 稱曰朝鮮為今王之始祖
朝鮮世系 首太祖成桂開創基業七年禪位于世子芳果是為定宗二年禪于弟芳遠是為
太宗太宗英武深慎勵文教十八年禪于世子禘是為世宗世宗賢明勵精圖治在位三十
二年薨世子洵立是為文宗文宗二年而薨子弘暐立是為端宗時宗官作威世祖陰先
以計文奪位先逐端宗 殺 而明永樂初撫時代承相先後而其治績則頗有可說泰陵復國典
不見其成而薨十睿宗晚立一年薨成宗拔立王后尹氏垂簾七年還政成宗頗復國典
告成朝鮮制度文物於是大全王且極意興學人才輩出成宗薨遂出若五有戊午甲子之變

位十四年薨安昶諸大臣議立興宣君是應王子即位即今王是也
是日而是應即爲朝鮮
全后
臨禍後因安亞大院君其事也爲人所共知不贅述矣
是夕在慕化許晚食同榻夜雨
十四日陰芝峰約祖興居住赴主人未出乃索食果即趙署陳上堂講說學校規則
晡出城觀劇晚歸過雨
十五日晴趙署是日來上堂以明日將放暑假散學也
因
十六日黎明兩姪出展趙署是日散學長信送至亭前
於
先師前神咸共復晡歸檢書
籍領親書晚雷微雨即止

宣元感時高帆爲其二清房及元明興其祖有二堂李仁任他大陵等主信元鄭道傳朴
尚衷主事明西漢紀既而卒使使明二漢時宣
太祖威桂來以圖以前也
朝鮮太宗命李稷朴錫命鑄銅製活字數十象即行書藉冊傳銅製活字冊自朝鮮
蓋不勝也
又有所謂牌徼元制置府治人民每出入佩持所以明戶口此法始于高麗恭讓王之太
宗復興之
朝鮮又有所謂詳文刑曹例參書原于蒙古人思巴文字世宗二十八年後爲有鄭麟趾
申叔舟成三問等制作字母二十有八分初中終三聲合之成字自中宗正宗斷減僅
二十七字但今爲二十五字以通用焉

十七日陰往頤和園[已]伺候[已]所欲尋慕之陳事[已]見陳蔡曙始知之也赴津[大]逐留
午食[以]歸途中遇風雨大作不[以]能夫[以]回[以]夜作書
今之降陳附政者多有以撓之撓緒之而[已]敵手人[已]之門其為可傳[已]歲幼加矣
今之派惡者曰真做得出夫惡人之為惡也則[已]能患其[已]做得出而善人之為善也則又惟
患其做不出矣做得出三字即才也才之為德[已]不足以[已]補善
十八日晴唐長官學儀[已]簡命回之部住趙君[已]簡見告午歸[已]檢書[已]作日
十九日陰日不出門作日記[已]是日與夫[已]偕戴[已]即[已]返
朝鮮世宗恤刑獄寧飲酒律文曰前後主殺婢不[已]論曲直[已]抑故右主[已]也[已]故[已]國俗殺奴
天民臨殺之辜豈[已]得[已]也哉

我國往前日本人[已]傳[已]說明時[已]傳患寇大[已]率不知[已]傳是日本一[已]侍[已]遣[已]寇[已]彼不[已]得志
于本國[已]遂援及鄰邦朝鮮[已]我國皆受其患[已]明日本國家[已]為[已]也
朝鮮世宗有海年堯舜之名
朝鮮李滉字景浩[已]歸[已]退溪[已]慶尚[已]道[已]真城人[已]深究性理[已]躬行實踐[已]朝鮮五百載推為儒
宗[已]益程朱之學[已]為[已]斯未[已]造[已]心行[已]故[已]鄭梁[已]周[已]以[已]道學之亂[已]節名世[已]至朝鮮[已]益[已]感其[已]化[已]著者[已]
為全宏獨[已]異臨[已]鄭[已]世昌[已]鑫[已]趙[已]光祖[已]靜庵[已]李彥迪[已]晦齋[已]李珥[已]栗谷[已]成渾[已]牛溪[已]等而滉其巨擘[已]也
滉[已]頗[已]為宣祖所[已]尊任講學論治一[已]時[已]翁然[已]惜不[已]能[已]得[已]伸[已]其[已]志[已]
壬辰之亂[已]朝鮮[已]陸軍[已]雖[已]失利而全[已]羅左水使李舜臣[已]慶尚右水使元均等[已]與日本戰于
巨濟洋大[已]敗之[已]其功不[已]可[已]沒[已]也

朝鮮文物皆模倣中朝而宣廟時為全盛其後英正二宗亦皆有述作之志如命全書
等優撰續國大典及各廳謄錄為書此外諸儒參稽諸書如小學訓義兵將圖說
續五禮儀勸亂錄文獻備考諸書列名校錄
朝鮮使臣有所謂世道世道者掌握國柄之謂也初置世道使掌傳旨而心其後稍
勢焰重自領相以下皆于卑官銜職咸聽其命每軍國大事百官車表莫不先
做世道而後為王王復咨詢而決焉故生殺予奪惟所欲為首揆世道之任者甚榮
時共國榮也
朝鮮於我國世執藩屬之禮命其國大臣君執政親臨國教民又要我勝使奏之兵
法有責言是時我國方有事也亂軍書旁午國答以朝鮮非我屬國其宣戒書
和之措辭委曲於復於朝鮮始以賜之國南于五州而稽我國無事之福報也
是晚南幕先歸自天津往与談
二十日晴晨訪二我使談昧已厚菴許小留来飯二我昨来回回車至閩於亭外有
人用壽觴寫字約於滿堂滿它無盛地張於而去後至龍泉寺憩稗房中
二人其談俄日洗西其生廣和居了好稗約也坐有介石穉卿諸人
二我有奇疾一南俗人言治可便醫須臾十餘小時乃平復如故
厚菴偶以小事与人起氣憤之甚可抑此余謂之自世盛也人尚無量小春易之
術
二我授余以春馬之法曰剔飲器像五字決又曰斜臨斜乃水精神又相馬之法

馬之行有四穩曰走曰駛曰跑曰跑馬之歲行遠親之凡遠村宅長短不高者曰偏
牙遠齊而中並者曰六歲中之遠者曰四平者七歲六遠並平者八歲馬之鈎食良否
於其棄及毛澤觀之凡棄出而圓小緊偏骨見及身毛細慧光潤者是多食料者
反是雖肥壯而無筋力是多食物者也

二十一日晴書眠漸日出作日記晡兩叩止晚在檐下納涼得出律一章趣為兩迴
兩迴涼氣漸高視窓之陰幢度階下不啻半掛也趣飄然橫素牒於閒
一明月相對兩忘心

二十二日晴趙署逾午至源平洞及憂義善源小安与林耘溪俄又城至工於處中歸
作
偶致南中諸友書晚庭院納涼

御南水災頗重好善之士又份勸賑貧合又明程度而人優為之往之富人
男後遠慶不事子孫而樂存濟之家以助種善事斯誠達人也

二十三日晴趙署昧復至義善源与林耘溪談晡又招家教家至厥肆小安逾
入城訪朗青溪黃歸

友明久不見者恐往遠道来相會使我心喜如獲至寶若久居一地常得晤談反無
此趣何以故人生會合每常往之別之後有隔數年旋生人天之感者有過數十
年而音訊
年方得連襟招淡者其得重見不異死而復生也然以合而再別之後相見又逾
五期日月者此不異一時付別豈能不寄視之情修即逝歲月如流使人起
寄之感耳也

余〻日汎可當飲酬久看丁酉八都秋試時与李孫四寓伏(虎)牙對圖而后●復時朗意
惺能古業諸人幸過淡濃余日汎及今二十年一如余矣未聞也李孫去業已知
所往世變翻覆行居所圖今人蒼茫四欲為〻悵痕

二十四日晴子泝月望雲歸往与淡雲(谷)●郭庄歸作書(與)卓厚高及●
徐如霖(書)過午觀書入內淡中出寫前晚所涼

漢書匈奴傳有知居桑艾四字譯音也義當所見奇異●曾見外史氏上疏橫論為
為君志所所書漢隸即此四字是日為寬仲書扇扇

俗傳圖扇自古有之掛所創於高郵不知確否

西國男子稱盛●暑不張蓋不揮扇推女子得用〻以示男脚健于女也

二十五日晴晨汎俄使即趨署頃復歸觀報撤冊未淡久〻去復觀報

俄法憲法已頒布報紙自歐西文明社會觀〻其中自多不完之法專制之界內不得謂
非進步據某日報言俄皇忠告我政策改法大臣曰反對立憲為最危險之事不改此
誠確不

二十七日中雨趨署与諸人淡俄歸途日車中觀盛丹子陳奏

甲先為慈太子謀曰竊觀太子寄予可用者反扶西男〻人怒而面赤常吉派男〻人怒
而面青武陽貴男〻人怒而面白先所知荊軻神男〻人怒而色不變忘山曰一男而有
四男派男眉男目男鼻与神男〻別●詞義甚新

荊軻軻奉王時有姬人鼓琴琴藝中曰羅穀單衣可掣手而絕八人俯仰可起而越席屬

[illegible]可負而拔阿不能音奉主遂以脫

既歸作詩友人書云僕幕母来因留椽舜聰音樂

二十七日徽猶居往過邵伯未見因送子修行与阿高淡俄訪阮榜又往祝王初与李東陽浦溪指教李卯歸祝書

胡子知言一書

胡子知言胡宏宋胡宏撰宏字仁仲幼事楊時龜心先生為師傳其父安國上蔡侯仲良以學傳時謂出下二十年一脈心神明不合晝夜張南軒先生師事之○伝興南奉檜擅國先生上書言言涸氣傷機積死被兵竟以疾辭卒于家

知言有云靜觀萬物之變造物之心者義士也

又云有戴人救物之心者仁人也採愛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因物乎物而無為者君

子也又云強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終者也

又云有道德治於民心而立法制者為常用無用者也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立道德者為守牌無牌者城墓秦之類恣出曰[illegible]法制[illegible]墓指專制墓而言法制而言

二十八日徽雨[illegible]過午止陰晴不定晨觀日本憲法及朱英録通治所學堂訪李石渓國治季鴻侯相馬遂留假潭

季鴻曰昔仲尼謂門弟子曰居則曰不我知也如我知爾則何以哉今之時而[illegible]

平日把負天下一旦身為宰相舉國相從則將何先答云曰必將選于天下而[illegible]得賢[illegible]舊政[illegible]契者立十人又選于天下而得通新政得失[illegible]及之術者立十人[illegible]重金延[illegible]集于幕下商采議行朝之議規則使百人者所之[illegible]論于其中一趨其室曰國脳為

平治中國～恩想像陰殘害～地吾惟明日決～行～兩已成事所先不
如是出城～真個二我去鷺失色曰子真提衣而趨其領也浣～身爲首倡舉國相從何日有
此事卿士休矣復何言

余与二我高淡仙辨抵昇特去二我出城餞余命篤列余～傑先及二我～御者二人并盛等
劉浣基酣歸加吉余余先回兩小子猜二老喝酒二我大笑

二十九日晴又有李馬來售者已以作馬有之後却～此別一馬亦平佳即去
日來出訖書晡浣才過淡仙去晚飯涼晚冷

六月一日晴盐基趁署午飯飯後已義美源不少僦余過僦肆歸浴身爲芷香書
扇晚已暮久汗病涼大雨如注

二日晴金錫侯來淡仙去趁署招爲往視厚蕃病歸寓過兩車中記書
劫子知言曰保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总山曰人有學故其得不窮
又云水有源故其流其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总山曰人有學故其得不窮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君子豈不欲富貴哉所得～不得曰有命故安命然後爲君子
目所可視禽獸皆然耳所可聞禽獸皆然聽視萬形聽亭各一而統錯綜變化于心生亭窮
～智慧長～察窮～能力者惟人能～
胡子曰修爲者必有所棄然後能有所取必有受然後能有所成名言
持出世學者專以抱一守真爲道持入世學者專以倫常日用爲道豈知道亭兒得道
者可以持身可以世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超凡天窮九竅不離乎是即

一藝云云精一術云云徹其極者皆暗合道妙要云云手
脫其自然固物付物云云住而不以志是云云化道言与道化合也

三日晴日中徹雨即止以電機風屋看病者項城云云子侯自西山到都付書及許金住相見子侯在侯病甚令俄兵医飯羅子侯侯病云云可驚恐也

俗樂悦耳不悦心古樂悦心不悦耳我国今日雖采古人皆不知国楽所自始俗楽曲若有淫声奏古曲者皆悦心欲睡云云

侯作改親友書親書封葉侯病寂子侯来在侯病中聽洗濯者歌夜半大雨侯住勿下天明乃止

四日陰午雨小止发程未姓名日記

胡子云行淫則城望其志言淫則民棄其德又云以反求諸己為忍以言人不善為主戒又云執斉乎者聽朴施泊墨者於後大厦成執乎戈者聽子殷湯武以仁義得天下漢唐雖是以仁義治天下而皆雜帷并伯不立諸侯不建天下擾云云周沼此所以不如殷周也愈山曰治天下云云惟周天下云云勢并伯不可復諸侯云云不可建故也

豈能統其不統欲扶并伯封建之制雖有賢者時而無王者興代為天下庶幾可以復周平章云云還云云後天下多主諸侯互相競爭爾相文相泥用霸術而今

各小諸侯猶能百年来安為我七雄再変而為呂奉朴走先王良法美意蕩然無存

侯作改親友書親書封葉侯病寂子侯来在侯病中聽洗濯者歌夜半大雨侯住勿下天明乃止

四日陰午雨小止发程未姓名日記

用井田封建也用之straight天下之季孟天下之亂將不可復作之矣孟子七國之禍紂莽王田之獘可以為鑒或曰井田封建不復於是經界廢而兼并之患興矣孟子曰斯言豈不然哉要之井田封建雖不可復必有代井田封建之良法可以漸次而成極革周之社會使外患不復內亂不作也今豈其時乎惜教授先生無起也亦有人焉亦百年不為功何也制產後教育為先天下之亂源治亂易救天下之人心風俗難

五百時往視陸風老疾因趨暑州忘歲律四更上燈偶風過安置建康城歸書屏及硯作日記

胡子云事之誤非過也或中得心之忘也過忘出日事之誤皆由心之惑心之於事狂形之於動

曲

又云天下之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名言

又云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消必交鳥而文生矣物盈於天地之間仁者無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己任得斯物和與天地參矣忘出日文之一字可貴處在此（須知）四字之人何以斯文為（此）于天地之物而言誤以為文詞作文則滲甚矣

王通曰樂天知命安何憂病得其性吾何於忘出日治是忘出日用人之道日信日誠能其信之也始持之有終言之成信其行皆之以積事而有終

胡子又有於陵三諸不能完全余為陵之曰天下莫大于心患不能操之在莫大于心患不能

措注言動

順之尔莫成于命一患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遠近廣狹原作人物內外
亦可不能均原作也不能
脫故無重厚患原作死生書不能信原作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胡子文曰凡人物能則患恐而不能消感物而欲欲而不能止忠山曰雲人也妄恐也一恐即消
即妄欲也一欲即止

忠山曰聖人之恐也者妄形之氣也發而不止成於推陽系物欲者貪欲之
形之亦也推而不止成於俺侵系物也矣即三我曰樹欲靜而風不止
苗欲秀而雨不息
社會上所以風潮者風即氣也由衆人之氣未平所致夫欲平衆人之氣必先平己之
氣己之氣平衆人之氣亦與以俱平矣今之有志辦事者其知之
胡子又曰智不相近謀言而不信不相及謀忠而不愛君言

六日時介不退陳即去將至喜鵲胡同過王相余因先往待之俄介不來至余將入見王相
適有陝故未能與介石談陝歸適署小坐即歸作日記
胡子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家世聖人之分也達是
忠山曰理与義二者之分界限是自然義是當然
胡子云神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好毀人者其心必不良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者不問親戚舊故果才即擢而棄之亦不為私忠山曰斯言極是
凡擢婿而棄才者其私過于徇庇親故之人何也徇庇親故者為知愛人擢婿
棄才者惟知有己不知有己之嫌疑人之才其罪更大

胡仁仲云陸賈漢高帝之言の古今治亂一大関鍵惜乎帝之不体用也又云使帝用其言必不能奉故尊君抑臣也後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于貊道必藁用仲尼立偏与賢之法使坐制于世若忘山曰尊君抑臣為亡秦之体習先儒莫不如之矣井田雖不必復而三十稅一之近貊道雖厚于民之小也賞罰于社會之公益以致郡国民庶民衛民諸侯政令莫之挙由是視之漢高唐太宗之挙由是視之漢高唐太宗之制本自如此故其稅十一不得再有所損矣後世作制惟増常憑據民不以不給及今缺沒之直俗後世地方自治乃或賣官鬻爵而斯事稅可行不必復井田之制也立偏与賢者而擇其偏長偏長不賢斯舍偏而取賢漢高景立文帝之氏財為禍哉胡子之淺陸矣

胡子仲漢高聽賈言徴兽両生之対皆陳大義上曰叙聞其自対曰歴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法小臣何敢專席而対議欲陛下与天下共之上曰善於是治天下搜揚岩穴之士総山曰余前蒼二我之間也不期与之暗合治天下之術固自如此高帝雖受命之辛以亡之王安石変宋叙富之反以亂之皆專席而議之過也

是日厳伯玉過渓夜晩金松高侍殿談漏高右非時革所紙被及

七日半陰晴定日不出作日記晩有拿馬来視若夜子偷許渓

八日晴趙君卓納洪泊我吾渓又往視之初未見帰暮久亦来余歎仲常俄随行観其於買花竹生之盛於是晩観書夜納涼

知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歳也大法也所以大歳有四一曰救弊之歳二曰用人之歳

三日應旅之義四日行師之戒旅之來也憂動不附暮可先圖如寧不動必後解應也
山曰西儒所謂委捕機會即是此意
胡子曰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無侯國孤附所以保衛中夏禁
禦四夷也先王建家四親者侯高城深池備天下四夷雖虎貔狼貪無由逞其欲所
肆其志乎秦內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范山曰三代而下無治國先備
類此言之不待今日始有發明者
九日晴趙晉陸午酒王相公東作日王相以東使人來共午飯飯已暮乞假歸
余仍與親書晡酒視孫渙有病
范山曰今日抽諸之矣實心任天下事則山其果有實心也安得以四言寅
十一日微雨二日改

良孟實行不知物事之雖必改民不能驟進步之孟曲
晡訪章一山渙孫事之學淺甚合即歸晚飯
十日晴戴朗臺過渙留午飯
朗臺云德國滕州總督之駐我山東也濟海居民爭欲合其內孟其梯之橫虐無律所
缺為地方官亦受如之何有某縣知縣稱有才一日為鐵路事與之爭孟鐵軌相距
釘失去逐逐追查為民之竊之也告縣官使擒治某之按為而見總督曰是物甚
年俄見辯極能俄人使俄人俄人俄人

許我良民者為准德皆曰吾聞言兵(集言)(此人非我國民)吾也公曰吾好(繫)之去治以眾德皆不服公亦
不与爭乃獲車人前垣告大東行文索其人大東某(膳佐)事不允公曰請由蕭廉(繩)我
白錦數千(多)疋(匹)大東許焉(之)乃以是(匹)(贊)(費)(與電文)(報)于宇由際(至)百姓出名
告陽州德皆不使事于德政府德人聞之(德)(使)(來查)(調)(查)(員)(半)(數)名德皆歸(他)人
代之人皆服之智矣

(部)臺云多有(兩)(部)鋼圖(局)(長)不一折閱且稽(之)不如(法)(狗)有(司)(執)(者)保定人在武昌
為(香)(帥)所信重(倚)(部)(北)鋼圖(局)大著(明)(效)(獲)利甚厚(訊)其所以(我)(別)以(漸)受(重)(任)(時)与(香)
(帥)(泊)(停)三年一(不)(許)上(將)(廣)人一事((停)(一)(他)人不)(得)干(涉)一鋼圖(鑄)成不禁出口
(部)(開)臺云余出街(俗)身(材)(數)(高)(陰)不(兩)即(倩)(晚)(餘)

十一日晚治術學堂(會)石(陵)(德)治二我使相馬又(陵)(陵)
(他)(偶)我云哲學為文(科)學(問)之(政)(府)(萬)(事)(家)(物)(種)之(學)(術)(種)之(原)(理)皆(受)其(陵)(陵)(者)(皆)(被)其
(及)力所引去
二我云哲學(如)(黃)(金)(無)(所)(不)(能)(得)之(者)(有)(探)(能)(萬)(物)之(精)
之我云哲學於(萬)(種)(學)(問)皆有(密)(切)之(關)(繫)(明)(哲)(學)(別)(萬)(種)(學)之(原)(理)(皆)(通)(宜)(其)
(為)(諸)(學)之(政)(府)也
(亞)(沉)(所)(陷)
大(學)(之)(地)(物)(明)(知)(識)之三(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凡(人)(以)(忠)(出)(曰)(凡)(人)之(能)(力)(可)(以)(本)
(諸)(在)(我)(者)到(家)(為)(止)(家)(以)(上)(能)(仲)(尼)(性)(有)(莫)(我)(知)之(數)是(故)今(陵)(陵)((替)(美)(人)(之)(稱)(頌)(者)(皆)(曰)
到(家)(的)(家)

晡往視厚菴病因談卅飛倫治事忽先平氣卅飛難云昔左丈來自云一步猶事得
力在氣此切況也荅云曰人一日之氣則死豈可哭曲要須平心盡手●曰之善看
善惡之氣是今氣也當通用之于色形以佐之業成大功若不能平局而獨有勳之則
著 形而安為風 斯 不能為利而反為害矣
春歸
十二日晴相馬越署過午已義善源院近者晡歸途弔張治老之仍 ●去人因訪于蕃談
子蕃曰唐人之詩可施工者余●笑曰詩至為亦要似唐
十三日晴往質德蘭秋師因也太郎堂是日遊集因像則者四十餘人晚歸德奎松為
●作歌松為善洪因与之談

初為云有同部中有所謂故佛寺者以佛像之論而 拆之受 身避手於是辟退儀衆焚香禱於
觀音菩薩應如是若年俗恐有人來言我家者在佛像後燒飯之氣蒸之故逃衆於
燒失佛亦不雪又其地有在佛寺其初僧時 在 執待一石一日 因 要 俄時 編地皆水而石獨乾
雪漏人以為神通鳩工庀材治廟宇男女禱祈趨之 如 ●禹頌者雪願應如是若報
年自後有人來言是日我持蓋張石而坐雨止即去石故不濕衆歎悚石亦自是不
雪二說皆可破人之迷信
十四日晴辰起觀書
薛士遜論明薛文清論著其言多名理
薛子云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功於時人 以

薛子云变化气质之道惟当矫之以重急当矫之以缓褊当矫之以静暴当矫之以和粗当矫之以细柔无断志山曰惟至人能重能缓能急能缓静能果能和能粗能细学者但可救其偏而已无以此失彼又邓氏当者也

又云浑厚中须有分辨者在乃可

逾午复肯高过谈俄丁向榜来留晚饭夜良慕之许谈

十五日晴访胡侯逾雄复勿之赵语而去俄诣浙学堂访介石又语之我语逾趋暮午后访舒安不遇舒安夫人病迁延医治之孟宿疾也晡归(晚逾)(舒安)

刘元城力行不出门三字足于七年初后成薛文清治一怒字三十年当未有庵静力行之难如此

薛子云西斯举夫翔而后集大帝出处小而文接皆有见幾而作也志山曰勿挈薛云知幾其神乎

薛子有时语皆合于(作)事学但一日未合若不可独言以钓之若然则近于滴一日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勿事一日处人之非处若正不必厉辞色与之辨是非转长矫惟薛子自修愈谦(如)愈泊彼愈(自)服不服者安人也马牛羊鸟一日须有包含则资始之德

霖云考刘雅论预言预动之人不可以与深计易怨勿喜若亦能势时七八分即已张弓必过满刘折

十六日晴辰访子封读浙学事俄(时帆)介石于学堂又事好二颜习一孔步辛一许九畹垂阶金锡侯峙飞日中肉邀(注)之廉和居次(侯白)(时)季鹰子诗(俄)(时)俄去后至曾纲南山先在亦邀入

席共淡學堂中內容大致略述兩院之散余稍隨季廣子討王工藝場君淡其地
勢方幕正海之廣園有高林隱野頗饒趣逸
是日星期晡晚適正陽門而歸

十七日晴貿姆民生日趙署陝指東城過王相淡及新學堂將有衝突王相曰可俾辞
任俟候出作個人晡歸將乞家愚孙女回避之高中堂淡良久去是晚乘燭寫各
規則為十九日新學堂會議之預備復深眠

十八日晴汤服侯落午偕往視辞任亦淡新學堂事日中回往廣和居復約介石
明日商拟條件兩院之散余偕服侯往視厚菴病晡又訪三我淡改歸記書

薛子又有辞語云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合

薛子云一法之立必須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忘山曰是法
是合而有辞者
曰商法律以隨時良方有進步者修時之時豈必有遠于堅信二字之義若
曰法律未完時不妨日新異以求完善改定之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不可也我日
答則法律一定施行之久而有未善處不可改乎曰可也必有期限或一年或三年為改
法之時宜要日以此未宣布以前其新法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也及其宣布之後其新法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也且堅且信如此也天何於焉
薛子又云天下之事須則得從則失忽山曰天下之事亦有陳則得進則失兩法皆當參
親互用不可偏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十九日晴是日立秋晨指新學堂商訂議事規則布置御花議員稱事人坐位午後同
仰堵二陸續生集晡入議事廳以次坐定本堂監督提議要件議員以次起立建議毕

議擬議凡二一學堂中購一屋庶務處向大衙已付定銀二百今因經費支絀應暫
鎖法議一學堂經費特即結費為大宗而即結費不足恃以後應如何籌款之法議
劬理同人互相論議屋事漫商而籌款之法分三種一由四鄉紳富分任一由外府分
籌一加增學費議結而散晚余及侯同至醉濃林奎車向也須建亭亦在坐
二十日微陰飯後偕舒吾與伯眉談俄偕王稅處以寓機與尹芝田談談辭逸
至喜鵲胡同訪王相薄葬往徐士山家是晚士山招飲坐有舒吾伯眉四叟李
故人吳(李人拿裏地也又名硯田先生家)子山有荒園矢修多長林古竹(吳氏家)有亭(三楊士山憩息其中之堂)
曙以道貧官天津適歸有亦入席坐談看曙精美
二十一日微晴治霞房宮保乘夫談即趨署午後良工報處見尹芝田因出城答拜備未

投刺者車中視書
薛士有云聖人兩人極覓如仲舟屋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
子好議論人若于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又云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傲之而已聖人于上下人已之
間皆一誠敬之心忘忘曰此所謂平等
又云性惡之心固不可存然當寬心濟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為悔切不可
向惡邊想先自禁撓恐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與
于佞同是承事(又云親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吾事者所謂可想在
彼己何與焉忘山曰以上皆治事中切要之學候

靜子又云不說陰陽乎其化皆以斷而不繼人之處事如是則虧失矣忘山曰所謂陰陽之化即道也人而悖道違道自然何事不可為

又云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脩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惟元而亦剛矣

是道又云為政宜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于慢忘山曰皆是道也不悖道者必不成禍事

又云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賢人之氣象又云接物宜含宏而行檢妙而有度步之地不必太狹而要以自容

又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又云唐郭子儀謂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主前處小人故讒邪無所害

又云常人喜有觸即有不平之意量小

又云眾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于易者知之忘山曰必是道

忘山曰所謂拍學者即是道故道平道者無所不通余而今變其名曰哲學其實一而已矣

補指厚菴視其病勢其服余人藥厚菴肯肯晚生補無居阻回約慕先自天津歸來在生者有京沂及楊霖之仲

幼軒

二十二日陰微雨旅裝治有稍來先人丙子門下亦十餘年不見矣出城治疏候不遇治訪介石又不遇因視厚菴病問暑有狩獵補又訪王稷堂施伯棨二人淡晚仍訪幹臣初見深淡

符臣皆

忽山日凡居眾人之上而治事者屬忘善怒一怒而陷於亂一人之陷而亂眾人之陷而與
之俱亂於是所治之事安得不亂矣

居上之人不必親治百事也其一言一動皆與治事有影響故不可不慎
一動而言三動而善隨之一動而惡隨之動而四海之內應之榮辱之主也
動而四面而勿安矣寸人即發凡居上者一為人所窺則
百事果所治矣

二十三日微雨飯後衣冠登車往閶戴少懷師以自海外南歸未得見往視厚菴
閔服方醫藥方見明敏生久之與菴之偕往視方勉叔壽與棄夫諸人後
凡事必須日親又為身所試驗而後信者其智慧寡短度天下事物甚多豈能一一
目親而躬自驗之君子惟以學問推之即足以堅我之信力愚人反是

晴忘於學堂與介石淡晚歸雨甚

二十四日陰駕車訪傅金吳垣居武王侯胡同未見傅也居宇宏深階前卷花竹
淡良久歸作日記午後大雨抵夜不休

二十五日微晴作日記終日夜雨

傅風后好奇侍太玄之稿皆論書撰其書亦有條理論撰者書是魏晉間人
始能為真書也余細觀一遍之稿中辨論多於前時有所本非妄撰也如文
稿云太公曰見善而怠情出勿於知非而處此二者過之所止也又云大農大工大商同
之三寶三寶安其處民乃不慮此皆甚精武稍云鴛鳥將擊卑飛斂翼猫鼬將搏
伏目脩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確是魏晉人語能稍副事第二十三所脩將有三勝之

不服素夏不操兵名曰神將將不身服弹矢之地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陣暴犯塵埃將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負以知士卒之勞兵軍皆定次將乃就舍次者皆塾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負以知士卒之饑飽法曰須可煩

兵家所以陰陽者陰為符節以通將意也陰書者通陰符之所不能盡一合而再離三合而一知微雖聖賢莫之能測

能賞之名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之變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合而敵之軍更生備合而強力則自傷兵無常勢不可煩

二十六日晴 是日

皇上幸壽安君仿慕之未過余往与淡儀右介不過方下驢在門外相揖因共飲於中南門浙學車投飯後介石先去陳余持車投訪幹臣不值指晚候淡儀已訪學士与介石小淡儀而微雨

二十七日晴趙崇禎不退廣衛自後備廚處入飯与同陳相見飯後指教考印帰叙書

暮在外二我家親至上賜西人油畫遠隔數十個人毫生情景通真近視則模糊二我

二我笑曰天下事皆當如是余欲之

兵家有言攻擊者留善之防禦也是指能我而後能守能進而後能退

二十八日晚閱書畢車過淡園午撫琳來久談去晚訪報

俄人之憲政議院與政府孰有術宰俄皇恐終敵議員全國大亂

二十九日晚晨往視陸鳳老病逾趨署適午飯工程處補往喜鵲胡同過慕之晚同

莊德春堂夜飲歸已晚鼓

三十日晚抄上月閒僕人來報厚菴病復急投名起照會即雇車往視復平出

見余伏地大哭余安慰之余初見厚菴即先連聲問好余方語南今已二十年矣

厚菴一生忠厚而壽未及花甲竟歿耶不可知矣

又往言菴晨五日之內姊姊四旋亡家運至此尚何言落午詣浙學堂視介石籌備明

日開學事晡乃歲捕先拍視因仰教人為消息會俄赴佩葱約又仿幹信淡

七月一日晚浙學堂是日開學余先往與介石等淡俄幹信來慕之亦至遂相與閒步

果堂堂宣布新修訂章程並聽學生唱歌歌詞微昂是往志概日中始散拿公

慕之飲廣和居飯後即詣復平待送歐日暮始成禮

二日晚趙署昳歸余訪子蕃晡到家成挽厚菴聯

以忠厚接物以德歌痛彼蒼不佑善人憔悴憂傷以沒世有棄石贈君

國是二字出劉向說序其言曰楚莊王問于孫叔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曲孫叔敖

晡大雨連晨不已

三日晚命僕檢書挽聯以和八歲學館開學備講義費抄晡作自記親書

曰國之有是衆以之所思也多衆殷行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政必而不知莊言善教俾相回与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

穗積陳重氏日本人論神与佛氏秉衡澤其論全錄其略曰斯賓塞氏論神之發起因畏敬之情而生以顯其行為之狀態者也一曰斯賓塞之說神亦原人為說而探自然衆生說謂彼高等動物中即有神在例如狗大過猛犬而仰卧則空拳其四足以示柔抗之狀態或被鞭韃而垂尾下首以表服從之狀態是皆對于神者示畏敬之魁私其心也忘曰崇自然衆生說者以此其實自然与人為之說耳一平可盡所謂人為者必合乎自然之理而所謂自然又必人為不純之盡其情也

又云神為人類最先之說制力克利斯臬西爾利雅與探險志云太以基人中之我判所

而有精密之神儀對于非明對于首長和一切之社會之関係皆依之而定

四日晴晨往弔寇莊夫人之喪因視兩憐男侯即趨暑午後信村之晴訪介石于衙

學堂又詣復平晚在遊春園飲坐有外務穆卿饒石顛約也是日寄出

石顛云其實好足徐倫歐州最大國採風汚俗而知集西有大相乘行之處(彼往之)(有在彼為)

品德高尚而在我以為不如廉介之被人恥笑者如西俗凡除過不相識之(婦人)(過訪)

服汗慶急為排拭或持物甚多者勿勝者代為提挈送至家其夫婦感激且(人之)

以為美德忘山曰是亦不足與盡西國敬重婦人如我國尊視老者誠以婦人體弱(往往)

力不完男人有擔任將護之職也有他也

石顛曰以人心風俗論我回上等社會減遜西人而下等之(又)(石顛)(者)(撲)(之)(婦)(西婦)

幼濱書到留屯居是日到京川休宿車橋迁以歸暫居之處翌日將別賢危馬作日記晚往与子瀚淡

七日晴趙晉与孫陵日中歸就濱史都視

右云曰先導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忘出曰此与美國基宋業家告餉云言記人事云成皆先未事以何安拙安定若待事起則心措手無及矣意已合

李氏云凡人有大志為者行小事多不耗察小事耗察者多不成臨大事之故孫叔敖楚三年不知貌性前衡性後大以越二来鹽三察不可以居大位而況君人者乎此叫為好事須小吾言之可若大用兵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皆農者必於曉之事而後可以猜農也他須倣此又不可以不細細小為辭自居于迂疏也

又漢高以猜妹洗足見英布加厚之帳御食盃布雄傑暴驁可以富貴邀也均同于禅以消其暴驁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策壞其神於于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悔之矣

李孫意如每有所居必普其牆垣而後行薛宣思者吏職下自財用筆研皆為設方器利用而有貴郭有道逆旅居傳必灑掃而後行兵鵬舉宿兵阪行今士雖暇其什器李必令人整事須小事皆須勤小事皆有次第節奏後大事可為也忘山曰此節与前所說凡人有大為者多不耗察小事反而實不相悖蓋克勤小事与耗察小細勤屬行舉屬知晨于三子行雖小而必潼其于知也晉楊遂大而不親細小而必親細之義各有異人不可混之

甫杜拾遺詩何肯推来訪晚家祭是夕築受隣家生有之推

八日晴辰趙署是日蔡子植開學神成暹陕散帰偏舊日記補作此墨堆夜之尤

書夜讀備講義

九日晴辰稽放諸書俄趙署陕上堂講課補昏義善源小坐即帰晚閱碑版夜作日記

怒谷云漢高六破九國自服内以東盡遼陽為其代常山以南左行度河湯漸于海為高趙鉅洛以往莫有逃家為梁楚東帶江淮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泗舆廬衡為淮南淮漢陽至九疑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与京師内史凡十五郡而已王列侯邑其中地富時平開賦斂以奉其私故富侔天子藏積及鏹鉄而無爱不足所以然者備多而費廣也

怒谷又謂漢文時平七國之功賞長沙為第一周條侯次之

又云宋哲附當作郭城王義康義康同其年蒼白鄧仲華拜哀之歳又曰陸機之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志之誤其陵陋義康固小全材此小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周也霍光張安世不失為相終沈約期不失為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學淺亦宜下矣又云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多委帰宋宗殷湊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覩口酬手答筆書不暇輟聽並咸應若相參涉皆悉贍舉王導優游委務以移人國寄才望任侔天下之大道君相要務

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之自為亦何為若且因此而有約才統勝之心則愈使愈矣
忘出曰名言

軍法言賞不逾時罰不淹刻勇猛軍士有盜敗驢應死帥將至并州決之明日
我參曲軍告欲行帥西即晝銳來攻我軍免此可以鑒

人之將兵有多益善者有以若干人為限過限非勝者矣朱榮(僧)其子兆(僧)朗勇不過
三千多則亂人才自有長短不可一概

悉若又云唐高祖以有過代妄過湯武之會也乃聽(僧)若孫殷周山邪說準伊尹放太
甲事老唐高祖的事學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自為基逆之罪不啻百倍
莫甚于此忘出曰人為(僧)大學(僧)未成熟則阮大事必退矣據

十日微雨即止晨作日氣清和趙署則人心懈之皆因遍日將有大變軍備不保晚
李雲騫深為題錯之責棄流浦歸作日氣清和與舊僕林順祭(僧)(後二)十年事(去年所
賜杖色)
新益久矣以來尋存花園中今
年南皆植田想亦園中人後還
十一日晚晨出城至新學堂小坐又指修平溪千歸一素食盡紀乃趙署上章(僧)(梁)謀
異時歸於園諸史夜記書

李悉谷云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報也遂制兵壞城誅豪俊坑儒生為弱天
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心為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不隨之以亡也鴻宇愚矣後及後
世唐宋明以文藝取士士生老于章句用文且為虞武益不問而士弱矣小平之後不行
古田猶信以討陳兵而兵弱矣兵民分而民不知兵而民弱矣宋忘將得士心明中葉以文

尊武舉而將弱矣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得而不削之也

虞王君廓入朝李道元寓書房元齡君廓素與道元隙蔽其書不復呻字將謀已逸反道元安是俯嵩州之一書而成大禍如此豈不大可畏哉當世者皆不可輕用紳書再洗者所當知也

魏元忠上封事云今言武者先騎射乘檐之檐男言文者首篇車來服之優倫由甚射終穿札不止鄧陵之奇陸機論戰之急救門橋之如忠曰騎射為武之末篇車為文之末惟精男之真武得倫乃真文

十二日晴鳥語作此澄亭書備講義午後暑上堂講文法晡治物乞晚之工校

唐俗稱舉人為覓舉覓者自求也歲之也忠山曰古者士之官我為衆所推我被徵初及科舉興而士皆投牒自舉所謂覓舉自求宜其殘之也

李恕谷曰天下事成于剛直廉明之人少成于宏襟偉抱之士多忠山曰名言名言文云牢籠時選舉於名賢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材重名飄等而升者於名也而於名人為榮之於參邑於因佳橋元府周舉於因後李郎府之類皆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于隋別海內一命之官並出于朝廷州郡不復於署唐仕者多由科目而於署求時宰之權張建封之於許孟容李德裕之於鄭畋是也劉貢父言唐時諸侯自於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後偉以補三官之缺而人之適

程庵宋郎有所法然白衣不可所有出身而未仕者不可所其子所者復拘以宿衛
以舉主長材應于格取之而是近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
以授職內外雖以物得皆延法幕貧然北宿殘仕所則雖極知其材能亦不能拔擢
以收其用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偏而去矣

十三日晴午時暑上堂放課晡出城至厚肆又治鎮平詩周是日有旨宣布立
憲改作晚間鎮平以電機傳治通四衛全文計數百字即明定立憲宗旨也
詩話

是晚閱諸人課卷

十四日晴治術學堂訪介石不遇因至杜詩庵是午越宗生有何有雅及外孫子以妹
新壻書伯屈酒罷時於枕上先生傳閱及指甲是先生留遺之物

十五日晴晨赴海南見項城日中政務之所午後陝撫鍚制軍家祭設書
宋仁宗詔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自今而同門父母所官者還之明也
李恕谷曰古之為兵者皆于齊民中選其材力出衆者使為君父捍患御災所以
異而用之非所以困齊甚也漢選六郡良家子及期門二百石為兵猶有古之校
漢兵額減今宋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為軍者退還是以兵為辱也示人以兵之善也
是為兵者必皆不良而後可也誰復有樂荷干戈而為君父前驅者乎忘山曰我國有
諺曰好人不當兵好鉄不打釘西人之當兵者人皆以榮之我國古諺適曰從軍苦而
同則曰從軍樂夫苦之與樂榮之與辱其相反如此

項城形才大異太子文忠沒一人而已而身長不滿八尺言貌和雷余領閣之戒相後同此
次之憲項城實主其事皆大不悅有破壞其議項城回有故但立憲者即是吳
越吳越者即汽車中救即是革命黨於是每故言者唐太宗謂魏徵媚媚可愛勿
於項城亦云然
十六日晴晨介石來談即去俄有山東孫姓者因仲集和已良久皆吉日中送回者上
壹轉課晴弔范農家姑婦二喪又指鏡平淡即歸觀報記書
忽忽云天下有一治即有一亂惟在情其變之務重何如日周行封建其亡也以郡縣
其亡也以郡縣唐有藩鎮其亡也以藩鎮秦宋明去封建預郡縣每藩鎮於
亡也遂以亡夫宋因襲之並
以亡夫
吳周初子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子封建漢亡子郡縣
而亦延數十年之命子郡縣唐亡子藩鎮而亦延數十年之命子藩鎮固不承秦宋
明之一敗塗地顛蹶而盡也孔子曰先有司一邑且然況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盡攬于一
人之手一人亦不能徧攬後使天下事善不即賞惡不即誅兵以需而戰機以緩而失
政以利害時而急成平時則文書繁省資格束下之手亂時則文移遲延做奸朋比
果之藻此郡縣之權太重陳說川所以竊歎也宋與金將也乃議封建藩鎮余洞
今日者封建即難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收漢故事使之得專奏辟人使之得專兵柄
使之有事而天子赦其罪遣官一巡視而不復沒監司以彈壓之勢復郡縣之勢預則朝廷強矣
十七日晴晨備講義落午趙署昳上堂講莊子馬蹄備補王相農暮歸是夕寒

先心歸隱与洪

南泰台開編纂局命王大臣二十餘人會議改定官制局設朗润園（泰邨）慕之（城）楊杏佛（文）為提調日是須常駐園中五日獲一休息

十八日晴晨作日記午趨署映山堂閱課晴生城北新學堂訪介石南為捐是學生事嘉卿鄉老小恙平須意（推誠）卿其特聘（向至廣和居因鶴卿在此欲與相見以天苦書舒待逐先歸夜讀雲浪仙詩

查家續京詩家續神浪仙卅首題松舍詩壁月詩云月向南窗見秋林洗練修出峰石葉底靜看眾峰踊意推高枕景邪近秋神趣以及景物蒼范感恍（芳）意溢於表

十九日雨趨署映山堂講文注疏者家（晴）歸校書作日記

讀史郝視右宗元吳成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壯武裏右者為人慎狀一家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能融釋犯無一士敵後先者尤喜推功與將佐如與彼智（儒）謀略出一己賊既平優賞後事悉以洛阿退若不用意者洵姬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賊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勇已死欲以上南武裝日安知非詭邪當先智高不敵誣劾延久貪功喜大將材也使西事專遠此天而以如張玉种世衡張元若為之偏裨元昊可計日平功宋不能柄外用人而使倚掎于厥藉范仲淹韓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忠山曰宋欲斯責吾於庚宋武將中所心折者之人一王忠嗣一仍狄之也二人皆侍大將

吏稱沛為武侯試用度外人所謂度外人者不以己之愛憎好惡為人之是非賢哉也

三十日晴辰祝書久不報

宋方臘將反其黨吳可等起事之前兆衆可集守臣周之固俾拘孫商議未必申奏延逢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白報亦未必來奈農兵邊延集議調集兵包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何之亦俾乘機而入我但為江守防隘防賊以寬民力半年之間修當保一整否云即錄奏稽慮書緘密往來遲滯為奸盜所窺如此治天下者為來知安計哉

又案俗言今世事之虛場底之田里之豪一致即指之為饒伯顧陛下

視文武之士為一切令編有所重李忠定曰宋明亂習皆如此不得而已也乎朱子曰去冗事功能可以適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于兵嗚呼天下亂習之牖誰實啓之哉

遵右祖宗法律民獄剖檢決之宋以此州不仁哉祥遠李都視四卷一葉

錢牧齋論言曰金湯之固為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為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設思所以厥剖大張具會欲黃河中矣議事之危處處掀霆散曰侯再議

近衛油煙成風

已而復收用人整飭兵鋒銳倍熟勿制者曰忍生事每奏西方災異民間病苦必相泪曰忍堅之心固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優詔互推柔脈春相神閑德高且貴公

近國總山曰一國神一社會如來中邊皆虛妄白不已

落午參簡卿過淡印去討署上堂改課与漆世淡晚飯飲于醉漪林柳村潘內也夜歸閱奏

二十一日晴晨閱奏午答拜簡卿未見又詣屬平戚畹康和居走日醴宮坐有少頃石頑簡卿介石諸人晡又至竹墅堂晚歸觀報紙報為今日一種大學問家論何人皆當篤目為朋友相聚陰我南而不知引為大恥

不讀報者如南牆外坐井又如木偶然石不能与社會人相應接也

報所載事雖不盡可據然必有可據者存焉久之恐所錄別注意置而不觀則無可據者亦不知矣

二十二日晴晨觀書

元郝經上議曰國家南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惸氣駕視虔劉廟堂猶欲獨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斯之久者也李密答曰光武漢之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以至滅宋七十餘年每日不肆屠殺慘烈此時之乾坤氣象也

明太祖定金陵後立管陪民兵第戶府論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昔則講武今兵事榮當因時制宜而定即縣民間武勇材宜精於簡拔編稱為之民兵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陳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如舊制無功者還為民如是則民安而不擾國家無養兵之費而有養兵之利矣則法以守則

国歴数寓之于農、三之曲怨谷曰古祖此序甚善不惟開創垂行守成垂貴行之
薛子趙署陝上堂向課以退介石来省中小坐即去補帰親書報
二十三日陝介石朱階綾君来訪●俄往賀門●壽薛子趙署陝帰●是日晴暮酔奉
先●俄帰●往与陝幕復論園
王陽明寄楊邃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苦然後能攬天下之権操天下之権然後能尚
天下之志而君子之致権也有道本之●至誠以之其徳植之善類以多其輔不之以急
不容之豪以安其情攖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昕之以来可尊之節以端其向
神之以不可測之域以揣其奸形之必可験之智以收其望望於為之下以之退於
為之後以先之必谷曰陽明一生作用在此忘出曰恩於為之下以之退於為之後以

先之二務乃治事家之秘密藏
●廣二年張江陵上疏有古天下之事慮之在洋行之在力講之在衆酌之在獨
又之要全利要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急山曰是皆料金百錬之
論
兎鉄論明代法洋之契曰事有宜密斡腹心不得同也而必須関白人有可用斡幹
幹不為退也而必須資校錢穀出内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怖于稽攷之厳刑峻
重捜有當以情處者逐之可也而法以出之之議嫌疑未具知其為盗而不敢捕也
符牒未下知其奸而不敢捕也機當速應国之者有留難之虞勢宜有待従之者
有愛延之患一金之費千慮諮同一令之行綸治辟長甲何乙否此往被遠圖政理

之志能而稽傳書之念重數治化之日少而稽文移之日多少有湯秩則下以廣德而汗其非上以悖德而重其過始君子不敢為善於甚于小人不敢為惡矣忘山曰
德之所以得名是皆所以防小人之為惡而心乃仍之太空說偶君子不敢為善過於不及也是故不時人而惟時德之堂是築

二十四日晴居備講義親書落午趙署與梁輔出城巳厥肆又泊廣州船見面
飄後往視廢平即歸

二十五日晨趙署時為暑先訪於李程眠未起與梁輔伯眉
忘山曰吾大憂慮之人亦必有大憂慮
吾大樂有大快樂之人亦必有大憂慮
日中趙署陝上堂梁輔歸親屢史

二十六日昨夜雨早晴作日記說書
平書王子原著李貴若忽谷為之訂其中皆愛古改時之法彼時固當視今日
奉而之感岑其持論之有卻合者爲
平書曰民不合則離平分則亂二語名言是故政學原降中偏執合之法者亦
偏執分之法者亦非也要在合而統分分而統合則得之矣
古稽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德軍即在黃居內是所謂兵也官即在士內是所謂官也
二十七日晴居治新學堂訪有若不遇昨亦緯又至長椿寺與傳妙均談即送署
是日校梁輔歸閱卷評甲乙未暮心閱事夜視西史
二十八日晴介若過談逾午出城治寓平又送何肯雅行治杭州館厚菴心故其所

日報事移交于余昨李是日以吳伯唐為代表至杭州往与余接洽移賬日
契券一二捆携余携之歸
二十九日晴記書作日記
李恕谷云論者曰必子復封建曰立封建則兵燹處之時兵天下必得宜知民間之
兵處之皆兵即整以可行不必封建也忘曰是可謂通論今但封侯漢之晉制
用久任之法可得封建之利而立封建之害
恕谷曰古之
大下惟有德者居之必同天下惟賢者居之必師曠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非以
曰天命之立君以為其子孫也此寧陽昌言宋諍游初未聞初時有之
昨夕慕之歸居後与淡日中送客映溝梁晚歸記報夜記歷史

八月一日晴晨作日記昨午赴署同課堂同課晚詣王桐昭梅先同慕之適去是
久之忽見有四五人东人の刘日本欲使来通聲相者也晚又已化去橋畔新当印
歸同風行初日来是夕家祭記報
二日雨趙書帙上架撰課子秋水篇晚歸作日記是夜心異
恕谷与惲皋南論封建曰封建不可妄復試觀春秋列國賢卿大夫惟有管仲宝民
居成民事子產殖田晴訓子弟其治君臣所商所事者非朝聘會盟則兵車信伐無
一不映於心而出未見閔及民事者天立君為民之意如此乎
惲皋南曰今土酋先杜縣画制縣大則惟雜惡政事雜舉一歷門蔽之而再求
歷門許之止於牽干家之画其自許亦止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何也

三日陰晚晴后赵署君招予祭在鹭学饷行禅●神巢出城诣新学堂晚介石又访履平●留午饭晴在厨肆中步归●中觉书房晚至工程处出建侯果信顺州李家驰使至有枫杆之恒及施姻之病之隔阡之女弟婿留学东回归者也得德厥试卷多属余校论题三四以兼施之试卷

四日微阴渴陆冢老来见因往见戴少德师日中邦子偕平家饭饭后是日厚菴成主宾友雪忌余宝中赵署君闻文伯婿归成独厚菴七律诗一首

风涛百尺秋江晚堆悴行吟楚大夫自信此兰为幼佩休哀芳草比搴无修之伯东厚菴拙以新以为未定修后十三日奉旨宣布立宪並依议宽制古如此得之儒冠今页無我更奈忘感身世莫若惟有一生勤

五日晴送厚菴抵至車楼是日履平扶柩南行落午与夫郑饮初送日寰子斌升梅陕赵署上堂夜深此苟何退韩信论命题晡归南慕乞奉旨署顺天府尹旨为陈云闲奋署以奉命出都稍缓数日即改初四夜阅卷

六日晴阅卷单車已薄园寺一带花梢中矮桂花六本归桂香依远出静境使人勤山林之思杜樊川诗云秋山点点凝别恨桂花时余尤爱其句

终坐不出视西●历史

昔隋文代之文明於自治地限上所闻甚钜一希腊为岛屿●多港湾之因港建于地中海东部沿岸用化诸国埃及腓尼基等相近一全国山脉倾横成多数小邑因其险峻皆可分为自治之区有此二端皆足生希腊人政治独立之思想

狂太人之先國在元七十年羅馬帝赫士西山時狂太人反大將鉄既平討而滅之後
壞即就撒冷遂使狂太人自是漂泊為無國之人以至今日

路及人之建築脩石基之人之商業希臘之學文明政治皆上古史中之特色
今日歐州人之科學實淵源于中古史中之阿剌伯凡化學越學越字十位法三角法
天文學醫學術物理學皆自阿拉伯倫之爲

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英國与西班牙大戦英人得全勝非英人之勝實歐州新舊
之勝也我近年日本与俄國大戦日本之勝乃世界之憲政勝之勝也

慕之候過蓋是日謝署缺恩免見

七日晴向午詣順天府幕友履新方接見僚屬俄仲乘亦至留午飯晡飯戒仲
乘先去余亦歸晡百功過決是日預備講義閱視書

午書建官之官不在多在專且久不在全才在用其長是扼要法

伯富令曰一鄉之中官備而治評然後天下之治有條而不亂总山曰誠哉是言天
下者即一鄉之所積而成也治天下不自鄉始可乎

怒谷三代而上以躬行實踐為主不惟儒吏之名不見于命官即學校內惟教以
神樂儒行其論治也所以習樂其視書也所以致政而要所謂儒吏之名也自秦
大後聖道之淺大淺小口傳身授者盡委于地無從尋覓於是求夫載道之籍
親購詩書士多箋注而儒吏始重治已宋明儒文日多實學日蕪以通讀為高

致以政事为相唐邱濬为大学士著大学衍义補不期實行但期立言係爝火
大司馬堂上手持書奉时邊事日棘為侯執蒲所劾此風一成朝廷將相竟以讀
書著述為名已於明末蒙庚滿腹文回不計喪一朱宮一矢甘心賊北肝腦
塗地而宗社墟生民皆矣禍尚忍言哉

八日晴辰飯書又讀文選訪子衡日中趨署晚上堂講信讀春秋傳補論列多時
四鼓歸往游西山至心三日是日歸来晚删改陳書典工院條陳

九日晴飯書備講義昏午趨署晚上堂講天文度義晡至施家胡同義善源小
坐又至厥肆晤嘉及兩妹許女師遂達姓字宮為購筆研雖如余所買筆殺校
差佳耳飯書

平書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其尚武大司馬春振旅冬搜狩而苗秋治兵而獮
冬大閱而特其教戒之備願以田為名蓋尚周之時天下偃以武而周有甚焉周
公忠慮後之殺伐是尚也故為神以柔之求存其名而特其實使人但習于神而
武備已寓乎修此至今用也李剛主曰被之以神之名則人皆習而安焉且使之
知殺伐事我皆神也不可去若也以殺殺人不可以殺故殺獸以試之忘山曰聖人
之微權在是

十日晴飯書詹午趨署晚便世陝上堂講昌黎答韋立之書余於余借是自卷其
牢騷抑鬱而不平於余生平未嘗以求獲科第為憾晡便世陝余商約晚
歸飯書

王安石以為商稅宜參酌前代法而別為制參糖酒稅卡稽：困憊商旅者悉捐而空之別給印票令坐商行商書其姓名里籍年貌與所業注其本於乎但計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所得）（注于票中鈐印以還之如本增減則易治改業亦易治（有商而）（有業而）（坐）（其有）（僅）足本者免其稅忘出口是即西洲所謂所得稅也即人民裁百年（財）（政）進步皆因整理所得稅而然

（或）又云重本抑末之說固然然本宜重未亦不可獨例今天下有農而兼商商而兼（仍）為國爭忘出口有農而兼商則農事亦必不進夫本與末乃物之兩端（兩）相為倚（何）豈可有（時）（輕）（重）于其間耶

十一日晴風晨出城治廈肯商許又至竹典子堂訪介石晤湯君嗣鼎談久之（即去）

（佩）（憲）讀荷子趨器時士堂閒課晡歸就書作日記

（禹）治水用九河今水勢已齊檀之時如塞之何以擅地利不百年遂有砥碟之決王（或）（日）俺觀是則九河之利不待智者而後明矣

（往）（來）治河者皆主多借明潘季馴主合其言曰河流分則水力小而沙停故易治（河）流合則水力猛而沙行季馴主曰此亦身親閱歷之言愚山曰吾行是不啻一解（者）平書謂肉刑宜復犯貪者臏之犯盜者則之犯（婬）（淫）者宮之犯賭博（詐）（欺）者墨其手

又云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慢易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神）（樂）之為教不過使人無不敬無不和而已愚山曰敬即是禮（所）（以）（事）（禮）之（神）（樂）即是樂所（以）（事）（樂）之樂

十二日晴起作日記同午衣冠出賀文子陞亞婦荅拜陳子旭邀趙署陝上雲潭文作
書浦(院曰陽同知署盤街所)東(入西安門訪洞高讀久之又訪綿達高許吊烏晚歸阿嘉兄至家
遂往視烏子病亦至

十三日陰終日不出錄古高碑刻余(送)晴閱覽者甚多(是日)皆親隋洞物也選屈枯者留之
酬以資文杭州飯引閻若來索工費予之(時)錢(杭)(州)(飯)(事)(也)(閻)胡麦條來訪
錢炜托亦已留午飯是日記歷史及雜作日記

朱子注行有修力列以(學)文(曰)文者詩書之教云之文注夫子之文車天之未喪斯文
西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神樂制度怨谷曰皆有功于當隨今人專以載籍為文備讀
為學幸朱注為當此從怨谷与之作陵

扎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忘山曰
知仁勇皆美德然而不學則貧賤用可見學之為貴也

我同李怨谷曰先生(先生)東之藝將慶詩書乎曰此俗生人罔也予何嘗溝慶詩書忘(習行)
興必在詩政事必于書非徒備讀具耳何者儒書乃德行蓋之傳籍也所以治(習行)
非資徒讀猎田園冊所以栽穡殖非用徒說也徒讀詩書者是慶詩書也
習高怨谷諸先生力矯數十年浦讀空文之弊而沼學必歸于實用者時不見海
西所謂科學而僅之以孔門之藝風厲學者其志良苦其後偉矣矣

十四日雨陰日不出有仲姓字沫法者過東司書者也自海上來畫為小雪事過東
倩其為代表來都運動補出洋文初不過即歸一視歷史及報

十五日晨出贺节送介云行介云应粤东之聘明日行落午后方勉文及衷少怀
师又往李楙陕已王相家晡访张子晚归备溏义
十六日晴晨趁雷者上堂溏普通学午归晡诗晡岁君来白作晚去是日作六字三
夜与慕之通宵谈为小雪事觅书
古之揭猪妄希惟人自指发亦不自指者不邪佞而邀福忠直而蒙祸者比矣奈是
何也是由于社会之昏浊是非颠倒至白黑清而致然也是之由于居上者植固壅力
不旨虑心以察降心以通使人得辞由申冥之由白也噫乎小雪吾不知其为何如人
亦未见其行事矣观其指之徇道勤之勉学尊之而下人之忠仰此邪直而此佞者
胡为乎其附此奇福一已于斯邪竟果天道亦知恶佑善人邪抑莫
[illegible]

[illegible]行
[illegible]
[illegible]失其所操持而有暧昧不可告人者邪安皆不知之矣要之社会不进则
不修安律师以为辩护人陪审以为陪证实晚善者安由测其宽恶者亦安由
塞其口不足以劝善亦不足以惩恶矣
十七日晴晨趁署上堂溏前卿论溏毕已团中坐是日胡雷亲者如雪赫亦载道
迴午出已仁钱银荟招昌士不遇因已杭州银晚摘必又绕道贾家胡同即归是夕慕
之醮实坐有杏城煖下作书明日行也
十八日晴晨送仲君登汽车因已署上堂溏天文课说落午后南社师陕即归陈
[illegible]
[illegible]
撲南迴陕去岁撲高来在八月十七初去迴一年亦奇甚撲亦自云去秋出奉太今
春已山东皆历如不合而归顷来自杭州也钱亦转迴撲亦遂去又旧沼东南仍为水

雲事漢師其尼夜作字親書

申君酒燈著有心短淺皆古名人概言也余再擇其粹者錄之向下此法

汨邦申自心安為福心勞為禍忘山曰心安為福則得之矣心勞不安為禍孟勞心者

不皆小人君子愛天下也曷嘗不勞當以曰心安為禍

魏堅期曰為惡無殃是天地待我厚處忘山曰今為惡者不必殃伯觸怒于天地也

張子垢曰君官臣事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廢才不勝而昏作事

文清傳錄小人不可與君言忘山曰不以機械之心待小人十人來不能害之

又云事內大小即心有無窮妙處又云人生當有小不如意便是福

薛子瞻云國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不在強與弱忘山曰今日西儒亦持此論

十九日晴晨趨署書文法過午歸作字親書冰西廣庶自巴黎來談晚去日來見病

熱不退喘呼不已乃往請假庶明日來診夜親書作字親歷史

世界上樓三復起雲湧皆以心過造現在以現在造未來特居相續以至于老蓋

幸之無論事功由道德也若何靈天賦地賦處古鑠今皆一過而不留好惡即攻

其所集但集但後而成歟若一部歷史而已社會日變日改則時之有新歷史

出必須此等一耳目若今之報紙其即新歷史資料者乎淡云今日之今忽之謂

俯烏曉之已化為古豈不然哉

二十日陰晨親書拔陵過為恒兒視疾薄午陳樵南過談留午飯樸南勸慕之建

藏書樓以去備講義補白鶴井醫來亦為兒視疾親書晚慕之歸待與談

歸復親書作字

余比年以來書法与詩皆頗有進書以顧爲根柢而御摹二王詩出虞魏自許足与唐人比肩韓昌黎有云凡執一藝而能登峯造極者皆可樂之侍身不倦余於二者之藝亦庶幾其近之也世不我用持斯二者足以自豪

二十一日晴趨署治課即歸旋侯朱留午飯飯酒共談晡阎春源有阎醫来爲兒燠疾粥蔔侯未愈因多用表散藥晚阅春果親報夜雨即止

二十二日晴晨趨署治課溥天文学課果与侯世淡清午飯工程處待芝田未至旨新安在書高中坐与及芝保對食共談及伯固諸人

芝保云居庸関外有所阅溝者其地高山深峙土音殊四時皆春若待汽車通後可於其間置地数十畝築舍通原時往移竹隱于其中爲天然之園墅者愛之慕之其如力不足何

昨復飯工程處陵芝田晡歸阎子病重走夕延西医醫爲姑来視予藥令扶時服之夜作字日来習作蝇頭以練指力

二十三日雨趨署以補逮未上堂即歸阎子病異危飯後蘭林師及旋侯相繼至俄徐樣高又偕仇姑者来余適將出皆坐不久咸散時雨霽見日往海陳之雨谷淡之

天祥杏城来見歸親書

管子曰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甚矣時之不可失也陳宮有智而逢失時矣

第五倫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賜事以任之何若使以法刑傷恩私以親刑法憲

則臣憲名言

楊顒曰為政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忘出曰是吁今日立憲閣下精之

魏文侯曰可則不如曰見曰見不如立淺立淺不如予論名言

楷德輿曰得柔之道為循吏先則之何為酷吏忘出曰柔亦有道剛亦有

梁毅曰察微而慢官者成功之君論也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吕祖儉曰因世變有所撓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言氣有所加者亦私

心也忘出曰人能鍊鑄此心使不為外界所動搖者最難

楊如元為政在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忘出曰不易也

二十四日晴趙署上堂講課畢在因中午飯日中赴城東時子論太夫人之到因不遑往

渦見宅在竹竿巷与杭居地名相同亦一奇也又泊船即未見也順天府署在黃春

生室中譚過于戴春生當戊日戟時在朝鮮目覩仁川之役為言戰時情狀歷歷

可傳又之朝鮮近已被滅于日本館存處名与支國同蓋亦倫敦判檀磐察裁官楷

一聽命于日本人外交事宜所謂滅其祖也日又移其國民来朝鮮墾荒隱然為

其殖民地物競天擇固宇内之勢夫誰尤

春生又出留影圖皆朝鮮城郭人民風俗現象

晚歸兒病大愈

二十五日晴趙署講課畢飯罷即歸雞鳴起与賀堯渓時而中時而輟

易抄以眠蓋天漸寒可以御寒風觀歷史盂慶来即去張視係過渓晚去是夕作

字說報

自立憲治下至南土慶賀立憲海外僑民慶賀立憲迄日本文淳尊我王來覲亦賀立憲輝之乎我祖國亦有立憲之基礎乎雖然我四萬萬同胞望立憲如大旱之望雲霓其民智者達能任我陳立業備國賦稅荷賦稅智慧之周能參與謀國憲矣

今既曾設律師公會預備立憲書院學習憲法講演憲法頒行憲法律一次後來有望初學及年民家多分子組織而成大立憲社會法治易如反掌

二十六日時辰治厥肆新立基華山小冊頁已告陳成俄文義書源流沿革又述後漢辰儀易郡券仍還義書厥留午飯晡趨署走遇穗卿是日所學實云舉監皆予未與議院歸昌士在余為中坐淡又年不見矣

昨宋來電云事急仍為水害夜觀報閱昌士云江浙未報將盡力可憂

二十七日陰往訪楊宗城晚漢之因往賀函郵壽候治於冬因共假花其煙榻暗說唐虞三大利時汎是君筆堂組豪少修師從林文學男中雄才大男矣

唐虞云運河乃興水利便交通第一大業吾國自古為秦開渠至漢時為漕渠及至隋時開邗渠為至大至古之河工大地未之有也今歐人以開運河為尋常必然之事業德人於沈年開運河三長數百數十里不等其一事通丹牛波及來國河不及豈巨費以便運輸益通者為人身治血脈第一法非治其地塞者國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國治民富而強其文字約強貧富之等差即視其交通之等差為民例若大氣車迅速縮大陸而通之國必不可少然僅載物之物其巨物粗料當不

佐不有籍於水運故載人及小物而河舟運巨料二者相補而行其於利用前民而必相需皆不可少且風順愈盛河運亦愈盛所相同焉一言蔽之曰通而已矣

二十八日微雨中止居趙署是日於學館月波圖文題曰因題倫落午後與下堂午後與世淡浦至二程處見芝田俄治舟亦時其弟訊仰疾故是日沒位祭晚歸閑奉評空甲乙

二十九日半陰時晴風起居治舟事午後出治於李浦趙署晏日復世藝文學館諸員商事久及學員合影一圖蓋便世弟選知府行將出都留是以念念為記念晚歸家祭風不息

余前[illegible]樸翁云今日之有編戶非不修之徵徵[illegible]羣材於但因臣僕不雨師友此其所以安益于治也

三十日晴大風舟寒仲華書侵治要於妙光閣余將往弔過[illegible]侯小淡遂任仲華許[illegible]侯才仲莊諸人送午飯會芳園堂世雯亦到飲晡歸作日記

宋侯云監事貴守常機貴幽非謀貴密見貴心知非

即嚴贊祖申君居卿著撮錄其務非文情情之所偏即為禍機之所伏調養性[illegible]

不出見學問進步實大有享用性

又云浮雲世態不入胸次所同便得作有何看得人情俗反只是標標不廣

又云好說野[illegible]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長總山曰禍福相倚者[illegible]也

又云愚癡陳蔽害德聰明陳蔽害保

又云居子於此俗中一有不事之名有不居之善忘山曰惟其事不居故名歸之善歸之也

又云善所宜為善一朝念個中便要增累口中便要增過

又云智足學而聰明中里自然而生非可強為強為之智便成愚作

又云悼勞懼怨者不能成事迎嫌遠疑者不能救人

又云居心平坐後可歷世路之險

又云徹人不如者必廣人將人不肖者必中人又云減之一字可以服天下作之一字不可以服妻子又云閫內之場主宰貴之家主盾友又云天之於我也加以種之拂之事以一味安受便今造物主權

文徵明性不喜與人交過忘山曰此居心厚者不能

九月一日昨晚風心也是日天色晴明辰起署上堂講文侯薦午歸

所日自於要家出風掃敝葉掛之牆車前詩思所動偶得二句是日演成之題為

落葉感懷憶郎二我詩云落葉不知秋風吹我衣天涯故人遠海內共光輝自

喜抱周急次君垂釣歸二我赴日本情機急南山有佳色去看菊花肥

作日記補昨操高隱漫之去晚舍蔭園至俄去

二日晴辰起署上堂講地文侯沈留午飯昨已工程處見果臣芝田又侑於吾補

歸預備講義

忘山曰志士仁人所以臨危捨難身功立業者莫不曰熟心也熟心也而今日熟心之

字忍复为趋时者之口颂禅极可厌移其实不过迎合风氣要利与名而已无他復
倾也余謂君子所贵者固在熟(方作)学博一分往之迈力加减一分小减也彼見(时)有不
利则庾善癘其热以待時答諾天道有春四反必有秋冬熟蔵于春及至秋冬小
寒也飲之癘之也(癘)天所以善養其热力(子)予以待春之發生也是以君子雖有
熱力亦須法天道之(癘)養(養)鳥待時而動不肯安養乃趋时者(者)不知反誡君子為学
迈心為冷血動物君子亦甘受其践而不顧也噫
三日晴趙晉上堂講愛溪治河奏而於河流形勢及古今變革皆不能不為(洋)
(揮)(吳)(所吳)(愉)之(揮)(吳)何午治陳亮伯是月内飲(金)(所吳)有園亭也徹葛(葉)薰吐會陳樂南亦
至坐良久予先去詣順天府(幕)幕友適醮客有沈子丰陳蓮園吳佩葱何阿夫諸公

署後
(作鬼臉四階)(階)(下)(閉)(園)(園)起亭榭花種滿院杜鹃燭(燭)半(半)皇集其中晡訪元禄於署(署)(下)(閉)
(半)(晡)(埋)土中刻字往(往)(整)題曰大都路總管府碑記(記)
晡(晡)歸李石(石)(朋)(来自)杭過淡久(久)去
四日晴晨出城拜諸(諸)(来)視者(者)午後(後)(後)世淡後世於選得貴州思州府(府)明日引見(俄)已皆為
許午後又投刺越家(越)(家)已仁錢(錢)(钱)(钱)(晚)(晚)晡(晡)昌士(士)(士)(士)(士)淡尋院通(通)(通)(通)

六日晴晨以事忽傳何處逐逐之此人在余家服役二年頗聰可喜而
趙署構隙果歸陳陸風老崇延者投刺余未得見飯後又至叩謝送
治禄卿過陳樣高會幕之祈生共談
余十年前在上海所買桃園地開張季直欲購用蓋為江浙兩省鉄路造車橋廠
也予價每畝六百圓
與余又談譚樣高之余所識者名公卿特曰畢之多甚高倫此語從吾子出合
曰天下之倫有似卑而實高者有似高而實卑者但問其所倫之如何而已樣高極
以為曰方從之
訪何高不遇即歸備講義

七日晴趙署上堂講地文學午後署午飯時出城過唐春老談譚春老精神愛鍊
談醉於雲於政治原委洞悉要達官中不多得也
春老云國家之根本在下議院財賦由此出有財而後興舉一切事余對曰然我下
議院之在國家如人身中命門之火也有此火之鼓動而臟腑方能反是則
全生理今要治而不知經事于此後之聲定官制時改之也
今欲製造於國家若忘以振其股東為第一要義何謂股東即國內富于生產之家
使其重資賦稅舉代議員或而地方自治或者會都也參與要政俾以出財以佐
盖其勢不能不中止議憲法之所當然也
補歸備講義晚入侍母談

八日晚趨署上堂講課畢是日風光到署因談見快消喜拙胡回王李車均飯坐有
桂卿佩葱俠陸卿穉卿伯棨諸君晚歸
西巖贊治凡數下一直宽收一指極雜整高金保犯此病後當切戒
又云愚不作不足為愚智乎愚不足為智
又云為治者要使百姓愛生士人知恥能厚民之生民能愛生能養士之恥士方知恥士不
知恥則教化不行民平愛生則刑罰無用
又云生今之世不必定做官能亦須做名器遮底身家能不然即隱居深山
皆事亦好幾面自能很悔愈多李鄴辭襲侯爵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出水兩
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心曰卒當謂科舉足以扶貧民指納足以保富戶今者科舉

既廢指納亦將停則保民[1]法竟無惟有速設洋代議制度使有身家者免受人
[2]侵欺而已
九日陰晨過陳雨若未見訪潘儀世亦不遇晚履平履平扶其先人柩歸心安葬
畢來都矣肤[3]晚平心車至陶然亭車馬喧囂游客甚多[4]過回儀王龔臣
吳敬軒適至遂偕游世遊余入座余因與吳俄陸
世至遂共伏落晚先辭去獨留正陽門歸
是日重陽與王吳二君登南郭一覽心目為曠
十日晨微雨趨署上圖又雲向課畢午歸與發堯陳陳相對飲酒賞菊並假讀花
隱夜作日記

花不一種种類之殊蘭有澹雅之趣桂有幽遠之趣梅有仙逸之趣菊有萧散之趣
海棠有清貴之趣勺藥有[illegible]之趣祇此六種花足供爱況其他不堪殿也

十一日晴驅車沿海而北到袁孫過楊李城同午飯飯罷即歸車行還三十餘
里馬跡楓[illegible]不復怪海上矣晡沿东宅晤昌士蓋京川之病後昌士来代司教
讀

昌士足跡徧七八行省閱歷極富余嘗謂人以学校為学校彼直以窠臼之為学
校雖曰未学吾必謂之学矣若夫以天地萬物為学校者吾无服矣

惟文事是我国固粹国文之廣国粹者矣今不可不国保存之
習国文不可不以六經為根柢故教小兒者未入学校之先必將六經讀完

十二日辰起陰俄雨良久午正雷雨贺客星垣暮歸日中餐工部司務廳主稿任
朕歸往視梅森雨不止夜観報

十三日晴上堂後課朕新吾即歸閱卷趣為撰贾漁洛阿東雨悦静園柬一孟庚晚
来淡留食即去夜明月在樹廂風襲人与慧堯步階而談東方漸白乃寢

不能別得詩一首詩云菊開徽雨後木落岩天秋鴻雁山南度征日益高樹風摧動林
露明月向誰好[illegible]長嗚於鎮萬古愁

十四日晴沿海而北袁孫午[illegible]歸飲于周和居贊堯稼霖咸已晡歸与贊堯同读備講
義

柳柳州云奉憲封建以自私也而天下之公自此始後漢以孔孟之贤其不免有屠

以封建為之也治良吏矣惟郡縣不久任不典兵內無以結民外無以禦寇使人不得不思封建同惟因良其制而郡縣之形式法封建之精意如是漁忽忘其可也忘曰廢封建行郡縣必俟後世万自治法而後能立

京師西直門外群峯峭立何減廣州大有江南風景

十五日晴風奇寒晨趨署上堂溝地文異於諸來投刺者晤李石朋石朋貧病交迫扶疾來都圖謀補生廣如居小約歸順道至城內投刺風甚呈家得閩東信

十六日晴晨趨署上堂溝封建論飯後至工程處閱其多人返歸連日無書可讀甚苦萬狀

十七日晴趨署溝課畢晨至妙光閣甲汪伯唐弟之喪陸穉卿譚留午飯陝至五成

珊觀優終日有三麻子演鮑公會作閔雪長狀酷似閔每中家酬奉祀者晚至惠豐堂李芳洲約飯夜歸

十八日晴晨電与芝田淡菁午酒順天府幕友醋宗堂有褚伯約方鄂文閔衡趨署知惠陵係案已由吏部核准免補主事以員外即遇缺即補歸途遇陳筱石投刺未得見訊報

譯電之法人廢止重刑之承認內閣諸人允許惟何等之重刑則尚不知也忘曰刑之輕重以國民程度之高下為比例程度日高則刑可減程度下則刑不可減也愚稍有重刑生其畏懼之心使不敢犯法亂辟惟不法惡禁焉何止亂反是而慕寬大用輕典長民之玩弊害百起矣春日寒得不可一朝居矣

十九日候屆趙署講課畢下堂与建侯諸君談映歸看菊花酣酒世四談俄去

官制局不日即下盖由編制局議定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副大臣二人外外十部曰外務部曰民政部曰度支部曰陸軍部曰法部曰學部曰農工商部曰郵傳部曰理藩部曰宮內部外設內書一大侍郎二人外有大理院曰憲兵衙曰侯爵曰伯爵曰子爵曰男爵等裁判審什院稽核院曰會計院曰出入財政政資政院皆元老顧問大臣其秘書皆已發刊送提司核定現已奏請旨定奪矣

二十日未明戴月登車行出西直門未及里東方已白到政務處日出矣二慕兄代余謝保員外恩命旋而去俄張治老至同坐談与澤園談館書二君共潭良久慕之來稍廣榮徐鐵四大臣皆留廬僕以世伯折柬及林贊予中丞補之內午賓客

月劉仲魯二君至共飯映帆抄到諭旨招任大臣協名軍機大臣協辦大臣四人進世林西也官制改易悉如編制局所定惟將工部併入農工商部一資政會計二院俟設滿交七小部長者為

卿字下改作字補用二帰舊班家小坐候午忽來函欽于同和居晚慕之

再作向榜眼談時局昌士亦在坐

二十一日晴後署治藝學作傳課三日畢在署午飯映生喜者加同見倫伯周長沙自郵傳部尚書周馥之老及松鶴帥電告投劾邀旨順天府慕之淩久之回車往賀長沙晚歸是日探得大部設尚書二長官外部尚學民政皆仍舊史部廣定與改陳滬國唐春卿副之度支部傳頤以法英及陳雨蒼副之陸軍部鐵良以詹昌副之法部載少儒帥以東厚張少玉副之郵傳則長沙以唐少川胡雲楣副之大理院正卿

作為正二品以次升敘補授

二十二日晴是日立冬晨報又載內午指陳風老未見又往渦陳兩公適抱病歸閱通
趙署時合署以被栽相候失色俄風老亦到見客於廣集堂上傍徨云所措問若越
談即散晚指東城賀唐卿少尹胡雲先生歸已化石橋外立許小坐晚歸報
保存國粹主義為今日一大問題國粹者何即我國之文字也好學生西歸者衆矣其於本
國文有不能作華言本國淺薄歷史有不知者如是能獨有他國乎等文憑或于
無所用之何也彼於本國數千年來社會中種種風俗及情形皆不詳究保
存從何說起論畫論者不察病情良藥施之緣又治陳萬國未有不語本
國學問文字而專研究他國者也舍有他國而不知有本國是國未亡而先自滅者也烏乎

可

二十三日晴晨指沿老又往渦唐未見又指王相及胡芸老邀至義善源晚往賀冀少懷
師及唐春卿張少輔晚歸得電話知益齋回京

二十四日陰晨益齋及秉庵邀日中趙署晚已以美齋小酌晚與益齋偕至陶於亭經濟
益齋為余述海嬪所論之保中國適告頗極推敬為余所所未聞又云適告自發心勉
強而後改又云適自地出自天降使余如聞霹靂快於做指

陳市如赴東海劉院又赴天台是亦學術事可喜倘不以是墜其志

二十五日晴指沿老因往渦唐少荷時卿傳部暫借麻錢胡同京漆鐵幼德尚作為公
所是日南府用閩防張唐二長官皆至行履任禮尚而人皆衣冠為集衙參見

時歸以化石橋時於李秉庵以病日未他出益高則赴湖廣館親劇矣

二十六日晴晨過治老因出城訪蕭復世留午飯時塾學俱會鄒園成時良番郵傳部之所傳僅錢幼拙局務事房側耳房兩楹窗明几淨後有園亭林石甚地即拙愛菩居余所挽以有他日林亭冬憲主人小亦有預兆余獨坐小中庭多一人事研文書俱無足為一大部之掌故巷亦不可哂俄遇次台來持收文簿二冊付余次台為局中幫總稱入官未授改勿之去余仍辭坐其中良久次台始復來商議刷印諸事談久余亦去至愛老家見奎章晚歸復過治老抵家已暮夜春風心鋤同過訪

二十七日晴晨訪子蕃談又過治老向午已之所則見一人坐室中為周君佩臣乃外部供事屬之所屬代為周君即去拿留向午飯飯罷仍治老遣一人來陪管宇麟士素為治老買書者也又一兩輩榮賓高有人來因將所欲購筆墨低札及零雜等件列單一張其翼日携已是日購已又二件暮歸途復過治老良久改辭去天已昏並飯于同和居見陳仲子兩知來訪余向明日赴之所

二十八日晴晨仲來訪俄去向午飯好復良小談去向午赴署坐久之即赴之所宿

周二君心先已翼仲亦已商辦之事清晚已順天府与春孫諸人談待慕之歸共飯夜歸記書

人有短視者雖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纖悉毫芒觚賸云曹倦舍西年纲七十見人有癖者猶為搜羽其癖內篇云癖皆有嗜故嗜者鉤下有該稱云然可教亦有蔽

少少苦色白但其小病且自不奇甚

余思来覓書或若有無可寓目者然不閱書則日況枯索幾不能下筆亦一苦事

二十九日晚晨作寄杭州況友書仮後治云所俄殺仲諸陸續已遣募の僧日来亦甚

要文皆導帝云事歸陸復過治老

云隨文字有一定格式所謂為事作序事唯有寺因前来查明相應の查照云云極可厭

而象不能不沿用之孟不如是則後閱者不能一目瞭然

我国官家冊事籍雖重視若無用而一二不可廢孟如是而後事之遺映皆有稽

攷亦一定之機器非能改也

十月一日陰寒向午至署小坐因詣化石橋訪孟高秉庵淡留午仮飯後至公所收文三

件晩歸家祭孟高秉庵自城外戲園中搬俗来余高中淡夜深乃去

通商所謂十周天内通也古周天外通也通乎内外術乎上下而元珠產于窮冥之中

即佛家所説含利子也非思非絶若欲捨近后周元氣持之又久不克有成

築基也鑄劍也服藥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指者鼠之國者捕之因而處者實之

是為築基運用之於呼之立應於萬人之是謂鑄劍

修[illegible]至人服之乃成變化而通神明矣

行[illegible]國鄭商[illegible]不易余積十年功始獲口其全方以類衆物以辟分同氣相求同

聲相應良師益友海内幾人不期而遇[illegible]向合孟有自然之前因即偶然也余

安能无感哉

二日晴日中詣治老過巽仲共談俄暑他亦至昳至公所撫奏答稿底是日外舘来文云法國人援挙要請我國聘請代辦郵政之法人不審何許屢之晩出城赴黄漪卿之招夜歸

我國此次議改憲法參之官制政堂中有多形衝突相持不下者幾日終矣卒之兩堂皆失所望而成今日之結果抑亦奇矣

該事海中波瀾迭伏不常冷眼人自旁觀之頗得之窮之妙趣

編製局所議定之件衆人知之及沉旨又似全然改易則損廷权權之徵云也

三日微陰趙作日記日中赴詣治老談時即赴車城見唐少荊盖南自天津歸来也談之之即至公所辦事詣晚詣順天府時某之已返宅遂亦驅車歸是晚為惠臣来

之廉談留晚飯惠臣自云在美對菜商演說時動人之感情有下淚者

四日雪后風皆白奇寒晨詣陽復世談又至厥肆而午赴署午飯時大風作時雪

赴召所宅中城五炭渚人陸續已備急報用閑沉日期招明日遲晚歸盖為東庵兩叔兩弟居招飲即赴烏飯最高階僅七余為中談

荀叔之出狱而赴朱四也異常之因疾盖有委託人專使懇引之一是供給皆其堂人任之荀之不爰各所歸矣

朱南吹聲者華洋事欲設之自為而自忘其為閑閉他市主義稍明後界者多不然之吾不三盖遍人再請共洗也平陽仲樂候官一派皆淺高于頂於不改抵言為與論所抑制也陽春白雪知音者希為之三歎

五日晚辰記書日中治治老即赴之所治事並見過夕召孫治桐文晚歸途復見治
老夜作日記

唐中宗神龍甲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作令布刑
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政尚累四年而後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
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遷即遷除不論課最
或歷時未改便欲耳目聽企漬而望拜求昌遷不顧廉恥亦已陋矣陛下宣風布
化求瘼恤人哉神義未經興行風俗未純勞一戶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
契日更成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待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力

俞益期祿但希資望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
令等在任未滿四歲不許遷除察其課效有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
使臨問并圖畫想貌若已卿有興利擢以劇職政績全負抵犯貪暴者放歸田
里以明黜陟賞罰之信則為茅方之人一變于道矣致理契莫過于此忘出日此
踐于三代下辟縣之通契似于言之至今雅未能革除也不去此契則天下污民之官
皆自視其賤信如驛舍如郵傳惟復盡其心教漢宣帝稱與我共天下其惟良二千石
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高其中興之功也每顧昔為者且休言
地方自治而先用漢宣之任之法庶幾其可

六日晴風晨治物市城不遇又治子番淡過治老餐午飯于六國飯店赴公所辦事晡

訪阿弟又苦於楊幸甫賀李侏候晚歸撫之暨暮之在余家中淚風終不息夜秉庵
在幕之許從余往淚步久之即歸仍作日記

宋書劉道虔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三十載皆數
政以盡民和興濟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斷衰亦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虔
之在漢朝歷年論十惠化流于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為美矣
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忘山曰久之一字乃萬事成功之
母也(牧)(勣)(速)效者淺之若是矣

七日晴辰起(李鵬卿過淚)之事而午起治公所時張唐二長官先在南部作有信已云陳列所用
捌淚(公)之部堂司入場觀覽並贈優待券俄待張唐二公散余與周佩臣偕往勘

視(屋舍)宇備作之所四周(屋)在石大人胡貝勒拓不堪用須往視理蒲院舊址步行三
三里仍已之所時巽仲晚已去昇堂錫文初約夜歸
作向人淚及某報淚人無用者名曰造畫機器亦新名詞也
八日晴晏起莽子詣治老淚即趙署陪建(建)侯宇香諸莽奎亦納文一席
遂赴公所時佩臣過唐少(少)荷以工部筆帖式名單進蓋長沙欲要直教人之名
額之俄復有他客余遂辭去復至公所小坐見麟士補衣冠將出城赴錢氏晚(至)(堂車)
約連過陳巽仲立淚被阻即乘車去錢氏晚仲四沒謎觀客于全蜀館生有佩
葱子羊疋農勉丈子壯椎瓜四貝三諸君淚及鬼怪事言之鑿之
晚歸復過治老(達)淚良久(抵)抵家已昏暮祝逋鑑泮陟

中間嘗云漢制淮陰侯有死罪三一陷卿生一請假王一期會固陵不至高祖欠不忘于中而發紀機發動已伏於備武定陶而奪其軍不待雪夢而解也

漢三老多賢者親于街鳴義帝發喪白衣太子免狀皆得之于三老

文帝遠沿輕車盖為吏民加恩耳非指太子也景帝竟以日易月遂為千古罪人

王父龍將合鼎立相國陳芳遺臭前後一撤盖十人安心立意如此

九日晚晨着康侯過談兩午趨云所辞客人乃治王相家陳復已云前康侯已棄舍仙已先花未就詎事時伯相復已俄又往過康少過談及稍事地大中猶小的濤

續晚始歸又過治老未見

十日晴是日萬壽街衢兩齊戀龍旗陳儀仗慶賀有素人臨欽一意是則為前也

年所無薄午偕芝楊赴鄭王府集將軍府和盛食亦肉滿人風俗每年擇日祀神於集祝友四初以後依府第中神先嚴祭畢客未到贊庭鄭森府有如禁圖而午出城賀戴師来訪者傅詣詣重則尚未歸因已廢肆小坐遂將陳列所農工商部長官咸集楼上下三層百物陳風遇建侯果品諸若蘆飯即入城訪於李遇雙景張如意尚在劇團演往訪入昏暮始歸傅詣治老議事

十一日晴居傅達自暨壽介石偕至俄老姨病延醫蘇姓者診戴溪為妹治視阿患氣痛多日矣昏午趨入所唐長官到閱舊場滿院為意人佔去者將退還鄭傳今所明日可交危事是日来者甚多我急客走地留午飯晚前歸復

治治老

是日治老下堂渝暫没丽事機関有會計處庶務處文案處唐子文案者曰檜
普慶盥印處書計處又別設議事處皆治定多人余充庶務曰是日醫治劇
客周旋可靜坐居寿矣

十二日晴晨治順天府見墓志係午印盡云所張唐皆至飯後偕金兩臣及治重往
視新宮而皆奉以任庶務者也廊廡崇閎而須累加修整時未瓦葺近臣集余一
指揮限日竣工晚歸

十三日晴晨赴闕治老遇祝伯揚治老出通名書指作聊部有僚備意因命速調備
員向午已得俄局小坐因治新宮所營工晚始歸以車迎益齋至演福天宮靜觀佛

回云侍立我步最爲蕭然却見動地動喜之時行人山風吹我欲浮有三百僧神
味澹泊觀下所瞰望是夕明月在天益高去時已夜分

十四日晴晨客來徐治治老禹堂渝即已新宮所俄又治局張唐二公至晡仍治宮
所益齋視一切役燃燈世治人于內中堂坐有李生萃南昌士諸君同胡昔老
心傳病

十五日陰晨赴書聯即出至公所與陸記洋行議購辦什物極演細薄午已局与
諸人素衣冠治胡之家送餘麦及雲片晚仍治新宮所暮歸

十六日晴晨衣冠往賀朱陛卿復送備湿世行陸午已陸記洋行購物周旋新公
所又赴局与次春交待晚賀吳佩南娶婦即歸夜存李二君過

十七日晴晨趍所過記洋行是日在工所監工一日晡与浜東向居飯于東興樓晚泊唐涇張

十八日晴又在所監工一日晚与義善源又泊新安向益斋於生夜乘京滬汽車南歸過趍与浜益斋送云明斋練術者曰鄭船居唐涇窮子巷益斋約都亦他事日以觀劇為樂有接約留不滿一月狡猾佃不忍去云夜送益斋登月明如水車中過李石棚亦於是日南歸

十九日晴晨趍新公所俄又已鉄路局即在公所中設日監工時規模粗定向居浜東均室晚歸鉄棚過浜是佃母与慕之偕赴法云傳茶會

二十日晴晨趍公所料理一切薄午張唐二云咸至是益斋為遠趍之第一日民奉

調到差者相促至如能泊揚建車與伯衍覓鈎李漁琴稷勳諸人張唐二云討衆卿浜南辦事宜俄去是日諸務紛集餘須可厥

二十一日晴渦沱老即趍公所又泊次彦商議零雜事宜清午沱老益泝返宿石車新涇人員来者又数人小車一山馬異常

二十二日陰風晨飲居彦船来拜即俟亦至向午趍公所料商辦事清晚益斋即歸芳州夜来浜

連朝奔馳郵者指摘零碎事物逐句書券旅隔不覺化為俗人且又言語親報低聞見聖賢之居井底甚苦狀而日記又系無多日執筆喜事可錄每一理可言

二十三日晴風晨治治老叩趙署俄治老亦至

是時項城以胡廷幹制將俱俟憲法又之郵部通時法商去一切兼差奉

旨命勿而庚子所鑄銅銀亦恐將歸部輯不敷獨立而張之洞奏請

對衆署言又之一部三長官權限若何盡分向庚子意專管鐵路而以右侍

郎專管輸電此說究如何衆莫對

晚出城候于衆資雲岳柱自內出俄又至幷復林金蓀閣內

二十四日晴晨治至所飯後往祝子榆時西庚春屆亦至晡治順天府將幕必中歸

籌思官制俟善法

二十五日晴晨治公所張伯揚獻議將文案處分為股一曰總稽股二曰章奏股一曰內

文股一曰外文股一曰電信股一曰內收發股主雲衢並派多人斷事久任其事斷有統

者晚散歸

二十六日晴晨至相家面歸往賀即至公所為文案購辦華洋格要領得一切雜務晚

散歸

二十七日晴連日奇煖閻治老談及議官制事宜同午趨署庚子至以門外西廠總作

閻者俄張之亦至時已所內外上下心有七八十人

江西萍鄉革命軍起官軍一戰而敗退接以電英陸軍大臣受申欲盡地方防營皆不可

用將要求英陸軍隊合他省兵會剿蜂蟲有無信耗

自立大臣改察政治歸相與坦後立憲表徵大起衝突鐵固戰相表亦失勢所派兩股

但傷豈不終哉

二十八日晴晨趨署以內外事屬張舟官欽生庶務處心鈔來相助購辦一切什物晚周采臣約飲坐有鴻莊劍秋藥塘聚卿諸君采臣部署高舍極物夜歸聽大鼓書

御前侍衛以人視為膏腴爭破例肩而入長沙近以欽粘擇材堅其近迫手情奪于勢力不能拒每一朕進者不免厭棄統計歲為一萬我國事安可為時其一滿治老勳恩不已

光陰駒如電於作日汨時之間所謂執筆忽追俄頃十日而降矣矩書函覺大地之轉更急汁使之輸留也

二十九日晴晨治廨肆已榮寶齋小岑即趙公所命來廨匠人製坐具長六尺闊二尺許高二尺可以坐可以臥衙署中多用之柏峻山至是日始至即至參也前布政陳臬司左參議邦畐右參議施肇基是日長沙公宴之部見亦參儀注皆不相類晚飯治喜鵲胡同時倫伯夜飲于同和居昌士內也

三十日晴晨治老即趙公所命明日亞泰廨任商議接待之法晚歸復過治老談是日官制件業即成侍十餘冊呈治老觀之治老出時報所論京鐵交事謂朝廷兩宮對時頗可危也余謂此種為西國所常有不足異也閒漢之憲忠自此益不能融

十一月一日晴是日亦泰到任圖署衣冠謁集●書記盧洪明以犯過撤差晡過午諸人咸
散余是日值明宿署中
鍾大樹
廬深湄靜別有一種蕭寥辭境狀使人咦之若有所思
電報股唐君德萱晚來值夜晚與淡良久唐君俄去余據書桌小憩頃之即就
仲眠
二日陰寒文案處後壁開窓欣然飛氏石狼籍未能治事諸人咸集余座務處相與淡
淡又
義翁設研究會惜以地狹不克往容後溝學之所
胡侍郎遺摺是日上有旨郵部右侍郎以學重喜補授江西巡撫以端良周補胡
得卿與頗優

亦泰來余往與握淡良久陳君商持廣東人極和易素淡即君即岑軒相國之弟
施君則書生步步學者也
晚歸昌士過淡時大風狂吼聲震窗戶余肅然欣謂昌士曰世變之來有如此風
昌士返余忘山廬詩仍讀之俄頃即去
三日晴風晨吼可所亦泰已先是日攜狄澤小說電術奇談車中易觀之以生白所則
侍
與華修均諸事叢擾竟未能展讀是日文案處壁牆洞然朗徹八案陳列整之
生林亦成製成可用晚又散余淡於君晚飯夜歸作日記
四日晴往之所次日又甚事晚歸一觀電術奇談畢
我國小說之劣人一事也往之先
雜而後合先昔而後集外國小

說亦然惟我同人(知道)[取事]華墨每至水窮山盡處(借)[補]妖怪(之)[以]為(引)[招]援(之)[之]用(西人)[西]風別有(天)[奇]境(彼)[彼]惟(專)[專]於(科)[科]學(之)[之]真(何)[何]以(斡)[斡]旋(之)[之](水)[水]中如電(術)[術]淡而忠喜仲達(之)[之]感電而反其腦後復遇電而反正(之)[之]秘密使若(所)[所]述(蘇)[蘇]軾(之)[之]目瞽而復(明)[明]皆借(科)[科]學(實)[實](以)[以]濟(之)[之]使演者反悲為喜而異(水)[水]生(各)[各](建)[建](言)[言]聽(信)[信]之淡(所)[所]以可貴

(催眠術)[催眠術]實(術)[術]奇淡一書(別)[別](字)[字]佳妙處(獨)[獨]寫天香(楊)[楊]上(女)[女]妹二人(讀)[讀]書林風美一節(最)[最]可喜(阿)[阿]陳(陳)[陳](氏)[氏]沒(若)[若]三人(入)[入]塵(妹)[妹]以(此)[此]事先去風美往(登)[登]兩(鼓)[鼓]琴自(錢)[錢]中見其兄(袖)[袖]出(栗)[栗](注)[注]風美(酒)[酒]中風(美)[美]陽不知(俄)[俄](空)[空]舉杯交淡(故)[故](墜)[墜]指(環)[環]于地(久)[久](食)[食]星(出)[出]而(拾)[拾]風美(階)[階]為其(酒)[酒]見(求)[求]知也又(飲)[飲](子)[子]畫一杯風美(復)[復]往(鼓)[鼓]琴久(之)[之]回視之已(舍)[舍]遠(即)[即](此)[此]不

(有)[有]人爭(風)[風]美(迎)[迎](護)[護]脫身而(逸)[逸]說此事大有(槽)[糟]揩(指)[指]菊花用之妙

五日晚(玄)[玄]所(居)[居]已先(已)[已]俄(楊)[楊]杏城(來)[來]張(之)[之]亦至三人(密)[密]淡坐(參)[參]以下(皆)[皆](逐)[逐]出晚(散)訪文初即歸夜(與)[與](賛)[賛]堯淡

(同)[同]人言(彗)[彗]星出西南方夜五鼓(迎)[迎]得見(完)[完]不知確否寒夜(多)[多]人起而覩之天象何(與)[與]人事星學(之)[之]明人(蓋)[蓋]莫(置)[置]之而我(國)[國]故千(年)[年]社會中(心)[心]思目(以)[以](速)[速]信(的)[的](函)[函]非(一)[一]種習慣之(條)[條]例爭以為驗(刘)[刘]駿矣(益)[益]齋前在江西與一星相家(預)[預]賭二事皆(負)即(戊)[戊]戌庚子(兩)[兩]年(之)[之](變)[變](也)[也](彼)[彼]皆(以)[以]星象而(豫)[豫]知之(豫)[豫]言之

六日晚(訪)[訪]沈老見(密)[密]招一件(蓋)[蓋]庚之(欲)[欲](脅)[脅]借款(鉄)[鉄]路之心與即議妥沈老(勿)[勿](欲)[欲]持(視)即(出)後上方(風)[風]不止康侯(亦)[亦]來(同)[同](指)[指]之所(快)[快]余(以)[以]先出城(也)[也]義善(原)[原]小坐俄衣冠(往)

酒藏師来得見逸至長椿寺許志貞為其父設奠賓友雲集墓之赤在烏陵歸
是日先人忌日家祭後作日記秉庵至亦調郵部
今年朝廷多他政惟立憲二字見諸倫旨以外部事没一商書不分滿漢又實行基
止鴉片此三四若差快人意
朱人竟見我内容丨廣少徴厚恩怪多可恨遣不問其為與否也実可以
也人奚何申以丨才藝丨國可以学補丨過德國可以當此語處此
大熱而諸身朝貴勾挽私以相申懷不念以相傍淡泊不為大倫計嗟乎度量不存
毛將安附彼果丨下有完卵邪何不一思丨
哀項城積年為朝廷所倚重掃勢董吳海内莫不側目而視政府亦哉惲丨南今
說丨国自君子也不於彼何其自貶其兵権能幾哉有處於足以震撼遠西
失兵柄豈為天下危乎
七日風雨晨始霽持未覺防硯也言淡巳久即也秉庵許与偕至二所見唐石儀
治老亦至同明日所奠又改易仍是奏凱人員計三十二人薄晚歸行至基盤街馬
驟車軸折遂易車而歸作日記風不息
八日晴后起易衣冠往賀李冀侯將于明日婚娶乃張之勁子女俄医松鶴老丨行
遂拜家叔家淮那錫侯施植丨皆見日中至公所午飯浦歸過丨番淡晚抵家
記
郭氏僕徐誠氏屬衆庶江浦浦淳死者日数百人呂國二大臣電法賑救並乞
儲停資官捐

閒益為云奈滿例三六條例而科學出現一日萬數之中一七物
物而不過阻力所動而不止一日凡物之身皆相接其大分子倍者与行動之速力可作
正比例此人之所共知也余亦有三條例一日萬物之生也各不為而物所構成一
日萬物皆動各有靜者一日萬物之森列于宇宙未有不相交涉而能獨立者
息山曰著析名理而之文字陳言見陳猶習慣陳者名物服黃通人
九日晴暑往渦沈蘭秋師即趙署張治老主談及郵部開創不易須卷文甘開設事
翁學門學校培養人材以備任使又須派人各處調查方能廣區日各廣開眼界輸
電郵郵四種情形隨時指掌不受人欺蔽補監檢部中所購西式黃呉暮歸

十日晴渦治老是日治老交下吳撫奏案十八分命須治評議員十八人余携回署
也故須蔵並每人皆加治備製為呈之官制通則及郵部官制各一分限十日內
投意見候長官閱定余是日早歸按用議本部官制擬改七條第一條即須
蔵奏案限十日內各投意見書第二條即各員意見書即須蔵第三條即各員意見書
條揭列提議事件謄印頒給為用議時間者之預備第四條選擇用議期日
第五條用議時由主席提議及決議第六條每決議一事件須用筆記錄當
場傳觀畫押成初議六奏案第七條奏案定後限十日如各無異言作為定議
倘有修改再投意見書用第二次會議此次議決作為議定施行

十一日晴以所撰開議摘告呈治老園即趙署唐長官心先在落午治老至是日
八時部任事人員皆到定津貼議事規則心指治老參及立案處所最先修一事
即諸人畏開議事廳也夫議事廳者乃已時議現之地云一人得行其所者也我
國議事素無規則條往往名為議議權實操諸一二人其餘皆
承開議會則所投三見書何殊上條除能云擇辦言其果採擇與否不可知也即
偶有所據依矣其當否與否又不得而問也惟合照于一定許其盡言則
凡國事之筆所不能者皆可以引伸其意盡采相通者而陳以表其情又
必有主席之人能聽兩造之詞執是非而有自然之判決更安慮案宕遲滯也夫何
將何慊

十二日晴同于訪龍仁齋即趙署昨張治老至拆前治文回移部抄錄鐵砂案卷
補漢奠奉旨令員職掌南單得慕之由文末內外城女學傳習所捐簿一本
順赴順天府與慕九共飯戴月無馬車歸抄錄部咨調人員單
修正錄正要讀書時自欲面目可憎治言多味矣昨夕將部官制改案大加
約已改定多可施行者惟未盡事宜須待調查案奉旨後酌增立科目一時
恐難定也

十三日晴晨訪公沁即書局朱君未遇即趙公所是日治老未到唐
張公來余無事未
上堂向唐治重感至與治重談議官制法又見黃勤所上條陳洋縐千言時危
字跡血及一切贊襄事宜大致底蘊定庵務事日簡一月惟文案筆研清雅

所需晚饭仁舸约饭醉隐林坐有朱港卿杨仲荘●诸人又有连荷生者连隐
于子八郎引見久有し連判也夜歸
同年卿連亂始將平靖前教日誌傳甚多有謝陽酬遠失守し說今採知不
虚所消我國官軍擊外患不足制內亂有何此況狂賊立由
小杜詩冥陽不下非無意寒馬歸来是偶然用典運化無跡
夜与母妹等共談往事旧越二十餘年於歷在目恨時明月中天萬里無雲
十四日晴為記書
筠卿隨筆載有效侵士人會伏姑風舉酒屬諸曰如此雲物高爽何得待天即日
其妓教名頓起

宋牧仲弟子昭為司勳郎家筆黃公樵向曰其園之竹自古稱之余敢過其地絕
無一竹何也子昭對曰其竹自漢呂后伐盡之竹以為楩歌曰薪不屬兮
今歸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宜決河以薪築下其園之竹以為楩歌曰薪不屬兮
衛人眾燒竹條噫乎何以禦水顏林竹兮楩不富盖明驗也公為嘆服忘山文人
傳古往し有此種趣致
午趨署張唐皆至日本通信者脫制扮即成先後交到一百部之外餘外皆贈
序晚歸作故景詳及此森書
十五日晴●書眹保文所借其弟至城康侯達旦回来即去風起塵飛說書
亭林菴中隨筆云自漢至隋以前惟考廉与秀才舉行自唐至宋初惟

進士明經常行已熙甯間荊公用事改取士法自是進士與明經
歷
后山曰人患无仁無勇不患无智昭有仁与勇所攜
之一分
晌拥鄧部勝制及暫行章程尚未脫稿晚出城明月东上明東窗堂唐
悦靜淵明欲綫于梓生舊圖像少岳鍚侯啓仍仿亭禪寬仲錫文初皆在余
承禁方今昔之感
十六日晴晨赴會座雲書賈来推書数種一曰葉摩亭札記一曰丹鉛續筆一曰清
暑隨筆一余皆留說午趨署唐長官已到坐參陸續至是日須書司事筆
貼余仍得六十而与工部主稿同僚宋人皆散余留值宿李秉庵值晝報夜班
楊雲史黃福孫咸留晚食飯去會有商昌午字號電来稱覓妾此本由史保秉
庵亦去余獨坐閱書
清暑隨筆為曲舞潘元勳祖述軒先生猶多採摭唐宋人說部所載故事
亦佳又留見者我儕一番閱仍領之拂网
夜靜月朗星稀系賴俱寂
十七日晨起閱書朝曦射窗
大唐新語載張文潛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除奏請減其料文潛曰
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之晴

以慰虞君而家所貴未在於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不為多也又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以風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為申賠謂朝列曰此亦同盟國家宜致物此費損將議罰之張說白衆謂宰相曰況何自古帝王功成則有翦假之失我興造他意我躬色堅上崇儒重德況自講論刊校圖書洋延學者今之楓正即是堅王神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達也

覽報臥州大陸古商風狂雪急成巨災鉄軌重延皆受損失收斃多人

本日為陽歷一千九百零七年元旦

傳言郵部各吏部已錄之(抄)洞人員指于人名之旁或作一求字或作一乞(字)字吏部長官未能以何見亦不知所對遂將本署人所為敗壞名譽者使人已吏部探之乃知所謂求者應(者)求賢科也所謂乞(者)人冊記也蓋郵事人情沉切吏部所為旅共驚於是夜陰雪云月光

十八日時風起余心掛郵部曉雪車程底稿約延君明高來余高中為余勝算正本日算始去夜月色皎明

方傳表十一年臧武仲謂上所求為明民為之是以加刑上所為民亦為乃其所也忘山曰二語極有意味

夜穉卿來電告稱上海地事係落亭以其父葬事之喪無代辦之割將先接收料章滇土事宜余允之(盛)(杏)(蓀)(日)(午)(鄭)(陸)(孟)(枫)(園)(也)(今)(晨)(貴)(陳)(季)(直)

何法界皆祇陁勢視之彭祖豈不壽乎祇一暫而已矣亦一傳舍而已矣李肅
級幸相建節廿年三十年之久今在乎亦暫而心休傳舍而已矣是故暫之
一字寄喻感舒之長短久促也陟歸于喪改則其為暫也故也惟不改者乃真
常惟佛說之

二十一日晴晨賀兄郎及諸姪在兩家婦裏皆於夜間神戚余去已遲還往祝王初
壽日中到署午飯治重至拿親採小況未覓越葉也同張唐二長官廳至暢次春
淺及治事權限盡公唐侍郎處文件呈閱之遲補余先去治了君厚高招剩還
往送連荷生行連鴛肯高家皆見肯高改良家舍甚精儀生才至晚治臧生楊
文君傳亭欽在坐多不相識皆外務部之員

英公移在長沙城內營商部尼采許之英使不願也

晚歸感小詩二首題為桃源圖詩云桃柳陽前郵便舟克自迷人家何處是遥
指白雲西所水自潺潺亂山外趣裏別多徑何通祇此二三里

二十二日晴連日奇熱風直撲四境皆有雪物意師等之起以需清涼詞如三我心
杉作晚到都欲支訪之清午趨署事中說書
毛詩參目小注后妃貴王求賢審官之詩傷者我后也不當預國政不知也
姜太任太姒所以堅女以何指作何合是義也按之者付之聽婦言者愚其惟其言是
從故有北郭四晨之戒為后妃有遠見卓識知求賢才以助國斯固贊君德而小
會主持公曰四四我平年來國事屢危

晉未詳有言曰兩雄相爭惟忍乃勝忍之一字為兵法之秘訣為孫吳所未道
在留中与三我以電話互談飯後即往訪之三我時在煙灯之刻因陳至璧小楊
与陳炳強五月自三汽船中遭風折舵險甚又在上海重病我危余皆不知也
三我方雄裁余身坐其旁三我感赞东國山水之佳晡随至三我家中得共談
傍為三我倚詩二首（綽名）杜牧之贈李白詩云萬頃山倾望清海天高白雲沙降
晚歸觀書作日記
二十三日昨晚陰雲四布有饒雪之今早又放晴光起盥漱畢雞鳴即趙晉卿
候探小說世伯治重恐意因至時有堂倉命議定亟參及諸司員等之權限晚散
治外交留晚飯伴歸
商觀報紙有治欽使尼山為大祀今又議建曲阜學堂蓋亦昌明宗教之
意也
民政部實行禁煙又飭禁絶烟風余皆赞成
余所性自適之事以外萬事皆點之有常限而有一步日未来之事不能預
能此極平常而在我則為窮歷之心得也
在天曰自然在人曰當然所謂當然即人心中之自然也雖人心中之自
然即合天地之自然所謂赞天地之化育也是謂人与天化合
是晚又有雪云此歸明星烟然夜闌文待挙在西倫倉中就与談別数月

二十四日晴起暑甚訪許趙署日中至胡玄孝家与慕哥内心祭祭畢飯于六國飯店仍至署訊未況晚晴風起歸除樓前在家待余因留晚飯樓高俄去燈下訊報恩之甚事大風復訊書

甚寒結年百七歲復典治百十歲時仕百二十乃卒壽算為近世所罕惜後世鮮有傳之者

漢後主對晉王曰此間樂不思蜀矣今人以此為譏諸禪雖譏不至此蓋所以為是言者隱合全身遠禍之道晉王被其欺何後世人亦被其欺如乃真譏矣

自古完人相累未有不相殘殺者十人共事未有不相排擠者二十四史中書不勝書矣

馬一高先生日樂莫樂于家欲暑莫愛于多雨益莫益于知小辱莫辱于要職忘山曰余為增一語曰樂莫樂于改過

二十五日風止晴係覓鐫碑事趙署訊書

申酉間曰嚴刁斗灌烽煙是軍中正律事晉羊祜獨領荼優帶有風流儒雅氣象与諸葛孔明綸巾羽扇何嘗不武穆雅歌投壺何嘗不古今三絕

又云晉羊叔子風流名士也儒陸左思之徒方且奔走權門望塵下拜而有董卷獨以為大亂將作入蜀作隱真是高人眼界局外自清

趙署余作徵啟以感其執一故今日徵集啟竟愈

治若欲甄別書記授意亟參湯晚歸見慕先欲于同和居豫霖約夜作日記

徐陳賓氏日少時當仲子有文在手曾夫人心折夫人之字我可成文曾字筆為餘
多記耐成文於手邪後知古文書作必乃悟手文我所是見蒙慶亭
札記
說文娑婆訓婦人小采知為何物陳詩庭以為走鳥下復著之物非也待攷
賓氏曰唐以前盡子一書猶居諸子之列度日休書有書欲列盡子于版上之料見亦
佛矣
系縣之縣濮作遥鈔縣之縣亦當濮作縣遥此汝庾翼汝鐘會同以望最遥之
不至盡以其文沛戲之此其證也
三十六日晴涼樣為過●作已得●郵部堂諭飭交書記易沃即去回午移署事中就
書

蒙慶亭札記云鮎倚亭集載題跋一卷題跋之狀持一藤杖在如陳此杖對
北辰焚香叩拜況被斬當傳首九邊求其首來得乃一藤杖也又事者駭怪密
以上陳加厲他因首以傳与啟魯之兵的事相類忘山曰曾周非仙鮎知魯之實事的
盡通家原有兵的事跡之沿革也
古人帽上加帽後改巾製仍四脚名樸頭其製小殺于帽亦有竹脚而為者之凡
庶人之巾皆樸頭也四脚之製于上二番于後劉智遠得此兩帶橫直之即紗帽
翅也
鬧葉子之戲其為人形者梁山群盜也其次餅者鉅鹿也其謂之索者錢貫也
問得其人則与以錢幾箭銀幾錠也故以一人一餅一索相配後之戲人与俘索相雜

非古法矣亦見摩崖亭札記

叫署於未午並日云祭湖芸老余以待丁厚南未就往候厚南已將為鄰部推廣房屋事余因偕往諧勘晚厚南允為圖之落晚散宿順天府與春生談夜歸殊

森是日赴部又成書寫履歷

二十七日脈書候門趙署三事覆書

世俗謂人死有歸致當避之顧之推家訓云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是此風之古

今之風俗習慣大抵如宋以後多抄同姓官下文書稱云謝速大速應選候歷兼供職面白面紫微赤須有鬚皆宋時之妝此

書卷端用圖書篆深重八字出歐陽文忠与弟書

大砲宋已有之然辛雜記載大藥庫焙藥大作砲聲如雷地動屋塌

今謂水陸通衢舟車輻輳之地為馬頭當安明割住陽當塗地設馬頭即俗語我本于此

唐之祆廟於今之天主教

今人于生日必食索麵且以細實南北朝同此俗陸放翁家訓謂有妨嘏不成歸宿見食有設併起問是誰生日是宋時生日食龍鬚也

今公文平行者用洛容高隨筆云學士公文至三省者不用申狀右語云洛報勾書者伏候裁指謂之洛報今之洛即洛也

之初。於小說日本劍俠歸。夜往贊奏宅中談
鳥君素居官蜀十年。為言蜀中奇物。雄視萬方。[序]竹最饒。等閒蘆葦。滿野叫外者打氣相思鬱千里。半。[雄奇絕]俄登沙。[險]昔人有詩。兩行奉樹直。[豪]路一蜀山。[尖]氣象周旋次之
二十八日。晴。起。盥漱。果。[卯]出城。答拜。[梁]某。遂訪二我。談詩。[昏]午。趨署。[兩]辰時。伯之先住方。共。[級]余亦公。[席]絕。倒。[廣]長官先至。已去。[晴]在。[倒]高。[帶]其伯母之。[婁]俄。[周]鳳老至。[遂]出共。[談]風。[老]先去。余與。[周]高。[婁]談良久
是日。[周]倫。[捕]胡。[周]有。[棄]家者一家六口。夜。[同]為。[人]所。[戕]皆。[斃]命
晚歸。夜存李二君至。[我]去作日記

太平御覽引外傳云。[夏]殷之制。五世以下得通婚。[姻]周制百世不通。忘山曰今之西人。[婚]合卺。[殷]之制
今人以端午中秋為令節。[方]人以上巳重陽為令節。自六朝至唐皆然。[代]至上巳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鳥]
二十九日。[晴]黎明。[登]汽車赴津。[晴]午。[到]即。[裝]長。[袋]往。[飢]于德義。[梅]飯。歸生。[生]馬車。[帶]孫荔。[荔]孫。[荔]孫。[荔]孫

書侍郎乃執意見之所偶人贫不免瞻防故西廣拓物議命從扈擇乞別去留如有天霑雹饭空而下余不覺驚愕清午則京邸趙署兩堂心先在時以沧寓鉄砌及京漢鉄砌兩圍防廣余監收是日日食晡如新月狀俄即復圓晚乃撤余亦歸高中方糊裱鄉試稿亲坐廣

二月廿五日趙陽治老談良久即趙署晡徵陰有雪三与时百次意治重劳仙诸人談皆留引若之霞指蚊帳闲晚歸是日覽黃中書條陳拼書後一二條錄如下

西儒有言汽車郵電為泰西開化根原豈不然哉盖人之生也有知慧智慧以交通互換而日增長地之廣也有貨財貨物亦以流通清輸而通蒋達

當古帝之創舟車以濟不通其視未有舟車以前進化百倍矣至今則以汽車速舟車之力其視未有汽車以前進化又倍矣何也有汽車舟車則郵便愈捷而人之著作思想即例于朝成者不越日而通徧遠邇矣商賈之往来愈多而之地之物產製造為人所必需者可以徧便利更多倍積之廣矣更有速于汽車者不有電信乎其通志言傳信息俄頃而千余里外之人盖人之神我其所術以改此也歐西二百年来國運所以日興文化所以日進皆因汽電之學之明而利用之正如人之一身得氣而血脈流通氣機運轉而暢宣其康強壯盛病不得也今者我國百度維新鋭意創立郵傳所司者即倫敦電郵四者中書重

君上書千言條舉部中應辦之事大都採訪东西成法欲以挽我時弊用心良苦推

其所言實多可行其有一時難行者不過附于財政一因目前要一時則誠有難行者矣不可不期諸將來之必行者與因部諸公勉之

三日晨詣署同唐長官是日生辰相與備酒祝儀在署與治事諸人作談及治事之難論是物之有名久不相下

是非安得曰名實之附概于事物而後見當事物本體以前無所謂是非也其事見物之後又無所謂是非也附夫學校修治書刊于心目交迫于當境而此心自然時時而出應付判斷之如同是非則將何措手足邪隱

欲判決是非非勿事其事不可不注意者曰殺陰也研究也調查也勿者是三者而學然曰我能決之是武斷矣未有不研究而深者人欲可預言邪

晚時詩句煉之陰挽上勿之

四日晨起錄昨事俄詣邸之我述作所成小詩往云亂牒入花叢不覺花之重偶學風雨來一驚春夢是非豈足論浮雲過眼時當局者自清何惜旁觀迷

日中趨署與同辰治重諸人談晚散詣邸寓蓋南陰學則家急往與談面適心他出昏還至家作日記而蓄學至暑漠即去

五日晴晨詣派老同候邸署覺微即趨署覽公牘四六文選回車以後午天頗合宇自於為佳不而為詩為文為散為駢曲本朝文事之所以逐者皆以剛斷太甚失天地之敘故品格頓下

王充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陽父母之身乃娀男女之性漢書藝文

志外房中人家初論之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室无制外樂於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忘出曰而同有跳舞之俗類皆一男一女相抱勿舞我國人卻以為當矜不知彼蓋有深意焉男女相悅乃發乎自然之感情勿以卻之歸則不許外通其欲娶有醫法多許蔵守者焉惟聽其行跳舞之儀使凡屬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於以暢其情達其欲而不致于亂至直之極乎奈何諱之

六日陰雪飛酒治老視疾即起署日光徵素尚治老不閑忽脫下悟延西醫治之

午後電話問之劍之逸矣昨夕歸後過治老之卧室中見敝汝即還抵家檢書今所食之筵生苗即菜蔬詩中所謂无修菜

爾雅山卑而大高峻者謂之陵險狹欲險之也

七日陰晨起盥漱畢坐車出訪依重淡及郵郵引咎之意欲斟可改定依重曰極盛其言若干訪之我

二我謂等之詩極自今爰之藝學俗教習俗便斷之卑下人品胸懷始末隨之拿不覺汗下又曰郵郵今日之風潮乃果之福若以是介之手懷引生平之得力從此休矣

余同之此後在閒適之時陳我陽於心坐淡雨之時二首風俗推不定凱於一切再休息風波若干之浪白頭二我向

二我云德國昔有帆人滿俊倫紬公電氣運之法寫字法如未來

又云大學可以傳使之兩盛興復氣球可上用俗所小等於藥料燒做空中何以三百多內大兩皆極奇

之道曰私情日交我于社會中人得与天欲而日交我于腔腹中一辛一苦与私不可偏廢得与欲不妨並行

五二我家淡日飽阿藥石一言便悔並作數日劇即何苦累我我自累耳自今伊始當息延猶者或有改乎

八日晴起食隔一晌用菱粟棒栗等雜物煮(栗而)食之每歲十二月八日食之名曰臘八粥蓋佛也(四字)我冬車趙署逢過沽老阿侯至署中則言阿人將來勘視危(蓋)郵部移趙庶与鄰庶融連念其危廢俗兩之勿鄰危為言大利人均使假行文外部保諭之是日余偕澤者黃君往言使館見(彼)欽使列其所派人来勘以為風水道使(彼)亦不便也面講以良陳言之許可而去

貿報仁西萍鄉亂平揚州陳仁等慶釀賜仁南徽兵趙風潮

晡歸咸丑去一首題曰自責詩云良友不我棄(棄)贈我藥石言別君以義何必(必)遵富貴身外物貧賤性所安人視我即心我視我同煙雲君高標者胡為沸其藩詩書恐失置妙境富浪神得出相御僥憂喜徒自亂紀元是期負君少壯年我南良友言汗流心畏然感君慇懃意金石固其堅寧彼零落中人再教五天懷慚趙自責勞力基所慾平遠須可忘墨夫神自全

九日陰雪散為微雨校書擇除高中校正發榜當午趙署日地溫風清不減仲春

留之在署飯報

晡酒王相相病異愈退志已決明日將濱廈一月待明日可掃行

歸心皆著宦中梅花硯放翁書

楊氏丹鉛續錄云古者治野夫閒有逸逸上有得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皆事列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通達運以備軍需忠也曰溝渠脩橫且直限戎馬之足使不得長驅古制之良莫之于是惜我

儆于後人也

勿治容海法楊氏云治鋪也謂鋪執一柯斧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治字從水從台台音怡

人鋪神氣以志之也曰治也說

十日陰雨於鋤雪耘地資凍滑起鋤書俄刻當將出登車下階之後未穩而倚牖

股腰向奇婦僕人扶起異運行良久仍登車去已暑未午以雷機閒治老病之狀未

應頗可憂靜坐記報

英倫敦將設支那文學研究會要人物博物此

南皮有雷轟千字極反對官制事彼以為病与此直皆不可載之間時病危及葬

等載判所皆不必設中有警陰天下本多事屆人自擾之屆今毋然擾天下惟才高

者淺好求保度勢未審內納擾天下耳主要名言屆人就余反覆其言我自高

之民情時勢鄙有中肯者

病時記事

及劄展適在余高中坐晚去夜記書

卸陵川編書云太尉劉倫之太尉劉倫名言

王子多功云薛收白牛溪賦頗遜馬揚遠嶸峨當路真不可言杜武陵等

楊朱之儔也 忘出曰薛氏此賦惜今已不傳之由序見

十一日晚涼皆驟起幽懷果早食食已過治老病疾候加重閒午趨署世伯治東次壹
皆久皆見同寮中小有風潮晡後義善雁晚歸夜作復函陽云芝書讀報親他大
偶疾

次李之今之報我日即報亦有所本見王即法揮麈錄述吳納珍(勢)要云朝報自生
事(宜)也每日門下後有編定法治事封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
謂內探衙探之類皆衷私不報率有偏徇之禁故隱而告之曰汾陽壽日宋時
已然又云科偏音冊子歸晚帖以當晚即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晚帖忘出曰此即
今之抄報

十二日昨夜雪拥扉起危亂畫白登卑坊二我自遣所得(將前)(咸)自責詩為例之我云
此詩乃杜子學陶者余又述作(多)抱正所咸洗心一首錄於下

我本清淨士論居要俗好能我朝市同泡不事糠要朝起弄琴書夕歸研至道
所友一高人淡言未機妙寄言俗中客物盈懷抱一朝染名利勞生逐炊
日月為昏晴天地忽鳥撥是非生利棘榮辱日顛倒入官便書琴臨溪垂釣
本性不改沒身終良可貧富豈累人洗心其不早

二我願賦此詩以為勉焉

二我云來時者歸云不憤之稱適日本人感化度也出水也人物也我好為神仙先生
江過吾物不投(四)之(五)之時日本人正度矣朝其人情風俗禁其神勢至熟日本之

以方我中國人之幸福豈不益我中國者天益之國也天時之地利也之厚人民之
衆開闢以來越越千年屢古帝王建業締構之精華所在歷未嘗淪猶有
所需而未欲一日渴之天運盡之為政為後有作者中國世界事業
我其也安不敢近視佛遠視日本以比中國一有地廣人衆
智力強兵財用殷兵其制度文化初窺門戸我庶今始規陋窺西洋其
局之於佛勝未若我國民思得之佛大也皇於此有所窮未知我國之勝於
退於若不為之也中國之於天也日本之於天子人也者
將說其後天或憐無之天也中國人力其可畏乎

十三日晴齋往賀李城 仰奉命補農工 即治治其向疾南昌疾訪于蕃漢清午趨著
南社滿州城日之圖之 鈔辛酉卷 其中歸 美而振徐 三使歸為人言 林時
基布也詢之則答曰街鐵砂 磐陽 候之 我辛 邻 皆 邻 其磐陽邻矛島得
而知之

陳蒼好晦若未遇叩歸見墓先夜 候 訶老書作日記林軒過譚
十四日陰雪報紙止以電機詢治老病兩 祝 作妙故盟約畢生齋中清閑零俗雜擾陋
物凡的信及手開手件卷舉而投諸篇存一大快事治國者能如是何患不成安天
下惜以人治人義書於忠高仁已而以為非

鈔報凡居佛方中 居修幕鼓 佛人 為保有 之其所有 何者

今晚陰日時我時甚盛不同出門後入世法而實與前例俱時予時一過不再來失時者一事不成是故西人愛時如黃金未有擇擲虛費之也辰鐘報晨暮鼓報暮

本使人知時而不知惜時而已非有他也

過法叩古觀書

昔晉阮孚集有錢癖祖約有錢癖其癖同初不解高下實有分治約有財物摘未了見客至便身障蔽治阮方吹火幅俄歎曰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屐

祇包開暗物是曙負掐判

十五日陰晨祝戴文節山水冊頁是亦我國之美術與書法同能與西國油漆有殊而說趣若遠之人之胸次

人之衛中集頌自國書籍外不可不置古碑版亦名人書翰亦藝事靜坐時披覽之洗去多少俗腸

閒書

治治者閒疾閒雲愈閒至偏緯構地圖二一大唐廣州縣圖一五洲方圖議價

南宋館閣外雪大如掌時圖急發車去次日暑雪又微矣未幾果出日

農工商部之特師傅工部事宜招法出案余見其表底綱行之衙門者

晡往祝姊病未起即休與與談良久始去治打坐留晚飯後歸月明往祝暮

兄

十六日晴晨起就書

丹鉛價錄物不受命而貨殖烏人以殖訓生物也說文殖脂膏久也孟子猶積而不用物

脂膏之而以庶也緯文之李部慕德家无旌財叩用心之
又云易者慮嬖名守宮是矣身色变日十二变是刖易者所其变也易者市肆
之名姊非是矣摩形猶覺知我知祥是刖易所于我也
治治差问疾因趁暑晡歸說報
美人侯賞巴等馬何拆工白人名應者日本人西收牙皆拒不信乃仍諸州里人而為
英國所保護又趁役以日論價每以時論價美人又名使將所諸葉人料造器美学
生大恨遠書祖冏爭要爭申言利害說以府堅勿与定約
晚讀陸士衡數此賦及潘安仁同居賦感舊賦謝氏雪賦月等賦
夜作復介书書說虎苑珠林時月食金磐四起猶尋舊例故護

十七日晚未冠出賀戴少師仍仍元淳延 清午訪妹雅談余初於妹返粤
講官 城培府
舟津晚彦復始知程性部曲緒年趁肆購地陳園叩趁署事中說書
古者謂使者曰信晉武帝炎報帖曰卡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門欲廁与信會
古樂府云有信越寄書与信心相怪王右軍十七帖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復答所苦
會得其来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可今流俗以遣書為信汲古書信而謂两人之語亦
好謬去見井銀
管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妹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昔人
曰阿堵猶言這箇今曰這箇也故能使看佛經曰耶之應在阿堵中硯長康傳
神曰轉神明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温曰朋友何用委後置阿堵辈是也見說代

書須晓一代之法规一方之言不可不知也 亦见丹铅续录
凡官府军营作佣忍欲卸担又有官申伤虞长官垂怜除有还施右参开缺之后
累不予孟翁林院侍读焉吉棒所劾也晚归视朝用七成大事炸弹心有害者
二日张保住一日黄易夜就寝时忽闻枪声(池州去海防)
十八日晴海治老闻疾即趋署责午后长官至戚去次急归自天津
邮传部之设稍不顺切其老者病故张治老又被重疾唐少弼两受重伤外任
吴仲老再过番阳湖舟覆遇救得不死一亟一参亦被逸
晡往洞高家甲莫过爱事即已顺天府署是又募人意家坐右摩和甫张载和
岳柱昆陆李良诸君席揭已夜深月明

十九日晴风前寒走日部中封印后于时者诸人皆冠服静待陕唐长官姬来俄顷
命使唐寿皆揖日值晚晡出城已毕善源即归料量官服度支部报
来两次(初)(与)也之一人不任此事而中一无人不任法律中一百学则日进不已有法
律则整齐画一(即)(都)(统)之事界域而不相侵孟子(序指)(论)(治)(国)家
治猛教斯二者相与提挈维持之期于永久
仰自记
方之上博即今骰子也晋谢艾傅集有遏也六博以遏者胜是知集即骰子之名也忘山
曰与今又不同
参之色独欲载汉代车盖之所谓云者盖空其首一幅以候治旨批答陈请之便

用之不需頃者申謝之遣用之員人同帳後空一帳仍書空若後仍使用者
故謝安地子敘之民庶合二事觀可見古人事事皆有漸之制
曲神貴創研究之注謂負謂置之于戈劍謂挾之于旁歐陽作鋒同叶表面砥
乳者劍也而立于旁正是此義
古大字音義与泰迪大別作大自危障作危墜書姚用之四其家陳曲皆見毋
二十日晴晨起盥漱畢出城訪治重會易鋼士亦已共談
余見白一法敘郵傳部之周惟有支持沒之學堂指只不走留人負老匠不肯業
上不遠旨而下史諸公皆欲空出兩會治重鋼士皆贊成
清午送署時次壹所以此乘去之次壹忻忻

庶今日之社會上自我而外皆的的也沒之渝一舉手一動皆向
至要如用兵設置刻刻矣事即歐于需遠今惟力矯之
晡歸作大字訳報
閩陸軍破恪集天下兵權凡天下之鎮沒制皆由部編法局皆湯官然由皆掘要
用
商閱卷之秉法堂黃摺蓋破順天府界內與前諸事改也
二十一日晴晨起不冠往視陳尚持不遇即歸走日川如生有入四世神畢摘堂
書
畫摺帖作大字速暮作三百餘大字訳報
次城日
午往皆地洋軍學不創之學校之設立學堂孔備學堂等等皆皆歸之

陸軍子部音樂

夜作屡徐出家書所覚文選淵其詩心尚之飲水杜詩

余向窗口占一首題曰自述録如下詩云何以悦吾目庭前花与竹何以悦吾耳
檐中果与禽何以悦我口案出園日踱歩何以悦我耳鳥啼在空谷何以悦
我心一呼貴多物其二曰悦吾目青山与緑水悦吾口佳肴与美酒悦吾耳鳥知音与亂
絲悦吾心不可知世事非与期飄然採南山之詩行未已与掛漆作其三其四
同家歳二首所捐民間歳二被小旱矣笑之録息拾之餘最也

康熙降旨奨二位日廣文書日益繁而政治機関日益不整其隳廃幸引
二責任二誤事四悔自今日蓋尾二角曲直機二喪達正是討治下衆深之嬉戯

百年二樂故自作哀挽詩各四章進步功名従前儻屡二病
偶成
夜雪飛中庭共白眠已三更情光之聲一窗外雪好大感
二十二日尾起見庭内已寸雪猶不止盥漱畢坐齋中観舊時記俄命
駕訪仰二我一故濱林逕樹林天鉢海到二我廬下車の之待二我の出天司之知
忽出今日如初欵余喜曰冬来知君二飢料我相与大笑俄頃人戴帷帽穿
命の白出得門来好大雪邪諦視の余子厚臨終老弟の仮借如少年与二我二
十年至交善遇作梨園曲本宿塾是日与二我宴除三宴一唱一和余旁坐静聴二
梁甫吟頃二子厚勿二眉雪去余与二我仰固共飢食二復渡雪晴日光徹窗

二我為余言交機電之時仍立一長木木端[illegible]刻[illegible]銀為鍬[illegible]衣[illegible]出之下面電機[illegible]其附
通于地所也以電[illegible]性安貯配置多積多寡有定數電出外自求其相等者而應之譬
西人多用于軍中以達市息[illegible]將來[illegible]達[illegible]萬代有[illegible]機之電附于
家室所用也[illegible]交機者電之消費最有人之利之[illegible]大凡有機者須將電力儲捌于機中
空乏亂為機[illegible]右同於[illegible]
之電力播之也故其用有

又云日本之破俄人渡罪的海艦隊也即運交機電機以誘俄軍俄人布計[illegible]改[illegible]全[illegible]軍
設其事極[illegible]祕[illegible]祕何喜二我為余淳述之余以將就寢今日不[illegible]及細敘[illegible]補錄[illegible]容後[illegible]又之

二我得擒敗北勾云置身[illegible]於[illegible]義是以上余為續下勾云清陝往親晉之間
是日訪学堂文集議公舉監督余亦到場後衆之留住才俄歸夜作日記

二十三日晴起雖髮修容書衆來携書數[illegible]之[illegible]冊名[illegible]至[illegible]快書不知為何人[illegible]著也
[illegible]未[illegible]午趁暑時唐長官已先在方[illegible]擒美人日中余[illegible]過[illegible]回[illegible]唐云為推擴屋基事前
託丁雅忠何圖不成遂復真事欵報是日立春
我國疆吏疾革命待查潛捕東[illegible]欲[illegible]廠口岸之搜禁而外人不許也[illegible]接洽外
人奈何
晡詣順天尹暑暮歸[illegible]附西安士薦達心移居余園林中一部署精雅
視與園燈下復閱快書其一種曰綠雪專[illegible]參多奇[illegible]
晚飯已乌賊鬼雌黃人物信口言之頗安頓忌
余生平有五等之交一曰相非之交一曰通義之交一曰淡議之交一曰文字之交一曰酒食

逐往訪之俄頃公老同疾逐趨署晡次臺諫更(改)劾報
晡後王相来見晡愛車梅先(洗)凌(淩)晨(晚)也義養源即歸夜訪公便注及(乃)沈與地雜
書
性愛游山而鄉肥俗多厲瘴其惟有倫覽沈山沈(水)形勢之書(者)之推牆(圖)
次有一種幽遠寒廓之意(境)洗(滌)心目間
天地間有自然之山水人心中有(亦)自然即聖親于古今名卷家所寫者是也是故
善(觀)者不必求與真境相似(合)而(自)參造之自抒寫其胸中所藏(蓄)與詩酒閒賦各以
異
二十六(日)晴為鎮孫過潭叩去覓李笠翁著閒情偶寄言園林堆砌假山者之法

極有趣致
又云貧士之家有好石之心不必定作假山一峯特立無置有恐即可終年不厭(者)之
癖又云王子猷欲人種竹曰(卻)人立石以人之一生他病(痛)不可有(治)此二物便可醫
去俗病矣
昨後布(石)急出帛欲(使)康民侍郎之婁(婁)楊(陽)仲莊仲莊五百之內書子頗亡人生至不幸
也晡間陸風老淡即歸
祝宋葉大慶著攻古媿(愧)集復與地書晚丁同携過淡
夜南氏觀宗詠儒侍陳倣忠歌伯仰今古(古)宋(宋)事(史)載(載)忠(忠)見(見)色(色)盖有感
于明帝(帝)事故(故)失(失)柄(柄)而好(好)耕而親(親)稼(稼)也(也)斷(斷)拓(拓)馬(馬)西北飛(飛)旅(旅)歌(歌)朱(朱)甫(甫)下(下)何(何)等(等)忠(忠)壯(壯)

二十七日晴寓居過作大字戲即趨署署中土木之工竣与基事訖說鈴
唐未鄭縈好飲酒每為歌後詩戲嘲時事脫字以為有禍命為相果未戲
累表請罷制曰云歟俟卿入作宰相天下太平國如一人等矣大異若縈實為廬
州刺史黃巢將至縈移牒使無死界巢笑而從之即賴以全活酒之能卻如此斯
文与湖安風流存皆異曲同工者也
晡至郡立許多衣冠出城為餞惜清送行又往視她丈未見因指土地廟牆白梅花三
株本晴
二十八日陰雪飛不止趙作日記視說鈴補塲雜記所傳趣致
派後又觀葉氏所藏古硯拓

此事与錢文當以南宋孝建泰和為始而北魏太和永安皆後于此者也
余雅山有穴為岫後詩人沿用与峯壑相等如湖元暉云窗中列遠岫果朱
超詩亦岫巒相連韓詩檐雪時平將疏列數岫皆相沿襲用也惟閑明雪
岑心而出岫稽中散幽憤詩采薇山阿掛袪岩岫徐幹七喻云栖遲乎宮谷之
岫皆本雅義以岫為山穴也忘山曰文人下筆(加可)不慎所謂雅者正也是
也所謂俗者俚也(陳)也
世俗文字其貨之移改尤者曰萬遷蓋本詩出谷遷喬之義不知詩但云伐木
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嚶雨鳥聲相呼也自唐白樂天誤
用之(其詩也)於谷也萬暫遷不失遷萬俗萬遷亦異年後人祖述其誤而不能改

沽仁錢祝俄度支為造出之傷雅遠暮之已

夜聞古詩觀樂有作日記

二十九日晴起見庭白雪余眠未知也盥漱畢雖發觀刷鬲雜記

晴午發暑唐長官心和至兩議公貴署中老役錢是日本作工價也清按再治矣

晡詣徐王那三相國許賀歲又至廬史部徐尚書家投刺即歸晚子隣過為中

隣俗古風觀放古賀將洗春夜祀神

馬侍讀大年懷真子錄云古今治大都相因但其字改別古所阿堵者今所謂

尤底也古所謂窗簷者窗去聲簷音亦今南人尚言之餘州人所謂那箇之摘言德地也忘山

曰所謂阿堵即俗言這箇所謂窗簷即俗言這樣晉書山濤見王衍歎曰何物

老嫗生窗簷者兒宋王太后怨庾(冰)(禹)(翼)景恩不至謂侍者取刀割我腹即生窗簷

兒(之)窗簷与阿堵皆是以俗語入文學他義也

三十日大風晴定可庵過談良久(秉)庵已可庵邀去向東庵云黃道士又將來都為

(之)莊喜

晴永錡出投刺拜家即歸(光)夜一家團拜時西女帥遣達●居余家中來觀神矣

閘川(生)如白來回神教阿酥拖我●西方風俗事(之)酥酒者皆曰支那支那

夜觀侍女歲祀竈後之眠

忘山廬日記

丁未年

丁未 陰歷光緒三十三年
陽歷一千九百七年

正月朔日天朝氣候異於往年明盟會俄東方斷白舟車不絕於道大及祖先遺
登車行七日出矣申過每年之例與與與

天香偶侍云尚书康惜曰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惠施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攷曰深赤者十寸三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越漏長幼以三尺一童五尺一童謂成人可丈夫

又云女子幼者曰嬰男子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則不分男女皆稱嬰兒

爾雅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謂姊妹之子為出今男子稱兄弟之子皆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兩別也稽康李虞氏曰不讀爾雅三墳亦混亂安辨

左傳昭十三年鄭簡公卒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多月不至杜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言指使人古候李通用即行李往來之行李今作為先後誤

脯至會理雲釋衣冠拜廟向今年巡廨布令刑厥地與振棚廂賈茶一切雜物戲具者皆移徙之使游人多擁塞之虞[illegible]立有巡兵[illegible]監視[illegible]南北其出入南來西往來美古政也

晚歸夜南左右沖衝突詩陳古壯向多兵人後多來者

五日晴在城內外賀歲在[illegible]三我許午飯又過余子厚向子厚自述撰丁未年春對極佳向云丁父憂子孫永寀未央瓦當壽與疆皆錢癖文

陝府初集脯至廨肅賀畢小坐即歸余里將十二年日記分類編成書為記山芳作之初集於永州三年不為功

注字古訓特見公羊注[illegible]岩後論陰思而不學則殆及多[illegible]見爾雅之注字皆有所矣

往容二字楚辭注訓舉動於後世戴記中庸所不勉而中不思而曰從容中道之注
容有好矣物字訓類又訓法則於後戴記言有物而行有恒之物字有好矣說皆
見高郵王氏書愚山曰今之用陳若往之與古義特加贊美人之文車者曰言之
有物其言蓋謂文有包含也不知物字訓法僅可言之有法而已與包含之旨
六日晴起盥漱早食畢即衣冠登車往祝載之懷師壽因詣王書衡處伯玉施
伯奕許投刺函趙署以何吳侍郎明日晚車到都飯後又往車城貨戚車中
觀書
三山余氏板橋雜記專記金陵花叢韻事名姝小傳余氏名懷字澹心明末人文

車家之報与留影機相似破其一番梓寫逸像風流綽約頓不減減於昔
境如觀其人
七日晴風起觀積古齋鼎款識
阮云亭商周銅器說下篇大要云三代時鼎錢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鼐為分器
者武王有分器之篇魯公有賚器之命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錫以重器者周王
子號公以賜晉侯緡子虞以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貢以重器者鄭伯以茅鼎高
貢以宗器進人物而以學司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器者魯取鄆鼎以為魯
寶以求多鼎是也有為政德懷刃之銘以為重器者琴張氏孔悝之銘并而述
焉鼎之銘是也有鑄此今于鼎奠以為重器者因約書內刻于宗廟者鄭鑄刑書

子刑鼎是也且王綱廢墜而以天子之壮穆而与鼎器共存亡鐘重者楚子問鼎于周秦無師旅周求九鼎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以虞平見古器謂之古器或改元稱神爵之史冊備言有能辨之者世謂為奇今罕姑之漢元鼎汾陰得寶鼎四年六月汾陰后土祠旁掘獻之孝武

連綿幾書為郡名楊君墨林所刊平定張石州一云為之序中有吳才老顧
神元朝秘史徐星伯唐兩京城坊記李卿長春西游記漢石例銘之洽癖
澂辟書志要等書共十種

學問之餘博洽如此廉有事焉侯官身居其間欲強記而兼覽之方寸
腦許容幾何疲馬若精神廉馬若盛月不見其辈恒其若學豈固人於不善
其學走欲事事不克自拔也善學者惟何曰觀其大端其要焉侯而照隅
焉執簡以馭繁焉肯患貧觀大異陶淵節之不求甚解侯之於讀
書若也善治學固若也

曰觀人異者也洋不求其解者也求精不洋若其要歸洋也廣也何

右未行書

○名學問

名學問之旨不然云保侯夫學之昔傷而傷之細也故曰觀大異採之云保病
夫學之守舉而失之泛也故曰不求甚解癒之為夫學而過者言之也非為不及者
言之也(卽子中庸之愚不肖者)
九日晚往視風老疾又值長沙見其子稚恂煎藥良久即行大抵制藝家落午趁
客晚歸觀書晚秉庵過留晚食夜去是夕風
銳銳詩癖恂兒復光著書中專論元學之陳製未遠銳之告乃恂自憑其得想
象思而得者視固未探泰西元學之源泛也亦可稱我國之製造家矣我國人地
思科亞歐西惜國家不早定專利之法奖以勤奋之使進而益上耳
卽康節之莊子盜跖篇言事之妄可奉為者雖正人君子不可廢人雖不治庶人

秋不越樽俎言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楊萬曰遁遥將一篇子思所謂安人而不自得者生主二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楊升庵云終以此言隱莊子則所謂圖機之士可与論九流矣

楊氏云唐開元宰相姚崇卒後及郭汾陽地稍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奴菜公謂楊文公曰子不能為唐時宰相蓋限于命词也

宋秦觀云西國大著作家往往自著一小說名馳一世若即身自登臺演其劇故其神情言動一一如書之後生歐克依斯著已採案即自為稿不假手斯登場寫照無重庵曾目覩之

十日未明起盥漱畢冠帶朱方之白登車行仍与慕之期會于政治銀子喻

春生皆在俄治乾清門外朝房又見楓葱幹屈攲侯及次駁老是日祈以京官謝鰐鬼杭嘉湖寵課恩在乾清門外東廊叩歌神巢又登陸觀保和殿延宴陳俱食時

隻集雁隻于東無梢兩午仍登車行至杭州館擬次眠未起遂防二我像

膝固忻然敗亦可喜二語字限意味無惜哉以虜對穆卿前以小時了二大未必佳討之殊勉強且三不相類也

心間對萬物皆自得看安以對之二我安心見小島三五梅行啄食閒拾可是向三本風系物靜觀皆自得如而神味回味殊所謂自得萬物都我都有在

周夢為胡蝶之旨

盛弘之荊州記載應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史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

歡情自接汝毋寒宗卒保陽忘山日信[illegible]我此兩人亦精神之交也余
与二我有焉
人之自視也無往不覺其可樂其視人也安在不覺其可忘方是空賢豪傑心
胸反是者[illegible]俗人矣
十一日晴[illegible]覺旅飄梅文鼎沈君子敬名嘉著亦嘉道間人精西北輿地張石洲稱其
有三反一生息来之鄉如墓葬着屢足不越閨塞而好奇[illegible]精[illegible]域山川焉精漢學而真
没宋遼金元史事
向午出城是日吳雅初約飲先赴焉不坐即去投刺故家趁暑向吳侍郎十三
日赴任補洗道地要向浪速投刺而歸 展報民國之

萬金山留学生上政府書願請持約力爭被邦黄白分校之議澳洲雪梨華商上
[illegible]任[illegible]書請設領事保衛商民[illegible]為種界所苦[illegible]羅商民亦上書[illegible]請
該國之[illegible]爭[illegible]許侍噗宇國舅矣其民我何不[illegible]為[illegible]隨所欲受人之[illegible]侵欺乎
陽外舟[illegible]國之荊州記所記沮水曲勝云橘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嶺傾岳恒有
[illegible]勢風來傳響于高林之下崩猿俯攀于白雲之上
山四之地港為墟市者曰盖唐詩春雪生嶺上積雪在窗前
十二日晴起時日猶未出[illegible]徐[illegible]園澤存堂立秧一覽昌朝鮮使者誦一硯印王玉篇一
孫面唐韻一李文仲字鑑一郭忠恕佩觿皆小學界中之精品也
仲驥書以有唐分畝賀歲圖索即率筆答之頃遇人分投諸處入侍母疾

往視治老疾南也異疾即歸覲輿地書

晡治重至冥漠即去展朝恩覲更是日成了未元旦早朝清一首錄如下

中宵耿不寐肅駕待明雞蓂宅九朝霧陳情向紫闥撫門何苦羨王遵

直欲裂朱幩麾飛鳶閶闔洞然一豁覲三殿陛高天漸鳴九霄百官肅多譯

一珣金貂姬如天子尊不惜堂廉遥美武丼孫功績亏鄧侯勞

展報覲之御史吳訪一疏侈海國議為近日言官中不多得之文字蓋即論日

法行此措置宜分立以祛積弊之要害痛切陋我南度時斷之以爭也

十三日晴趁盥漱畢即趍署是日吳仲僖侍郎領任圖署皆衣冠行相見禮晡

歸展朝覲之夜家祭

北京郵載美國有天文即名帝丙去亞彼星已推算所美德境麥金利其年組判

以及美西之戰我日之我爭土耳其與俄內訌金山大埠地震為美所占次事多名

著漢文未來之事預料千九百八年英王快鄧梦為英未世之王俄皇亦前土耳其

國王亦逝九國著名德大臣俱自盡伊仝埠大災全球之區地震不可勝計云之

雜錄是以驗其後

十四日晴遠道地安門內投判越家即趍署唐吳二堂心先在補出崇文門投判越

家因治廚肆在廂古小生覩書報有馬文駙任朱莊諸人冊頁皆精品價值極

昂又已倾南向歸人會內捐郤俗四枚盖為任此雜民沒也晚在會座空小坐

即歸

右書以竹簡奏漢文帝下兼用帛昂視于漢文集上書囊為帷可知

師爾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宮之動多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蓍之精也通乎天人丹鉛錄云

古者以馬駕車多用騎者騎去方胡人之制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是否待攷

漢書虞初說百卿異傳容頗過多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頗可窺身即過矣

十五日晴大風觀係星伯著西域傳補注星伯倘伊犁數年故于山川道里郡之最詳因舉力于是書以今證古精確可據又舉秋帆所著書地理志補正其中又

唐初諸賢流于地里撰志多倚漢舉據古志書正其訛矣

而午出城已抵錢雨舖香暗撥尺溪留午飯晡過虎坊橋西投刺翰家因訪之我溪見為帝熟山水冊又十二幀摹倣渾厚超脫直追耕煙之畫秋山旅行圖之摹逼真宋元家法歸晚歸家祭祝辭

忘山日授石為世界上第一流本家我乘人之為世界上第一勞動家盖凡地球上大工施斧鑿草人之力所成今巴拿馬河又成我國南墓矣

管子有云人皆貴則事不成今始驗其言

十六日晴本胡公撮家余所心折惟學若徑風而廢斷續為目錄校勘家此文學家之一變相也校勘目錄成不可廢惟專身專瘦心力于此而忘其大若遠若貧

補注停工歲云以自修也

往視疾疾投劾拘家因趨署南鄭部即信心鑄就奉長官衛遣
出城俯視陳列所周旋竟日遍他出与夏蓝保譯
南夏君言成固以前士不實畢十三經者不為師是知當時風尚狡重讀書
不治二八比業由自發逆亂後風氣一變往往四書經義即背誦亦中
為便宜安向津者矣同志有塾師創學講書遍有四人在座擔上聽
大人先生下車某塾師三不通蓋此近幼時來習後各師讀書以資故以業自
號三實夏君生發逆前所言皆其幼時所親見者自經寇亂宦成元宗朱
為感慨係之
十七日晴覓惠定宇九經古義述首言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
師所口授其後人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与經並行五經出于倉頡多古字
古言亦倉頡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詁字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由經師不可
廢也忘出曰古訓固不可改而執古太泥者亦有不可通之處治經學者不可不知
曷中經署備方林転尚眠未起傳命其披衣洁服俄頃面別命馬將出矣又往過
王相梁之心先在余亦待坐久之院亡內出堂是夕陳集舊同僚坐有石孫建侯
幼篤餘居敬宣又初靜涵復歸月明
十八日晴飢惠氏易例余於因初經學家并御博覽閱之方試辨別其優劣等差
經學至本朝諸名家心折卓爾專家其餘搜集諸家精萃而成編
纂成一專書以饷學者領此事願不易也

而後不融于陽不陷于陰(陽有所偏陰有所落生)又曰
陰之所偏重而適於是乎全(象湯一章專講心性
融于陽者也龍川一派專談事功陷于陰者也(陽重于陰者陷于虛陰重于陽
者墜于實)(四書皆以惟孔顏樂處言時身而心性性是事功亦在是)(丙
渭文既陰陽之過不及而適于中也
昔稱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謂兩端者一陰一陽之謂也
神者有形之變者也陰也樂者有聲之形者也陽也(以中
(以聲)和而陰陽用其中(以聲)和而後神樂作也
今社學上學向也政治也出於虛以陷于實陰陽不交天地否閉安雲其進化也
二十日晚晨覽江慎修古韻標準及四聲切韻表

江氏曰唐人(以)叶韻(以)字亦本音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後人於詩中又自有
叶音耳叶韻之朝人謂之協如顧炎武注漢書謂合韻叶叩協也合也程俗語言
押韻
反切之字(古音所無)(後人)創自孫炎唐未沸言反通改作切
相城方氏曰古音之亡作於顧炎武之于秦音之功自秦
秦行而古文亡於使臣李斯秦一則漢音以下承以言語書其紛亂而可勝道
自沈韻行而古音亡於沈韻(沈)是一則唐全今皆如漢音(以)方言濟其紛亂又何
可勝道耶
(三大字)
作順天府滿長沙向(漢)知能自顧危險到署陝在年城投刺謁家晚歸是夕可庵

過談作[illegible]過之及潘生世書

二十一日晴觀書[illegible]種[illegible]海[illegible]菴閒話張楊園先生著補[illegible]日記又檢閱先祖補生公日記蓋在咸豐壬戌癸亥之間

領[illegible]出城也杭州俗語指之時攜修筒仁錢杭州俗語近人劉姓者來估工因與檢之先後在兩浙中履勘補又投劾[illegible]返家已廢肆公生歸晚隱集于蕃可庵詩文部裁改後作多題七律一三十首

二十二日晴觀士神居黃氏叢書內有歐陽氏輿地廣記薊燕民俗寒煖輸異[illegible]九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四種

閱申叔舅觀報[illegible]序晚訪穆卿兩兄皆不遇見賈學堂壁子衡是夕歸卿

時耘邀飯坐有李城外名京[illegible]周諸君

閒閒部將用動物院目北洲購白沙禽異獸由海舟運之而存全[illegible]中有麒麟一雙皆西狩而後宰臣見也忘閒而笑曰孔子好人祀恐有麟鳳至

二十三日晴[illegible]觀奉省地圖自午趨署晡出城至四如春煖湯閒皆南中風味

餉已晚復林叔宣舜臣約也坐有商星仲和諸人遠葬余先歸夜作復李潤朱書是夕枕上成麒麟詩一首錄如下

[illegible]麟兮麟兮來何莫海水揚[illegible]方山嶽幽阻我皇明聖兮仁風布尊德足出兮憲章文武大開靈囿兮萬人特觀[illegible]祥禽異獸兮式詢且舞兮民同樂兮[illegible]首與[illegible]師復遊處兮復我皇古

二十四日晴 自陽中出城訪二我溪詩三我極贊余 雕鐫 操謂此篇為領要之作
古戍孤雁百二句至限當感慨服膺勝場惜曲高寡和也三我又謂余集中諸
作以此篇及大鈞陶冶物辰山主人師我有良田四首為最高知音者寥寥幾人
徑才喪耗薄午往弔過陽仙俄趨署晚歸作日記夜閱小陲注三國志諸葛
恢傳毋鉛忽錄
楊氏云世言輿地圖始于隋光武披輿地圖而不如前漢淮南王傳已有地輿地圖之語
地似輿名與易坤為輿之義疑天地張衡作蓋天圖義與此蓋天輿地亦可
作對
三國志陶謙傳疾篤曰北劉元德不能安此州也漢室凌遲備備曰東方諸侯在專

春山
春山公四世三公君何以州與之孔融白公幼孫哲愛國忘家者邪家中柏骨內之介云
今俗日卅去此公四世三公六字後人遂不曉家中柏骨為何語忘山曰古書之不可讀
卅有如此
有初類八日
孔勃自謂過光武當並驅中原今效之人事與勃豈異可以觀其高
下光武嘗呼虎牙令有神助其後帝命其處為虎牙示天子不可侍以
飛子孫此其大度所以不勃勃劉暾謂自大碣以北水準為神露助綿為露昌津
云云一事去光武遠矣
二十五日晴觀吉林地圖吉林於東省之東而有長白山松花江則統五衛北吉林花城
江之西岸北指哈拉爾東指寧古塔烏喇西北與圖倫伊通雅魯諸城

与一争忘山曰此痛寒与平準書相表裏
昏溢武帝有徽言也
原憲不厭糟糠處于窮巷子貢則法駟連騎聘享諸侯仲尼一門之貧富不均
如此
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予趨時若猶猛摯鳥之發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蓋山曰此大陸時代所謂墨商界之學彼備足也
計然之術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財家名言
二十七日●徵陰寬小泰叢書二劉文集卯安節安上昆仲也又觀王龍江地圖
吉林黑雨省(遼)瀋(陽)●(吉)林(黑)雨省(遼)瀋(陽)●(吉)林(黑)雨省(遼)瀋(陽)●(吉)林(黑)

亦不知也財政之紊亂一至於此 日本京都

法國政教分離之案出其原因有二一自法國大革命以前教會勢力橫肆財產半爲中
人民所自革命軍起悉奪之拿破崙出欲優假教門爲建新律凡昔所奪還還之
其人擇近教士生產日繁其權力之橫逾斷其初有七萬餘今增至十萬餘矣此一原
因也一自路德改行教會建立學校任教育事務倫敦中業會林立所教之少年
的子迷信又於哲理修身別無所長而宗旨又往往與政府相反阻制教會增
其教育權爾又因其不攜任教育遂欲減削其歲俸此又一原因也合二原因遂迫使
勿成今日之勢律雖是宗教一勢力一勢不拔

附論倫敦每年是日例有京官國務總理夜五鼓始散歸

作日記說報

時報論我國自南北統一法當注意私人侵奪之何謂私人侵奪凡逼為人一因有
土地二因有森林三因有礦山四官行之業五官行商業六官行商賊崇七郵便電
信電話事業八鉄道事業又立澳洲政府即行此余其一切租稅賦予民也卿務與
我國同加一切大工廠若妥歸政府自辦以應政府之度支淳之例有論之也曰
左史之傳財法寧下與人爭今之情勢不同當不逕與民爭利嫌貧賤夫
百計之腹削敵利之也行是乘我國收急余官仲高何異收本此道哉

夜覽史記日有所得

二月

一日晴昨戴文像師嘱余所自撰出使九国日記是日在冤往謝文洁特殊落午
后杭州包伯撫尤卧未起傍晚又偕仁錢伯義舍弟望侯者
也晚赴署觀報
宪赴泰昇堂聽伏電報股拍岐山唐曙青諾人向曲夜歸
二日晴風祝弼堂邀同赴慶復山家看屋復山所刻絶武學堂在
後今悔有遠行學堂停歇舍宁一空為吳侍郎所向房余等往視确同其
郵部公所訪拍古一里許有跑操場可停車馬余与同伍復勘而歸唐吳
二長官皆許可趣与画像於其中成清

三日作風后起仍視形勢圖局中設署備午阿有詔以林侯年榜御前書
映唐吳二長官咸臣以后事辭白刘曰待林已安乃命與令仲猶卿單公
冠往過林且詰從任期未得見傳旨曰二月初六午時到●署邊皆掛余歸阿基
已有阿德使旨息
留東学生又興風波設傷監察官曰來也為侯保之舉行止也安告
受魚揚使大怒將斬過基學費支給学界愈憤開會集議思有以抵制
蓋華東京浪伐一益皆處專典領此学生●費用頗大学者●為得隆書以防
幹弱也且多立監察官以搭之学生不服克攘新福
新名詞曰吳言後之舉動被我政府走沒狀矣人之舉動也必言以先之後
以言之而舉言過動矣安是故凡暴動之神者干官律●肆發圖●
覺者皆謂之吳言後
日本东京博士金井演講貨幣言曰凡貨幣一單位必適合于社會財力之厲
漏之度而後享其利單位者何在日本曰圓法曰佛郎英曰鎊德曰馬克日本
夫之稍高為刘其民流于窮後而耗其國蓋自改革時日本一圓當法五佛郎
今震災之將過于法故彼得漏之為懼必以為也我國人銳心新計
一兩為單位抑何不自有邪
四日晴視與圖畫以電法相召●蒼以即去因學●題匠新製日●集始登車
去至於五許見畫南秉庵及夏燕保与俱淡

蓋保云刻書必用宋柳字其形橫瘦直肥彼為此者亦極有意蓋肥者
保存免受損殘瘦者亦賴以保存且其外圍版心圍其內減不
複已也迨今石印書往往亦倣宋字而肥其圍者何邪
又云錢版始于五代馮道
朕二我亦至其版畫仿逸相與鐫誌陷盡與二我皆通音律乃名畫其板二我表
鶴鳴九皋盡公四方如雁行
晴谷有事出城余已厭向觀意妻會男女學童排隊唱詞俱凡入觀者出則鄰
併嘖嘖別優等次優已至夜有煙火之戲余未終觀速舊逐行已爭搶又與三我
相見

遍今京師行有學校林立甚學生誠不免蠢動染諸不滿
大有昏墮遠隔之概洎是生機未可遏抑以挫生長之勢也性烏彼得化學爾其
憤四載舉天下之資財尽遺失不可停惜邪且紛紛華血氣
未定加之學問疲弊氣鈍烏食精摩烏食飽指光內含固安慮亂神之抽
萬事本自然獨何於學子親遠之意
五日晴就張氏叢書有風俗通佚文偏不完幽治老病向疾逐趁暑視報
佐蘭西教宗之於律之領失教育權勢力微矣我國西陸斷時教主之祀典相反
也泰西抑何也泰西雖迭政治學校乃自若也
晴治寫報送行又過閔皆松寫佩帥未見至順天府西往游方學視於廟不敢時

樂
御盈庭祖王陳肆肆外明日上丁天子將祝行神也先齋三日矣
衙至公來都今日內對遊游外大祀恩
晚歸得少川姓書復作日記
六日晚視張氏所撰世本此書為周秦遺老所著今也已失張公復從故書所
幻者集成篇亦頗不易矣日高中趁暑車中視書
為鄉三民能勿有私德不移者天行健以天道修天行謙尊而光以撙修尊
不可榮以祿以榮女子史不字以懷寒能字恒雖而不厭以西修雖師出以
律以法律修律
薦午林公潛任諸人以次晉見皆一揖而退視報

美國通國鐵道長城勝月地相張雖其一年過險傷人多狂俄旅
順兇暴人投其每年獲利亦擅物常之厚
英印度議院有許士人自治之議其言近公
陝住賀吳仲老七十壽在雲山別墅歡宴余俄造二我淡速暮乃歸
七日晚視西廂圖又兩頰十三州記亦張氏所撰也趁暑為公所賞危事請長
官之命陝又往廣助与居停用淡判已有成議並備圖歸補林吳二公所撰
署中人斷空余狂坐視報
跋書之粘圖與精神也東西皆有之列列參岐至多掛懸不相下往之
以抵牾收久相激相摩而反相成此亦人所共同也日本三十年前改革大業

堂實指其手上之樞機則立政府不改造而遽造成良憲法以利其國厥
功偉哉迨我 開社會以成廣以兵成都 其效于前俄濱于後武功燦大地其
程度張益高法令 愈 齊矣而政堂欲藩於不振是猶何欲孟 處難則扣
持 藩籬者 以公 無安樂時 不免危亡之地 扣機之是說 扣宗 其 勇而墮于卑弱也宜矣
日政堂內閣以戰勝而據此指也日新於內閣而固于政堂者也政堂內閣以
要言判為複優勝
八日陰觀雲南圖又親張 扣帳 涼州記三輔舊事共五種趙署清午治萬福居二
我治狼坐有日本參贊楊君 出使 君贊呂漂東洋風土甚詳
日本 扣萬國有三異焉他國所 危 畏 罕有者一帝后之一修切儀一紛食之前

薄一婦女之 眄

日本山水池秀 適西京之日光京物幽勝我國江南名山多有突過之者
其商賈之 待 對過 異國人寂 品 然 集試觀 看 則欺之狎侍本國人則異是
日本 危舍法構宛小而精雅殊倫 家不滿 花木尤愛蓄曲或 眾小石
日本多奇 峯 多 盛 景者
日中微陰有雨三晡 晡作小字夜觀書傳 扣 田 卧
九日 扣陰觀西國之覺士奴易傳 扣 馬法及皇甫湜 扣 涉諸人集趙署觀報 日 荷北京
報 報 衛石觀連日殊多村采不好其 扣 陝 治燈市口看御部於危部署一切 扣 出城
赴范杜橫之 扣 於南學堂 扣 眾與 扣 幕之階 晡觀書

史記酷吏傳杜周言曰三尺安出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此曰律令三字迺此是分別者余今方悟

婁自博望侯南外國通以尊貴其後往史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求使孟與今沛三水出洋者相似又煑鹽置鹵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為兵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與今西域通焉出使使貴者亦無異

楊森海星天津人巡警學堂明日行禮刀收侍歸是又余鄉之于同和居

十日快說國文課三補決錄及戴常侍贊侍集李若虛古書詩集趙器叙報

是日雅愛及周年在閩帝廟神感與陸衡甫俗往拜烏脩治湖廣雨吳侍郎作復廟歌客達官貴人咸集晚先歸視書

太平御覽列魏侍中周生烈子言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者毫釐平也毫所不治也妄所不平也謂之太平之云行賞不治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賞極

十一日晴星期休息日休沐

適来新機方舒官廨安穩休沐有星期日休沐周代景教七日為一週禮拜亦名禮拜

紀略云原人古率推稽其故曰元始神人造天地待禹物六日而畢七日迺告成功之期也故教家率以彼堂循是日汲周而復始禮拜造物為創始

希臘天文之父多洛守佈夫真析數曰也要農發其来報工休其耕午曰南中正其業士農

其學者利用之不以陰昧而遠其則是當日所以旦旦而有之矣七日來復而吾家子弟其於此物之父先也更七日而有所感彼芒芒萬里山川遥阻於千載後不相交通無於是習之滿昭合如響果遵何道哉之三者陰陽之精化之精通乎自然物物各具一太極不待何遠通之之術也古又何難哉

言曰人身小天地其精氣流轉更七日一周驗其說若有所契然通感信彼為是言者有所感驗要亦之根天地之心者又豈足怪

論沈兩人潭

兩人善言數推萬事以為哲學一原更舉周易其究曰是至精之作也聖人以其要教龍拓寅合濂井頌者又曰周易下傳言人事上傳言天運卦三千年一卦五百年一爻王夫卦者陰王夫爻者貳乎驗何之若何漢也

又云五兵行止百事其次木其次金今火當令故智矣若乎要而檢徵行治當用水莫淺利用術天故不可測也

陝往妙光閣申楊仲莊書矣何高務治仲卓皆先在晦歸觀書是夕論泰昇堂可廢分治于蕃蚌和之性皆見

十二日晴觀園又覓錢既亭作南天文訓補注販書及碑版者二人來

趙晷同治老病亟林公至晡昌以事見坐淡鐵業久之

湖山鐵軌成南皮上疏欲三十年公家積儲以國產爭之曰是堅南人之志過其機也將皆視雲夫維漢治以後事無辰之南部都之曰國氏業逐助

公卿而趙君之故心与鐘異故鴻止忘山日余於是恠之夜電一汗二我言電辛淺而
面烏者其故因也夫鐘狂然凡物莫不然
曷日趙視治老疾治重時百皆感欲久之報向楊府大臣至盖奉 大后命
来視疾若家人絡以迎吹入見旨視且索醫方觀之頗踢藥與故也
趙署吳長官先在与向后之見坐淡
西國淡言文字其音讀有平与仰而去向諾即錫侯壽澤之果於
晡時向后治錢特加厚看屋幼皇之所晩傳治治老書衡方興皆相見向是自醫
者二人皆云不治好能已病不復下藥
十五日陰時祝国之見胡星在儀神云支義統男甲往視治老南是心皆軍三

小清氣未矣舉家四處將為治俄氣復回喘教子急作於奇二息矣余遂出
城至兩組拍香店午趙署以電治探向氣候未回因傷之而鴻汗着滿人也當為
余言其父垂危有趙時者来為療救獲愈余是日因挽為傷治治老家以診時
伯詰重華日事急矣盍延趙君至一試之皆曰何必以車往晡趙至入視始曰
平為矣以向曰始以至貧九投之或有救余夜半至是丸色少緩孫家向有趙姓
清僕晡以来重便下之晚微有熱之変動夜向微有熱趙復至曰九可復進也
是夕余歸問有南京徐子醉漫林撒往視如初
十六日陰祝国見黄大夫今日往視治老南云有猶機我未敢信晨午趙署視
報

中亞美利加二小國一曰尼加拉瓜一曰洪都拉斯人時相仇殺我教士往未已也

摩洛哥土人聚居醫士茂森被害人士怨索摩厥咎捕犯者及償巨款且將及德人陰為主之德報力自辯也

曩州興學教黎人報施謂誓我國苗猺獠猓何不遍教育使為國民同猺俗有奇特者人病不自醫我雖以祀神不愈祭吸傷不愈以牛救牛而疾如故則同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述信至此

瞻往視郵部新公所俄仍宿焉老同願有生植凡之功也蓋勞隔為斡之儒願和敘晚敘咽咋自用但不能言目而睢諸報傳車必擊言作者出關

十七日陰赴南僕人報治秋南書作夜甘列蘭也為之憶述余於壬寅春來都

卯愛法老

知命之學中編書局寒假不暴其冬以他故告退自是居京師數年

以來往跡較疎去秋試官閘下又蒙治老首倡入邸部治隔一切頃获材劇保如

已豈期不救乃而公病何致不起公固為治學界中偉人哉為天下痛又哭其私也

日中往治老許時賓友治至群共部署喪儀戚之至署哭往來堂中胡同視危

舍晡又至甘不橋的治老許晚間來賓益眾一面刻小摺聞又莫用湖南風俗以賻禮

卯

漫柔文次外賓即於神成之後

十八日陰晨起盥漱果咖趙甘不橋時敦果儀飾果與賓客如零同即與僕陸已

依例見勤親往真賜並賓銀二千兩治老日中天使至神成而去

是午余在松筠庵請客均期往先不能來往坐在兩人面南姊非卿之我諸

周當宣撫陝西議裁制(吳)使兩於京兆憲治安仕宇
陝往賀狄公夫人壽見血為及衆越老
浦(吳)傑才為其書信與往甲(見後)仲閒德言忠与我有御外交之人多矣神也(津)
有(鎮)街談士民(又)交爭應之若街談
陝在長沙家酬接賓客見子蕃是日尚學署(又)人特為長沙開追悼會為範
銅像感其有功于斯學也生榮死哀長沙市鳥
二十日晴觀圖又覽劉禹錫傳甚佩其正論長沙許見書衡又趙署中觀書
孫林先生未刻反陰以前所聞不可為正奈何為那何不為益如是為雨之鳥為
晴者典為晴之矣為只皆古之反切音也

顧亭林云三代而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漢以上言言不言
談周顒沈約出言降而為談矣又云凡物多方因楚辭奉碑漢賦以下古韻混亂
錄頌箴往往韻与詩合實古音之證也忘山曰研究音學亦(攻古)(文)家極有趣味事
浦在仁和(今)許与梅先為家戚是夕(都)居醞宴余往依依
二十一日晴連日奇煖視(其)朱紫陽楚辭集注治長沙許遂趙署觀報
郵傳部恃穆亭所托辦市政衙奉長官指揮月之二十四五兩日(是日)(彼)
晴那參議往視(覓)(廣生)都居(晴)(那)生男用補歸度過長沙天雨与晴百畧使即(晴)(那)
之生家雨甚
二十二日晴書長沙換聯又改換字云看神州教育重典公道先revolution謀世界

文廟不勿天寧抗忠義午趨署飯後偕外子所晴歸
昨見閻抄有神部並霞汪學使詩書並清歸宗一招
情深一當典雅有味
諸部治事惟神与二者須用為文博古家為彼引使據典納見諸實
行
余書日来頗覺其退是固我國美術工良不易也蓋虎實也兼到其
味自妙而有
二十三日晴趨署車中觀書本朝漢學諸儒閻潛邱博洽淹考核精確費數十年
之功僅得經文明白供人之誦讀而已學問之道豪難哉

到署報伊犁將軍倡催川北民實邊屯南部欲實行廣西窮荒皆適日
重要事
午入乃車至新之所時已黃昏風掃淨除以待遂入屋
晚歸余近年市買魏碑甚多王僧虔可馬晞崔敬邕張猛龍及
義慕寺造像共十餘種
典故心閒明文何余泥登輯也
二十四日晴閱文覽劉靜修文集收補叢書中趨署車中觀書
是日署中依慶移入楊厨司四盆及一切什物皆得狼藉汗澤運往新居宿
挑背負人役醉臥皆應被余煩日頗不得息而舉會計公事皆停

不治

是午与内尼文舫小饮于同和酒肆因检仰岳陆衡甫随至即席共饮尽欢

晚归读史记魏其武安侯灌夫列传

二十五日病坐观图之览第善花宝集之与方彦闻先生传钱撰也嘉庆间人

向午趋署甘所白空有邮局函两人来接受信舍函即行为邮政总局也因因

至新公所已部署安妥规模粗定是日星期人极寒无庶务室面北有窗阴霾

蔽虐多人觐朝无甚要事

晚归偶览亭林先生传说亭林为本朝汉学开先发破说传称朱子之后说

信服朱子义理其后自著名数家外皆依之源善而因仍不知返矣

便学当别为二门矣曰传授曰便义毒为治义理者也治义学

者也反为治校勘者也

汉学之长在于能有余多责为矣语其缺失则又有二言足以括之曰校勘蔽辟

书以学献全便。

校勘小学之有疲累人之精神数十年患安假问义理不审古圣贤留是心便

典制何为者也

二十六日晨起观图之览后叶堂文集大兴王芑孙著芑孙即与李刚主同师欧

阳南先生者也俄趋署是日长官皆至为选入新之所之第一日安置已毕

晡后指长沙时有德同人来吊挽联编悬如多

歸覲原報使佛先申往君穆卿所為其本日諭旨中有云日北之馬出于吾國者每
(誤改)
(加)
匹價不過拔十金一匹日本訓練已後拔售者國直千金之有購之爭先恐後臣
(誤)
馬出何之便出洋價增十倍●其隊不可服心日不狗馬也凡物貴於惟人亦於
又諭使臣原時日生產之故過于消費之故乃謂之儉富生產之故不敷消
費之故乃謂之不儉富之消費
時值增前春仲論地海棠花秒綠●皆生意盎然喜得內云春華萬物多歡面性
無以屬對
二十七日晴寒不及陰貿易●拾惟外務省佛衣親閣又贈帝王像名錄通州劉錫
信撰趙署是日各長官至觀報要要南晴至順天府慕心出春孫戶不健烏逐歸

商前英國與國交空中戰鬪艇其製作已臻(至)善●猶益為軍中利器之一●(急)
出曰●海●我●戰將之受為雲戰此其造端也●電當日精火(藥汽)●廣●海戰之用大又
將一受為雲戰之用●
又某報紙云西人某將在海●舶沒新聞報帝用之傳電通陸地之消息又云傳
國某欲創浮海博覽會用巨艦●駐列百貨游行五州著名商步設人來觀
二十八日晴●(早)與幕兄在長沙汗至秦園陸風老(益)(少)懷師一落午過新安之
門即趙署是日林長官至林候處心討閱刀●(閱振作)●(作)●年余及向后以他事見周●(臺)
連諭及大局周勘林速●規●者官制釐權限於後議作事林惟之
晴歸北城道心通●(至)家未暮觀書
(端)

欲富人說勿長其貳行忘編黃氏日抄云言曰古人所謂存心者存此心于胷用之地也後世所謂存心者摒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哉用之物我世乃有好手浮食之徒株守摒念亦曰存心而士夫溺于其言亦物遺落世事以求其所謂心與此大殊也山曰佛教人念念念道念味念念念

忘
[illegible]山曰用人之道當其善其採假之宜[illegible]採也者[illegible]
任之謂也採人病其太厭也假又病其太寬惰故採[illegible]
[illegible]典可假[illegible]假又[illegible]
情之在天地間足以固結人群和鳥共處鳥共爭相處于不覺相帝于空
形社會賴之以生活者也言之必從萬物[illegible]何澤暎美[illegible]
[illegible]貴

悍戾之氣[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者情足以消之故情常能勝之用

三月

一日晨起雨暗晴開赴城外明倫招香時[illegible]舉貢者[illegible]至都蓋祖廷
須特恩使凡被舉于鄉而未成進士若或僅得附貢生者俾科舉最後准得再
試同于監[illegible]以出給
[illegible]午後署[illegible]報英自法俄將締四國聯盟
以[illegible]所將構架華幕[illegible]費請兵官命[illegible]歸母疾[illegible]念川妹[illegible]感塾作日記
得上海電[illegible]交割已告成[illegible]所納股銀也[illegible]魏此地當[illegible]初每股膠
萬今當出售又費如干時日難哉難哉
二日晴近覽[illegible]平何輝[illegible]閒通錄

何氏論忍曰忍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而再而心積之久多其
蓄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也不若隨和容之曰此其不思耳曰此其不知耳曰此其
其失候耳曰此其所見者小耳曰此其利害關我何不使入于吾心誰曰犯我十拔
亦不至形于言色然後謂之善處忍忘山曰誠如所言豈特不形言色我其
固未嘗為之動矣夫所謂忍者有強制之意也心未嘗動謂之有事加忍一等矣
曷如生城訪之我異源何其特卓津
余成挽何蓀甫先生聯語云公身以壽公名亦壽前有隨園後有曲園
自中余名宦在江蘇相隔集四省京官四十餘人
是日湖廣會館中堂事為長沙用感悼會來者數千人余至心撥

浦在仁錢張相度宅舍備舉貢來都下物候歸迅至蕃小住
三日晴觀圖又觀獻縣王修佑統坤大雪一層午後暑三長官皆至候與王蒲
前鋼士諸君談蒲歸日狂風雪書為靜生神怡
庭前海棠數株四年來花地稀今歲始盛皆含苞欲吐生機盎然冷淡閒味
樂我忘世事
燈下閱摹古碑拓本得閒趣作日記
學書作為師詩皆似蒼人自述天機超發出塵不受羈勒可謂所謂自由
其真率也情好是性趣者鄭且少哉
四日晴觀圖又觀神州刀包論宅札記圖訪益道人周治安柱序讀柱序暢抒老者

余淺乙三五年前通化學校（裝）造學當先借初年胡野園蔽風氣阻寒之時彼
即借志研究（受）受知于醇邸走時人以西學相詬病故其名不著如徐建寅於李
善蘭皆其同時至契者也
陝益為随余乙署午後益為先去晡視報端午（榜）請開爵捐此議者有人劾
之房俟歸視書
漢高成帝業（業）莫不自佳陰鄭侯諸人功然而撮叔孫之禀塞咸舉之險形勢以
得（得）又以（叔）汲黯而撮其備使緯信（緯）得長驅無阻卿食其之力也乃后以淄扶
立代王太陳諸呂以安劉氏莫不同陳平周勃功也然而交驩將相（相）如卿（卿）
同心（心）戮力（力）急患以成反正又歸于陸賈之一言夫卿陸（陸）二人之於漢家（家）
（減抱與也）
（失）

安危之樞紐者也其功大矣而人多忽視之者何邪
五日昉覺（元）為仲巡集有虞通圖序作順天高等學堂六大字訪益遺人候
益乃自謂幼通烏程諸內有教士擅如信伴尋食夫婦口角之類蓋幼時為塾師
禁錮高中自朝至夜深不許閑出讀書終晚輒當之于此久而通烏忘山日昔萬
李野（野）為其妹（妹）閉一樓中（中）築之下樓乃盡取樓上所藏書徧觀之卒成博學益乃即
其人也
前見葉澤書云凡血統婚姻者非醫即啞益已云以實驗之亦不盡然惟同母之
手足或有是耳又云禽類純生血統婚者所生亦不弱余徵之鴿類而信之
（訂）
（字）
（園）
（書）
（圖）
（書）
（圖）
（書）
（圖

種穀郁盈懷袖并惟方鼓琴為余徐奏一曲泠然也信宿談久之因出酒肴對酌樂也東坡作倫名陽樂也異如

六日晴飯園又覓東明王鵬使南遠事趙署補大集合郡同僚飲于德昌飯店

出者三十餘人謂呼天樂伶倫氏空樽盛會也是又安得而多見乎歸舟夜歸

七日晴海寨盛開白者与梨花無以異蓋九過南德使清息之所行將出寨又有遠行留中治衛補賀壽薄午到署与公初飯士談飯報恩寺過南補歸作日記

（左南宜作）

飯亭林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改其實唐虞之官亦不止于百而盡其治而命之者

二十有二人其綜九官之佐及析伯与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注以至州十有三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于天子者百人而也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監門者也夏商之世法日伊而人主之職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視于立政之書內至亞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庶徵盧塗三事及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憲典楚之亂報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沿凡王侯史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史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但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倚幸乃物其資官分占州郡下及卿官多降中旨故有刺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

州郡辟士之棲寢移朔逕以朔外更不得枯殿由此起也是日閑者持制の別命拙三字旁書薛行又其遣詩一冊

薄晩金阿原過渓●刘観園中林石誌賓花原覧碑版飯後去復余信衡甫許観劇

●●益高乗庵皆花余為益高甫曲園留別俞樾詩云平生為此一名姓勢畫精神八十年今日猶将真我去任他塵臧与原傳益曲園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許年八十六

八日晴午趨署閑庵少弟之簡奉天迎侍益東三省以建行前徐世昌為揔●●督庵迎侍三人庵与段芝貴及朱家寶也覧報之要閑●●午晡訪徐朗秋賀

其母壽又過庵賀喜即歸風起塵沙厳天夜作牧許星輝書

九日晨観書不出昔午益高過渓留午飯

是日論古高携来董東山水長幅及高澹游張東谷山水冊页皆精品

庵伯王胡黄孫来祝母壽於冬姉亦至

晩随益高至化石橋因指恵豊堂●●●

吾子誉所責生誉左守碑字一联蓋動有神　于誉是二我老友當先活初
二我年十四五時心七十依書為皆特並工畫為刻風雅寔世
浦西廣来二我先去
十一日晴到署附郵部左侍郎之前授朱寶奎百朴前日心降余兩日未至署矣
是午又親即抄順府并前光緒御署沿心抄墓見心放德使畫自来隐秘不
見明文浦治府署墓之未出于鞏来坐晚歸墓心先到家在世室中淡飯同
子倫生夜快心同人在墓許淡金及翁森子倫皆旁坐靜聽
十二日晴治肅邨謝壽又治朱長官書見西至署飲韓子恩南浦治林軒又至
神祠佛洋行購鐵廠頂同上海運至城往賀壽州壽晚治二我談

忘山日記　社會中何惜者勢也可愛者情也勢如山情如水山之崩也
壓斃人固可哀矣水之決也亦能陷人豈不可哀人當不得志萬勢之迴至
哀容身之地稍之得志又廣萬情交迫裁之若水之注人之情也人之居世豈不
難哉
十三日晴覓申湯聽集申公來佳名即未詢同人觀畫介表謝之又觀奧圖
潘生世過談我古星辰之婚程君来
當午送客親時報倫歐州政教分新之原因順天報倫主西洋行術之善皆有見
覓小說歸偶觀小說夜作日記
欽亭林有言曰殷之亡其天下也在野曰武庚之見殺盡武王

伐付宗爾不設社稷不憑殷固未嘗也所以異乎暴日者不私諸侯不有天下而已

武庚之存殷於十年使其不叛則宗可毋時而與周相忘於也

之所共祀所謂尊俯曰尊俯者天地之一帝一道也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

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於其中求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

十四日於觀奥園覓明遠南望著味築為文集送出城各好来訪者宿於州治之至

仁錢銀照諾斯同里舉貢来應試者候七義善源午後趨署商部中長官以京

漢鐵路側煤窑及南苑牧地交涉議員會議余適到未与議也是事靜生視以

說晚復至順天府知縣公曰候任矣即歸

持論以為

余嘗謂日我日萬事皆豁吾有常法以治之我日惟豁乃佳豁吾為我日有信

慰吾意及感用与殘疾之時皆豁也

求甚常依前

研文味廣

何以人不愛之

十五日觀奥園寫雪馬往勝蘭意東歸趨署是日朱長官候任辭衣冠首

見晡後春者胡同勝倫伯英入見王相晚歸是日沈雨人召飲

撒見明

十六日晴趨詣幕兄談忽報稱黃春生至有事相告急歸則則情一人在坐孟順

天候補人員王姓者在署充監印收發忽自辭差謀不法於學堂肄業今此來云

候任又以他故自悔謀復回逐來西余向幕兄周旋收回成命批準之判於余

因為言幕之幕之不如去是午間黃春生午後戚伯玉至子衡昨夜心先在組

羅伯玉去春生子病困沓余往視園中登亭眺望俄坐余亭中閒話休
燈徙極盛有漁使者鄰姑錄一二也字舫四書七問之歎事未而封日是也欲倒
嚼疾錄可非也夫子覺不而安日若是也直性其中矣川字舫四書而一介不以
与人之是非之心響字去上二班射一物爆竹盡一盤叩響極有趣
晡有蜘蛛者小如尘即去佐安至昏晚乃去夜作日記視小說
十七日雨視書及與園文覓小說傳俄趙晉臣午間長官仰園署司庶研
究洞查事領備數有治事之意蓋署中數月以來官制不定人心搖之吾儕
醫失志長吁吹秋少川又去用部之長官陵亭二人皆不可數今閒有是事
姑皆從俟也喜

清晚晴自署歸仍視小說
我國小說中之空前絶後最多奴顏婢膝者也
是書外國也有譯者當与地球同毀
十八日晴視書往賀桂月亭家祝歸出城至仁錢街陝巳署視向辰董園基覓
小說人言頗不記為周易而後第一部書小過誉也其書實合通旨視其初用
春之好了歌即可悦於与內如葛仙翁筆南而一方不足者遂成是書以寓言
晡歸是日陝記人●舁西式倚之真来坐之顧安適時園外林樹井鎖於新
春海案也非泳葉成陰所謂春夏間景物使人閒況怡爽夢庚至即去
夜作日記暴光歸往談

十九日晴 昼起 暮之在母房中坐 陳家常 余出與徹 視與園戲 趙署視書
晡往 與視那錫侯 尊人壽回 袁宏滿堂 立竹陳走透 留觀劇 是夜宿于鄰
部公所

人有 喜獨 居而惡 群 者 群 者 其性 必 好 于 靜 靜 者 其 心 必 好 于 動 動 而 必 獨 與 者 四 動 者 也 能 與 人 不 能 常 獨 必 與 人 合 而 後 有 群 又 不 能 與 群 以 合 必 能 則 有 獨 是 故 獨 之 與 群 時 為 消 長 動 之 與 靜 亦 時 為 消 長 也 然 其 消 長 為 必 不 可 偏 之 勢 則 其 動 者 靜 者 群 者 獨 者 各 有 所 愛 惡 與 憂 樂 為 邪 正 是 非 之 分 矣

視 石 池 載 眉 之 婦 人 家 酔 醒 陳 之 會 不 以 為 喜 而 以 為 憂 可 也 可 也 而 也 憂 者 何 曰 憂 其

病 歸 于 南 也 必 山 不 若 之 同 陳 長 舍 而 之 雜 是 合 也 何 樂 之 足 云

二十日 晴 在署早起 俄見 何 倫 衡 集 觀 小 說 晡 指 庸 卿 貨 其 婦 歸 即 歸 觀 內

書

倦 觀 諸 小 說 中 專 說 人 一 家 之 閱 家 者 頗 惟 視 石 之 書 與 於 是 我 國 者 即 百 千 萬 家 所 集 而 成 者 也 按 諸 我 國 其 不 能 免 于 是 閱 家 者 十 家 而 其 八 九 占 大 多 數 能 溯 為 我 一 國 之 閱 家 為 不 可 憶

二十一日 晴 張 君 者 準 來 自 云 留 學 東 國 三 年 習 陸 軍 今 將 指 德 調 查 欲 一 見 幕 之 余 遂 偕 之 往 見 適 春 娘 佐 與 皆 在 內 室 余 亦 入 與 談 良 久 張 文 隆 許 是 日 大 學 堂 舊 時 僚 佐 之 榮 余 亦 與 為 榮 文 一 通 書 衡 筆 也 映 造 於 吾 家

晩適商諸人假浜浦至署於同舟雲階補都司書留皆以趙尔異潤補
令之来都商報知之白陳疫病留逗不能去連召對三日為上所喜憐
遂有是命乘時探知其寓法華寺与如屋等投刺通謁獲音見自云为欲
乞假一月平克即復任晩歸視書
二十三日晴幕兄生日賀壽畢即趨署候至于公初是日國里京僚齊集行春
祭神余至神成合狄的子穀笙好撫弦諸人是日奇擾浦做陰詔當侍浜遇
陳梦陶就坐久之去治廨肆購書晩歸作日記
國家修二人之身也而脈不流通精神不貫注其人必病
侯國家百盛十分若其國多子其民

輸船商屬于國家以確定獎金及津貼不啻日本創始于三菱會社初由政府借
銀八十萬圓其後又每年津貼三十五萬圓以而共同運輸會社成政府又助給以二
百四十萬圓後兩會社合併政府復每年以六十六萬元津貼之至大阪會社出政府
又每年以五萬圓津貼之皆見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二十三日休星期休息童亦靜逸閑午訪二我于紙煙公司談及今春之為公二
我以為的是人物時空上態度有云心上云鈎常挂事眼中有人慣量人与二我同
治客寓相与為高相見圓借訪一隱者不遇浦小兩即歸 何如卿 即大侍郎朱寶
奎以字名狀其候職

我國政府借外債之例往往有兩之債實收八十兩已九十兩或實收百兩而須償百二
十兩之本与息今採以日本國債之借于民者亦於為百元之數往往民視文九十圓

世界之進化也人力漸變為獸力獸力又變為汽力及電力

鐵路之多數為四曰腹地曰鐵路（鐵油）曰原野鐵路曰街市鐵路其目的亦有四曰為軍事
輸而設為商旅而設為礦山而設為農事之事而設

汽船之別有五曰商船曰兵船曰郵船曰漁船曰游船船路之別有四曰遠洋航路
曰近洋航路曰沿海航路曰內河航路

電報之種別有五曰官報曰局報曰私報曰軍報曰商報其作用亦有五曰代送
電報曰回文電報曰至急電報曰追尾電報曰外國郵送電報

美國電局七萬六千餘所英國四千三百餘所我國僅九百四十餘所望塵莫及

二十四日作日歸來向朱寶奎說職又向吳仲芝約補左侍郎于陋巷補左侍
郎今晨趙署祝即抄見有旨旨一道逕命慶即實授陸軍部尚推其原因蓋
岑來都陛見面劾多員自朱以外如慶劾袁張皆不免劾慶四有二事一朱侍
郎一摺段芝桂謂外芝桂宣統始終以道員驟晉巡撫風旨慈聖大怒見
慶即大加訶責謂是敢蔽朝廷不如用麻索逼我母子慶罹震憾叩頭不
止比舉言則兩宮心思事事未必深悔彼很毒何如作
吳仲老至歸賀堂賀晤沂新亭汴新去冠林中有面南三楹極爽
前望山衣林樹層清疎隙隙願終老家投劾即歸夜作日記
回家欲伸張航業須知國際航籍蓋國際訂約法凡船舶之通行公國非有國

學船籍則不能受他國之保護而以敵船視之是不可不注意也
電話之設非僅供人之閒情亦使相隔數十里有造膝對談之樂其於警察之捕
盜好事最有便利故人稱電話為上上法官蓋信然也
二十五日晚趙署坐總那錫侯回話今兩書未見仍至署晚極倦寢一小時
忽被人驚醒則見即抄呈朱芝桂案有旨飭即嚴拿黑龍江巡撫之命而今
程德全補又有旨稱擢卿吏趙倜森劾朱芝桂案係說帶騰謂
曹錕歌妓獻手載振並以十萬白銀為慶親王壽特責成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
家鼐維切直俯察後果云云使人震慄忘山曰威極必衰泰極否來禍福相倚古
有明訓是不足異也當時乃甘九陽壽之辰歐亦連當躬悔滿座一何盛也

三日
又十文团報紙ヽ阿誠意陳ヽ淳朔厥旨ヽ究詰歟之自容矣嗤
是晚泊南部親厨即佛遠宿于署中
二十六日昧黎明起衣冠靜待盖參事書是日履任既至皆晉見命坐国
書履歷之ヽ於異邦年余治民供職報作日記
振刃于受改獻献俄一事京報登ヽ及顛欲向歸於外間宮傳述各自簡
俗風氣ヽ朝廷其肆於意忘負ヽ国家土地生民供其役献ヽ具可謂
皆是天日狂頼参師之突至以震慴手段為政府當頭棒喝豈不使人可畏
豈不使人可敬
参両書乃一佐炸彈也奚端天外飛来日前
逐使此界為ヽ変動為ヽ

視吳越憶中所藏者遠矣
補大風揚沙作日記
二十七日勝趨署俄参吳二長官咸至閤心催定官制諸件議定所擬底
稿又同服領有封奏大約保若堪勝任恭ヽ員補出城至義善源小坐過健齋
俄治仁銭杭州両領仁館心工設杭館飯有需時日晚歸是日風冷日不息視書
南南部奏言郵政應歸部轄而目前不能接受者以郵業毫未發達每年
須貼補費三十萬部中空虚要可善塾殊覺為難云ヽ今視日本交通史載日
本自明治四年郵政歸官報償至九年為止大率所出政府每年要
補貼二萬圓至十萬圓自十年以後除十四十七十八三年外年年收入不止足敷

費二十六年以来每年貼補各百萬圓以上至二十年則減利貼過二百萬外由此觀之我國所擔鄧政府每年貼補二十萬又何足奇但政府得人甚難所同胜後也今以一時比較遂不敢接踵何其陰怯乃尔

二十八日時風辰浦張文虎許冀酬何午趙署衡偽走日向西林拍徵候不能至署衙候宿甘石橋詣仲世伯涛人皆往向所保証恭有鄭孝胥張元奇李穆動馮元鼎等六人薄晚歸

前同向辰浦李文忠軼事云瓦德西者德人健將也庚子歲圍亞堂與聯軍大都兩宮西狩瓦时列國軍大元帥偽儀衛殿凡禁地皆重門復閉車馬驰如出入無阻適瓦文忠犯險来京帥偽貢良寺瓦帥往其入偽至掖門下車步行至殿之承

肯堂陸瓦大驚下階与言爾何故公曰此我國天子之居也身為大臣邪甚命何故上殿瓦闻而肅然敬之遂不相犯自是不復召之貢良寺瓦帥亦陸陸庸庸无所事事矣

又云南官之西行瓦德西欲追之李相阻其行謂曰东軍之来犯苟我邊警港岸地故易於勝南保涉險地重山峻險苟有重防萬一挫跌東軍威必不可也瓦曰無虞我軍騎卒軍軍後之東軍必敗仍歸李曰如是則平商矣瓦拊掌曰云云与前所言同李曰不然勝固勝也其後勝也猶勝同李曰不然勝固勝也其後勝也猶勝同也為故事加一有失寸与十與之間世得要挟瓦恍然兄之事状諸列國使臣皆称諸瓦果率一軍前往李急發向地諸作曰此係

其軍乘貨勿与我邵走也清（至）紫荊関一帶（以）堪壁伏以精銳利兵待（之）萃而殲諸瓦罠中計（和）已定東朝（午）見官軍（午）頓在（午）長驅而行此（午）之人說矣（午）驕曰李某欺我是何秩為也遂騎急來為備比至関伏軍四起倉卒應戦竟不能支敗還以（和）的庚（之）内賜黄四萬（之）悉委其地（佳）虜矣

二十九日晴晨（八止）指揮菊帥（之）遣署何岑仍不至署覽報視書与而辰決（之）

傅帰作日記夜佐妥卷收藏来留晩飯以車送（之）帰

四月

一日晴賓僚帖若来投園蔬幅低戦士余（和）出城訪（之）于泥壁石可坂潭見好花則生愛憐（心）人（之）常情（也）人（之）余以問（之）我曰是何故邪（之）我曰此天地生（之）機也余又問（之）我曰愛也憎也（悪也）悪也（悪也）悪也（悪也）悪

妙動ニ人其周身ノ血脈運行也速速則神傷人惟(佐)靜者其血脈ノ運行也遲遲則足以保生而延其年 忘山曰是足以入吾日記矣

忘山自状其人曰拙齋春雪ニ我自状其人曰古木寒雅

斗宮中二人促坐清談(相對)忽(不)覚有風吟于竹風乎舞雪ニ楽(脩竹)

(脩竹)童亦解淡茶調因氏名而格物之勇名所以立也

又訪幷雅園羅庵東慕歸

三日陰遊署(雪)坐過景周庁ニ門人見馬依談久ニ

魏武帝馳驅戎馬倥傯十年不廃書史爵文(武)定世揚ニ亂指揮諸将如撫支

軸坐在軍中(每日)好讀書(或与)(好)為人国基果持(之)術以致此忘山曰其心靜也惟靜可以制動

(至)遊署(四周)岑吳成至談有新開部数人来曰為風岐(曰)丁酉生者有張姓胡姓者皆(胡)有依美此邦(之)参議上行之ニ姓君是日下堂術增(日)員(中)封人律賠設定(員来告)

(事)事程及毎日須上堂毎到是為岑到部後第一ニ新政

(晴)暖署若打吳項ニ男渓復若好物(暮)卿暮歸家祭(祖父忌)

三日晴親園即趨署(岑吉井)飯鐵路溝義要領是日衣冠若好諸(吉井仏参議行迄及)部到部者

是書為日本商業校師表一著我国湖南人澤ニ其鐵道ニ定義曰鐵道者於布設軌道ニ通路上使用機械力兼有迅速載重ニ徳以供公衆陸上運送ニ用者也忘

山曰彼所以不提明蒸汽力者以鐵道包電氣鐵道而言之
鐵道之種類有平地鐵道山嵎鐵道登山鐵道市街鐵道之別其軌間之廣狹有
廣軌狹軌之區別蓋軌間標準以尺六寸半為率廣于四尺六寸半者為廣軌
狹于四尺八寸半者為狹軌此標準蓋原始于英國也
及鐵道漸及于各方便運搬山礦石此礦山車
道當英國有利蒲伯時輸至英國礦山外之平地亦有採用之者但其制与今不同不
過數段枕木釘以鉄片使車輛之行于上而已自後逐漸改良至一千七百六十七
年有某鉄業家以鉄之價格昂貴乃試製軌條以供鉄道之用其初不
為鋳鉄起見行之既久遂為社會交通之大計所製之軌為凹字形不免有
越軌脫線之虞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始改用凸字形而附緣于車輛之上遂成今
日鉄軌之制
創造汽機関車者在一千八百二年初英人佛西克氏有明時極幼稚僅載重
十噸每一時間駛行五里次于後氏曰斯氏我校于一千八百十四年製一機関車其
法益進為英政府所特許至二十八百三十年曼耳斯他及里比亞布鉄道成漸
採用斯氏所製之車以代其運送通信之役力而為鉄道發明之後了時代
浦出城已仁錢伯過生姓又至杭州復晤校仲過滬南
四日晴晩閱俄即一趙署參未至時署中外自北洋李得朱之函車咸拿編計十
部已多撤附夫像係一部余取之書為連平顏韻伯所編分甲乙二編

靜坐多事觀書及報

是晚華月汀召飲余赴馬幕見已先在坐有論中倭及衛將者皆云[illegible]陳三不歸
鉏番老將好讀書記力甚強夜與幕九回車歸

五日晴趙署映見即抄新本月論方醇王等覆余已止仍以查委實據為回
趙侍御因此嚴職向者多為不平晡歸作日記是晚與楚堯談

念山回[illegible]

天下有[illegible]字用而有用者真莫如諛諧蓋諛諧非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車即行送者亦散余至義善源小坐仍至公所觀書

日本國一氏有云鐵道之功紙不能往來迅速也其行駛時間亦有定限之使人趨行為斷趨于一定規律之中任時旅客貨物無以天時陳俄生中途遲滯遂軼

營于計學界之間雖自鉄道運送時間確定計學行為之信用愈以增進其勢力是故泰西人號稱鉄道為國民之一大時兵機者誠乎哉言而喻矣

是夕一山穆卿等各設于德昌飯店慕名及于車洞高僧人特性坐

朝廷用人之道洵(恂)不資格非也洵(恂)資格非也兩者當相補而行大民彼格而超指者必其有奇材異能亦其人莫任者則行之於使並時而有越人焉其才相等其德相鈞於是又不能較其年勞之深淺多寡(此衍)而(之)何(何)謂資格仍不廢

也是皆叙事中最切要之哲理

八日陰晨赴盟俶畢余向辰園徐久之心鈔衡浦漫全會益通人亦來因聯車出城赴頤和園就御部我僕之所余車編(過)不幾霧公所在馬廠北廟中西偏別院兩廂三楹為寒可居面西亦三間(楹)未覓心鈔(繡)携皮酒越瓶相与候之俄還車已泊園肆中(泊)食(堪)遂偕往萬壽寺觀賽馬時人甚衆樹林中搆棚廠賣茶俄日西斜与兩辰益高將寺中梅殿重疊(壘)佛象莊嚴(嚴)殿門外臨河有御舟泊焉兩宮幸此則乘以入湖舟厥仰俯岸上男女聚觀蔽塞收騶車沿柳陰歸一連日極盛

九日晴莊幹卿来小談即去暑中也署見即抄陸懲憲及趙炳麟各上一疏為近侍

御旗宛奉訓旨稱言官之有陳淺說言者朝廷亦深嘉許惟當酌量擇採之自上不以因言下罪庶請即予加恩云云是日李堂偕商定本部措限例編書因旨
評議三日內呈堂余就陳稽中資注故條卩日繳奉矣晚歸見芝楣是夕酬
飯于緣森寓中并悵夜深乃散月色如晝

十日晴同徐世森伴拗九春亟欲森往慕必許余逸往見之遂指署觀書
鐵路中國有民有兩問題頗難決議蓋各有所持之說而要害亦互見者也倫若折衷之以為凡屬中央集權之國利于國有原是雖民有亦要害此說近是而尚有未盡者蓋天下凡兩端對持之說欲決其為是非必相其國勢民俗以立論所謂中央集權與否是一原因亦當有他原因與此相反者如所謂事勢之緩急等而不可概論

學說未可拘于一也

晴荔坡來訪者數人因沽杭州酒見世森晚歸

十一日晴趨署觀報及鐵道專義倫治人皆撤余端坐作日記晚于穀笙坐談至半夜乃
餞慕九于三興泥店余往陪飲是夕與心餘談宿堂中

論義中所言鐵道應歸官與學堂所論商業者各殊焉如所謂鐵路資本金當
常使股金多於債款息少於又鐵路建設費固定金中居多數而營業費
流通金居少數又營業收入與支出其多寡成反比例又營業費
節約常因增減日益繁多而得效果皆普通商業家金科玉律

十二日晴晨起觀書論人成某階干南明日將開議官制因治巡議堂倫評議之

規則婦人与債務者

鉄道講義云鉄道攬充例銷法增額增例生産地之物價必騰貴地之物價好落
而多地之市價不平皆歸于平矣然当日求平者必先求通攬充通例價值
平時想像通例智慧平均云云於通例高低必一定之理也

十三日晴訪那翁侯爵閣下署就書及報聞英人威其會議所由参議行之兆兼宿
布宇治川将軍提議十條一曰衆論大家治与反覆辨論其官制大綱皆當場
決定要必其相叙曰仮積極主義曰消極主義云云而廳曰設郵政電舩四曰設
庶務一所曰兩院云七科曰四曰外務科掌外交事曰内務科掌内治事
即主務者名目主脳乃散

十四日晴趙署理日奇擬記書及報

時報論道徳●法律両者性質之殊異蓋有道徳所許者而法律不許亦有法律
所許者而道徳不許如娼妓固為行其職道徳之所責也而定法律則許人
営業自立不可依物性他其道徳是教人俯情養成生食為社會之害也又許
其子孫授其父法律所不禁而與道徳背中大抵皆曰免其所為猶禽獣人
矣又法律係不係心云道徳乃并其無形想念而悪俺之是皆法律与道
徳相反対之重要件也要而言之道徳者内導法律者外導

昨又訪應吉中子陸衡甫許話五年前契闊夜分始歸今日晩又往置酒于燕春
園款飲一李中丞衡甫與仲●歸時夜又深李中丞坐有

十五日晴出城访沽重因宿杭州仁钱西塘工程皆将告竣见佐安仰嘏日中汤二我
修洩忘暮

以精明稽古难得忠厚以忠厚稽古难得精明余不知西林之为人何如但见其调
剂部下人一皆以忠厚而精明者也人材非得自学问其所选有此资格余不能
不服西林

以静制动以虚运实治事家之所须也

文有三要贵达贵简贵雅此应用之文也若夫诗之文加二条字曰高曰深
不达则晦而读者难知不简则词冗而读者亦难明雅而不达与达而侵其界者
也惟简而能达乃为可贵

何以雅为曰文之部俗则人侵于寓言自他杂乎传所谓多文行之不远也

意等之文不主于应用故其遣词行气不局迭句不拘陈法奉璞观曲泽命时珍永
尚人身体也不达非也学问保定若亦自觉其易庸可
仿人不达也此等文叫为感学若
十六日阴风映微雨在署中与同辰同读晚晴即睡灯下检阅昨作日记与赞尧读
十七日雨益暑雨徼止以事往与詹重忽报正堂考到方仪上堂行过电
话宜同接电者声言考官保已备投而广招猎大鸟黑鸡与诸同僚集堂
上相贺今日言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俩与蜀我四队西将未
止方冀休息而不得命矣术衡言冀因之去时官制更变奉檄已就

贈而命先下所謂迟需不及掩耳方岑之来人心惶恐及聞揚去又多欣之不忍揚揚天下事往往如斯

余回驅國岑之去而返也感務宅狂笑不止人問故答曰西門鄭傳部創捐起良今日正盡于一笑中矣

時出城至義善源小坐因至杭州館一視即訪林雅正濮南忍閣若持刺入陳毅之字林雅曰此亦名下也之入素衣方居敬畏者名与詣重同字同士何盛同前有三陳毅其一湖南人治李是一同鄉字湘幕中四川人余吃入倫檢視舊書冊見林雅跋陳釋臧閏談佛法版本注仿覺目錄吐屬風雅余送坐歡其与林雅言談狂見之美人相倚為之神貽

落晚仍訪之我之我云凡英雄皆而身任天下事同盟所謂生旦淨丑備于一人所之者是矣安得四者之義蓋旦主伺淨主大生主正丑主和余曰然

十八日晚于電話中得消息陳望補授御傳部書蒼午慕兄来淡即去杭城駐防領袁之翰香至余甚驚此見親戚而年所所少猶健於方乘中心得初望情喜地視天下人無一非可傾者惟覺己身日之情喜雖明日傳赴市斬特是情喜之量彼固進國民主義而為衆生主義日以救苦拯難為願力余仰視之行見大士雲中坐也彼為今日我同演說大家社悲人喜人惠與世界彼為監督白之惠與女士治事如其喜其待人也以至誠自杭州来時与女校生別曰我此行雖兩月秋果寺釋於此生皆大災曰先生行矣我革達

守法以待先生之歸其感人如此

陝甚青過浦而不過浦吹笛送別郵亭之所

宜如至今共宿焉 是晚泛白山訪隱亭書

十九日昧爽日黎明 乘興欲大鐘寺求而晨不如返吳長官遂訪宮門候之

蓋郡邵未事未名見渭中与而不衙浦亦冠往賀杯黃老時林心補度支部右侍郎 黃千峰漢還之所吳長官吳彼後訪 見 訪 安人投刺此係入城余三人亦共往

值晨鼓小待而命駕將歸時日微 晨

時所居而面西自朝至午不被日光故甚涼爽連日陝而支甚斷之移入窓下余欣謂而后曰富貴之適人亦復如是

浙漢通萬壽寺柳堤上行晡始到家是晚与諸兒飲洪

二十日昧爽署上堂啓到高君 峰 相待自云明日將別諸君去蓋雲卿 赴 舅 凡所調部之人皆將携之去蓋皆其股肱子足不可須臾離者也親朋及書与朝士洪

忽山曰 利欲者凡民之生機也名心者士大夫之生機也若是則不可活

仲尼云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此不然小知是眼于小知也 忽山

將欲治大事者不可經小事而為蓋治小事即為將來治大事之練習試驗地也

晡邑義善源小坐 赴 仁錢縣入洛杭州復見昌士小洪邀入城

夜作日記

忽山曰凡大英雄出任天下事必備六艸何謂六艸一曰腳根二曰肩膀三曰面孔四

日手段五日肥力六日肚量 附一录何

或问面孔云何若曰所谓生旦净丑 其三 其四种之 面孔也 然神其实乃能

有汤西园候择家住 妻 那张像人 那个 则何 其 那个 那个 那个

陈衣伯驾马仍余登其曾在
君哨驱车赴陵和园公所晤老心先在又有杨启葵卿
昔病电故中是
君亦来湖上正与晤老
滨余至亦与相见
遇
共晚食葵卿仍入城将
于明日南去余留宿焉

二十五日阴晨起晤老亦赴俄馆带赴
官门请安旋谢投邮传部侍郎恩
问是日见余在公所静待久不归知被宾端邸邀去午饭矣余
亦
自饱食始归
中国铁路指南粤人胡栋朝著栋朝为美国康里鲁大学堂留学
毕业生最
究工程学故其书多述工程测量构造之术

其序略曰举凡起点建造能使世界日进文明人类日多幸福者皆谓之工程如起居
工程修路工程衙生工程水利工程
铁路工程是也世界文明愈进则工程愈大愈重
工程愈大愈重
世界文明又愈进总由曰工程之有关係于世界如是信有所谓学
问
非可一蹴几者惜我国相沿委弃贱役学士大夫鄙为不屑也伊胡夕谈矣
晡又访二我是晚谒集翁香二我于燕春园假谈入夜
送慕陵登汽车一趟回
苇
赴汉皆要江输抵沪海回海圆往欧也

二十六日晴蔡鹤卿来访即去沿幕之谭男中趁暑是午晤老
见神成为报
性暑之事觅报

时报之议论颇有可观其
论评时局
胡
说
野之得失往往而能破谓
近来之治
欲图错误不可究诘皆衰败之气象也言之使人慄然又云我国如历年西列强
债随之公债券宜以造有信用之政府余深
韪其言

浦歸与務霖談夜作日記

二十七日晴省高過錄古貴碑版者来為余裝潢联及横幅已完好俄偕貴高
伯慕兄過後半晌之方勉丈至余即趨署是日吳子二長官皆已就報改东方
雜志

外國官制中有所謂執行機関者内閣及諸部長地方官皆是也又有所謂立憲
機関者即中央議會及地方議會之組織是也立憲機関四字余所未解
今世俗之相從来酬作者其目的不出三端一曰借錢一曰薦人一曰託事商務主
者則人之与人稔因居一社會中所以老死不相見安能辦之主義矣出竟不可哀
浦伯徐頌老甲其喪遇慕兄俄已喜鼓物因王許送出城過義善源小坐治仁錢

浦歸偕姚叔節視工程周訪霖伯見伯唐晚之城訪子壽留夜談九浦所
著之清子壽為本道侍御留別詩有云唐周治旨勤宣道始後朝廷有苦心
此可見南歸今日首塗

二十八日晴肯哉又至与周治蓉兄俄趨署記報

天津海関捜獲私運槍械七千餘枝又南營四哨兵一棄危哉今時勢也
彼革命黨潛伏京師及各省通地皆是亂機將發周不容髮恐皆
鳥合不能遂其志而以擾治安則有餘矣

財部之朝廷用人如方子周基虞悔其著置子不定豈不貽笑外人

前周日法有回返一舉必有可造人調查与我國有密切影響

一日起雨終夕微晴止晚陰未開屏當兩作計傳為人書扇倾日記

二日陰晨鐘八時鳴至兩內外登汽車行薄午到津附慕之居阿北李文忠祠有馬車來迎以至慕之及陈雨農當書告為頃城邀頃頭祝剛叩在祠內余晚送香葵車俄頃平折兩指纵于九集楠余時正香赴烏盡初後有圖亭曲折八勝惜夕林木空風廊小榭頗足消夏九集楠若俯其地供時人息賓所資以為修祠宇之費是日後平府边生有隆重陰陽圖及王顧亮兩子辭諾若隆南來自濟南陰陽圖来由濟口王向皆相傳北德者也隆高善堪與術晚席甚樂晡外舅来特歸京来与慕之一揖而別俄張伯納陽玉亦亦至候良久去余因訪

同中馬病，抛頓向已横成因往視馬洗面已能汎舟行歸晚世森仰城因至俄撫兄亦来因約秣森与諸人同墓于阿和居夜深始散

二十九日晴起去及會陰咸来往視慕之薄午出城訪澤之谈

觀人不易孟仲忠之論若樸君子可歎以其方人果難知哉

余作夢仙夢忽成一挽吳贊甫先生聯云在昔李生尚惟我公視顧我自方外後要吾人作逍遥客

日中方勉又約集同里人為慕之餞別坐有百內外侯諸公晡歸伴久乃夜

三十日陰晨慕之至車栈送者亦冠以雪車以送盖至坑頓小坐薄午乃暑兩長官乞假十日晡歸檢理雜物夜雨

虞復又半載不相見读之又为其書弁語自書所著詩視之虞復有左遷瘴地求甚殷往與衣購置之事甚不倦也時見過山堂中弟建為項城所囚金盡茶煙弟子所告神志市帰茶晩随余至祝中傍墓見帰小談留晩食夜与余同出視廟戦時帰已夜深

三日晩酌熟石冠往過陳雨蒼南書读良久始帰衰過日中祝中酣字觀我碑偶林立朕読甚飲夕酌西殿後有曲廊臨水過西過板橋至一園亭前宴酌雅俗可坐品茶又過東西南有小閣八楊牡雅竹雖閑未許人入余後飲即帰作罢与陰園葵車等談晤諸人皆他出獨余与陰園同步包園亭中坐候談論南西園天文家言今日空皆星与地球切觸し期當空以待仲 忘山曰西人為此事推算凡我文學之士驚天動地之業而家し不足愚於是覚之 是日午西林出京将赴粤過虚与項城相見晩与陰園坐人力車至日本公使館復宴東園風味甚厭食皆安使也車人酒食尚落余素剛し後未領略今始知之

夜帰観花香澤電作剛子頗し子廷士又侯于金陵阿棟其二家婦稚将要帰四日晴暮先将行是朝津往閻項城居午余及花香至車栈待し送者無数未幾車至通随慕之登車同車者六人余之弟外即陰園花香蔡車外俗僕編動車去北電風甚急至塘沽小駐即発過蘆台唐山灤州重山四合風甚好秦俄頃昌黎已北帯阿原有柳走絮魚風甚不過見秦皇島即泊し船同西林之登舟由此赴廈南村臨楠緑譜令子鴻儀来迎薄晩至山海関其地有外國巡

旅寓楊大慶供饋乘輿送入居焉幕之徒在此憩息三五日乃出関

五日陰是日為端陽節魚蝀鳴儛仲衣冠来賀浦潭令廣生陸馬至相見談久之去与幕之陸奎章者相倚同活計所居楊高數仞連抱十餘丈一覧平疇芳亭四圍皆楊柳是換旅舘落成一乗車入城也廣生治所小宇数楹僧房仅如西偏一亭園起造三楹八楹製二何以留客餓也酒食相饋已大醉留客飲夜出城観劇 而散半所服与女優

六日陰三五人駕車往游海濱濱曲折行数垂楊夫遠岡密起伏八九里始望見小邑其地有天后宮及海神廟前時俗呼為媽祖海方穏人起佰房一所迴抱与超視小野稲社拾得海物甚夥有形狀極奇者莫能其名遥見遠東

有物時云遠鏡之其狀似人名曰望夫石時風甚奇寒俄帰途復見夫石宮

同登帆西帰見七七人憩是迴暑布傍廻献茶極恭予銀餅二枚唐年遠作最幕見之熟歸余与従者乗車諸人尋詩覓対為楽浦幕之眠覚時同舩撃鼓可

乗車云云而云抜艙海舩迴佳云以特也候雲勢愈重俄而雨

七日雨往未止余昨夕得詩吾越為了朱仲裏烈居使徳相送檜関為情

厥海山雨欲来風満而賦此錦水下

封此一為別関山萬里情欲雲含雨勢高快艙舩撃且乗杯中酒応慰海外

名憑掬吾恨遮莫賦長征

飯後与芝香陸園奎章駕車出長樹関経覧形勢但見緑山

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書

稍峙雖決裂顧海水相連不絕隔見俄和与自國門以西山川不平車為顛
簸門有二重外山海關內曰天下第一關五字為胡文忠(林)所題余与芷香
諸人登其西城樓高四丈餘中題望京樓三字(傅雒)樓下兩門洞
達人由中門行(傳雒)登樓東原一片時有野馬(駝)
(傳雒)群升降(傳雒)登樓東原一片時有野馬(駝)
野雉(傳雒)出沒其間

後偶值是日阿有詔旨以慶寧無元軍機大臣醇邸在樞近行走晉晚詣王相同拍
病未得見(因)亦冠詣風老賀遂歸夜与稼霖等談
十日晴到署候報
阿在津觀男女合演之劇皆曰此西俗也豈知我國古時本自如是京報論戲劇
故陰極洋場太和音傳曰凡演劇曰正末曰(開)末曰孤曰旦曰淨曰丑皆男子當場為
之曰狙曰鴇曰猱曰引戲皆妓女當場為之又據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元雜
劇旦有數色所謂末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塗破其面謂之花旦今
惟淨丑為之而元時名妓盛以此取稱如荊堅之孔千金之類是也又故事婚兒(為)
溫柔旦張奉兒為風流旦則知元雜劇末旦多婦人為之矣又曰武林舊(事)載

宋世雜劇已有末旦淨旦之色自宋趙德麟侯鯖錄謂優人曰旦不
知何義遠史樂志大樂七聲清之七日凡一日管一調則旦可樂之德名故金元
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院傳色今旦皆以婦女(元)為之男則以優之少
者假扮斷遠而失其真可由斯徵之有戲劇之初凡所謂旦若皆以婦女充之
故元演戲有婦女婦女之稱其以男優假作為旦則起于晚近自明以來耳
戲劇之大別曰南曲北曲其北曲盛于元而今世所行之黃鐘調不與焉北曲
金季始元劇元代盛之南曲出于宋而盛于明自明以來遠越十年前皆相傳
至嘉靖而北曲幾絕二黃南調盛而崑腔興又北曲以弦索為主樂其音剛南曲以笙管為主樂其音柔

嘱陕住視吳佩葱未見因省車楼送子倫行其同学送者甚盛餞已仁錢杭
州雨佰一視図南二我淡暑歸 朱氏二表姪来京
覓余圖事
十一日晴晨衣冠(往賀)南門(是日王相公詣闕謝恩奉)
(慰)
(往賀)吳図趙晉親改墓過報 各乞作並賓治駢驛
政学文編載黄梅周孔学君学誹与余初年所作主持之説西谷彼謂自秦李
斯焚書以来陽借孔学之名陰實行君学之實蓋叩陽儒陰法也微未指法
家也指異同
黄氏推重我図之親文侯為表章孔学之第一人蓋彼受陸子学同時之由子
方以千来皆出子夏之門蓋故我図而後尊孔学之真伝莫此為者矣親于図
為二子其与文侯之相厚皆有賴柳君楨醇於出于儒者之行者是知吾図

君楨之妥限以為儒術所改(変)大不然者
黄氏又論曰専制君後之成立其権多端而其原則由于人各為一身計暴主操
富貴利害(利害)以役天下士衆人不計其辟之富貴得失也則為一身則多之矣
之且不惜自殘其軀以保守一身之所有忘山曰名論
陕往賀慶受老図治我当見盛為隷庵帥歸俗身得詩一首嘱之斤依姫人彭
鴈蓋勲鴈与吳燈相神風慶中図以修身許鳥其人能詩工書列美書風雅
(及)
(佳)
(及)
(及)
(及

十二日時到署辦裝

敘納与吳縣最貧苦人士凡家字不滿此數●餘生昔人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之語工極又向有人呼●為飛絮走無者余戲之曰尔無夜就枕時肉飢猶●一團也

清午陳長官事名以見招南署相之園屋在●●湖上者已為部中購置命余率人往●接●及飯後余適偕同屬心鈞乘車而往視地在●●馬俊相近同一百餘畝沈以阿堵柳及楸樹●●密中有●●●●會三十餘楊樨相映回采也●●登最●凡扶慶樓窗望蕭然大有今昔之感俄又相与至娘三廟小憩晚歸雨滂堂到家已各王夜月●●明

十三日陰連日酷暑昨雨甚郑以屋期不趙署家中閒坐清午作書致慕九

陝建為過談

陳善閑邪閒之敘昭葬飲水盡其情●成聯曲上言忠下言孝建為寫余書大楷懸諸中堂

天下有矯于小人●之才不敢為惡而自附于君子其人不足貴也建為云

又云存恨偽君子貪小人之利而博君子之名

又云情中有理理中無情忠出曰枝條

余閒讀為以所見之人才建為舉三人一曰李祖植字數青直隸通州人一曰紫風岡字李仙江蘇常州人一曰洪壽彭字述●軒安徽人

是年赴陳長官汴閩陳之行事

十四日晴晨趨署南署相國屋中早餐畢物及庭前花卉皆贈部中急遣人至
園檢視保存俄除長官名余以刊刻部中告病公用鉛字排印一部余措辦又命
購水箱一具陳侯王相暨奎東良仲見過閩泉晴出城諸事皆一一告預結指京報
俾沿途郵寄不遇又至杭州復晤世森撥先俄至山倉皂復談重永林陵談
哲學之大意學所求包為學問之故府如百川歸海是故多一種學術多一種
學學其業務以其他科學撐地而求知其期而待其成也吾同友人蔡元名翔林
及短服自備學費赴歐西入其名學校求備身學日後中詢其所學何科則
曰哲學憮之蓋以可謂有志矣惜其出哲學而未之有見也何也彼視哲學為

諸科學之基

人格至于善上：乘其學其識其才其德皆必合而為一之學域以能當之分析
而指名也今之有同于海內者多不找
暮歸夜坐燈下
十五日晴趨署部中欲與瞿相家成立契券以附部署未完成改俟須待明日
晡後再往談
知人之學不可深注三人之性質才物千岐百異知其長必須知其短知其優必
當知其劣為一相擅權歷事方難之窮智明而後用人及受人欺之害
清晚在外多許留晚食夜歸

十六日時趨暑急揣摩參事而罹相讓園屋中得一奇商有二婦人叩門來回稱
屋主於昨晚回留宿不去俄電話傳云又來一男子其勢洶洶稱欲率人搬屋賣其
材迺告長官長官曰此吳賴也逐遣一馬弁持刺至海定廳所請勇敢者前往消
消至而問之果原業主逐好言勸其歸曰汝家有夫男性何苦如是其事好何部中
婦女屢次勸屋也二婦始強去日中余歸聞始往於迺馬弁備告余余逐
信其地仰便之迺已卸見又觀不同原事又有安動何原事武信僅安消
未成而歸蓋原業主意不動也時晚衛甫至陳長官亦到乃以實情告陳公
需若事之賊也此事族子儒僕若干受危之翼日即成契納銀而至是是役皆
宿廟中

十七日晨余及衛甫先歸昨于後襲亦日往臨暑並過今早一訊原凡襲人到署
兩壹已先在亦陳如此事吳于之大驚俄尹錫侯稱有住擾四之點不擬宇危人
以觀情後命一晴向陳云已歸乃往面述情形狀陳公頗喜蓋往意其林小之徒
而不忍釋手也俄歸晚飯罷納原庭院中表姪朱棟臣來小坐談霧為余述
滿人家庭風俗極詳

十八日時趨署与同危談

凡人有生而未事如一者有生而表裏不如一者有外似渾厚而實特刻者有外似
精刻而內實渾厚者人之所類性質其不同有如此此知人其難哉
有願心仕宦之人或問之曰何其一熟至此余代答曰家寒

泛々提倡和德宗其兩後所言自相反若對不知凡幾豈非人反覆之小人乎論出居士
問而笑曰不然非者亦不知為何所人故據是以定其小人焉論言者之過也蓋
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不反覆不立以為小人知不反覆亦不立以為
君子論小人之反覆也因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廣
累益進以為變動其反覆同其所以為反覆者不同雖然欲求君子而不可
得小人也
余推許之我為天下第一等人或問曰公心中推為第一等人乎抑京朝士夫共推為第
一等人乎余笑曰若京朝士夫皆知其為第一等人者天下太治矣
陝撫高吉余要事相商書屢動簾檢視余談如故高愈疑除近職

二十一日旗營署同署相國居有副將特至某出為調停可仍歸部有事有成說
又言長官論撫文治民政部崇厚西安街恰王府迤西之園居地基建衙署余及
兩兄與語至堂設宴話清固致美軍門獨其勿撤駐守署相國居之兵
陝撫王相恐伯補入相國談良久俄出城赴杭州後區處八條與共事
僕久之即歸余三在余寓中坐昏暮始去
同僚聚言有人條陳民政部欲集議祖在街上行者結事一時頗難辦為今
二十二日時趨署向西長安街之居地肅即已画允陳請即畫是日奉長官命速行
文待覆到即可收地衙署成立郵部大局定矣頌頌
時報論各國議會多採兩院制度蓋成于自然之結果非強之使從也如英國富

八年兩即有貴族平民之爭兩院成立實基于此獨德國不然亦以歷史上之
但淺不同今我國則古如姑蘇苧將來若有議院會南似以一院為宜何也
回自皇家外即無貴族賤族之分故自來所設立卿一而宰相蘇亦遞下倘平民
如是則又何必純參兩院使時累中多一重侵擾而徒博案牧師法之名無謂也
山日論頗近晚待余細研後去之
映余歸車後西長安行即歸得郵信俗兩帝圖述及財產論
兩陵太祖及太宗若佳城慈鬱之徵本朝氣脈之厚見至 行宮又見
高宗純皇帝聖容及
太宗所留戎袍兩有血跡此外古鋼鎖器極多見告徐唐二師可仿外國博物院
法一、罪刑等以服論作人將觀如是則內地人來者必多商務必益興盛徐唐
二子諾烏慕光月之十六到岩即晚乘車西行
薄晚抵趣夫僕即歸 王相甘、行抗即回人候之饋其帖往請
相回力辭乃作罷
二十三日晴趙署未無事作日記是日南署相國屢與部事有成議邦參已
赴園勘視晡歸之心訂明日成立契券蓋其地本為皇家屬并有人承佃其餘撥
售者渭之園佃皆堅不允售則部中可行文內務府或出示指索彼將一哭
而尚矣邦參議深悉其原始國務以利害動之事成
二十四日晴赴園至海庭飯肆中待兩辰成至已晡携來精屬僕銀四十五百兩
微陰与兩辰計初往永梅湯陝赴署相國屢次陝日光炎烈有回將至某為部中

錄旋此事者已先在淡及庚子亂事極詳矣補庵主王冕為作朱舫序傳
文俱見庵主有女極不馴試觀陵書又娴女紅迎父病殆殊受制焉役也接
生阻方若甚女居大半而冕為之傳主性悍婦亦與焉
園地向二次四園皆向楊柳堤之濱朱甲荷蓮芰芡庵之左偏有花間南薰
入門曲徑疏籬雜花盈階前炎夏暑風常殊勝直陳之意之也
薄暮與兩庵主同起居於梅樹欹者傑中際夜深始至陳公許述今日朝參
銀事陳之甚長
二十五日晴赴署陳公至下堂諭規定官制分五園一日船政司一日海政
司一日鄉政司一日庶務司凡不屬于前諸司之事件皆歸庶務司記命拖一合部所
用之簿籍文書格式是日民政部有人來議園所漾公園價銀補歸晚陳公召邀
往旅同明日特仗試書記
二十六日雨俄止三長官皆來莅試卷四十條本命排列八步編号數密傳案
書記之繕寫
欽卷就位由長官命題題為智投航海鄉政之告示限刻交卷未
午收畢陝長官拆彌封填補余為指正相朱汝見繩伯為余代撰恭報到籍日期及
稿余即歸夜大雨余所撰原稿成中有四六駢文陳云民生以隆屬之實基初之年
浪受重恩久竊官海民生國計徒懷報稱之心魏闕江湖不勝瞻依之感未之云
往此陵游林下莫收塞王之降施依依恍念時艱不改儒生之素性全向政四六
文今勉強成言為之其似與否不計也

二十七日晴趙署是日五司㊀正稿幫稿依旧船政司以庚者為正稿幫稿幼
政司陳毅充正稿閩款人葉文陳幫稿電政司施肇基充正稿王鴻猷譚祖任
幫稿郵政司周林充正稿陳士芭幫稿庶務司以余㊁充正稿金㊁恭壽幫稿㊁(榆吹)西
下逐与司像生陈壁堂揖謝晡与向辰合拟庶務司新法規則俄訪佩意晚在
杭州夜醋撒册仍坐有吸侯棟卿諸公
二十八日晴趙署与巡茶能商訂庶務司規則㊁又㊂午后長官命分割署中
庶宇為五區以洽五司十開日正日同安徽巡撫恩銘被刺而死(充予)恩何人即巡警局
會辦徐錫林也徐以巡警学生行巽業神請中西教師乘機以手槍斃之近傷文司
像三数人陳當場即被擒自稱革命黨讯實以供狀地字法院心血以祭恩馬

哺後王相与相討仍日狩未協相乘肩輿赴車棧步車衙门依迎兵列隊荷槍以
送京官同卿以若家族以相行太急皆不及送也惟舊同像及(充)祝友皆集車站時
狩未畢是日佩意以電祝余知慕凡已抵堅彼得堡去德京為有二日程汽車之速
究(陳)論毋(至彼得堡至日加尔湖八日
見加尔湖至哈尔滨六日)
二十九日斜暑所制二五司區而皆以朱油未放堂書標題使人一望而知同像已
徐(移)居往商之內外文牘務電報以暮貿鈔歸于典有矣是日即參以病未至晡
忽折简相召云有密事商諸余趋往出陳長官手諭云今日奏准車旅請沈秉成
却回漢速即整事俾順天府(即回海至日加尔湖)(加尔湖)(哈)
然可獲之邊歸至電報股仍其人在焉逐北而傳巡警言至繁其人(已聚)㊀室中盜守

不未就即參亦至以既獲其人告即退步軍衙門陳男的名持部中片文押往順
天府
俄出門至燕春園酺集同鄉七人暴雨忽至俄晴夜歸過陳長官許

一日晴趨署長官咸集同僚自忘帶稿外洛人司行走是日揭曉名單不及備述
者共六人楊宗稷周沛廣 [illegible]胖衣冠盛宴捐贈退勿捐貨俟日兒迴安陽余回中
傳佛濬陵大棚徐家先
殿得力二員曰恩培之安放洛回吏部覓我
二日晴應移回已移至前總務屋其舊屋改作內室 [illegible]番報監印收發二事
奉堂派筆帖式三人又晉賞戚司員二人值宿晴衣冠 [illegible]至晚差許投刺過仁
錢 [illegible]問病未入遞坊二我
余閒二我曰適來奔走無閒于傳書鈔寧中一般同先生見余覺其布慶俗氣于
二我笑曰怨山 [illegible]慶俗則二我市井矣相對大笑

顺又至吴仲老许投刺返归
三日陆趨署时以值所录于庶務图余因見陳長官請求由司指核以值所缺位長
因我有規則 遂付余修清後排印 是日急将前後日之来洛庁諸公姓
名補錄
已稿至趙懈清就去读俄文之人
連日賓客之應酬所題覓不得閒書及弄筆墨故日記中每一字可味者寄寓
四日晴卯署後安雷城中值所規劃拓印成大函即上歸 是日楚亮鮮俄特
歸夜与庭中共坐閒長官 赴園以明日与民政部會商要事
五日休息日晴答林丁鈞五歸心勐来小談即去會屠申寅依来住余入署逐往在
署午飯時向辰衡傅省歸自園之民政部之園地已妥惟歸我心事堂衡派四人

七日陰吳于二公至領蒙鈐記九日出領余回申 祖秋倖冊雨是日以承直所值班
不齋宿堂廡擅作二堂吏得晴与同直往祝陳梦陶壽見其子五年晚宿陳長
官許賀喜
八日吳于皆至久回商用鈐記是日郭斤提鄭賀英送大理院回咨大理院
原咨益陳長官前案劾柯鴻年一案與營私並及其家丁鄭賀英受賄等情
請旨交大理院查辦院中行文索其人陳公因密電屬直解其人郡守余索其
來文咨收回始不允爭之至再始移送到日抄錄存案晡大雨歸補作十七日
記林僉異常
九日趙署陳石巳至下札二通一為代丁惟忠林壽熙二人管辦新署事宜晉爲
中補楊甚珍仍祖秋倖冊晡歸小憩即赴賀喜已行余在楊森許小坐薄晚赴頤
和園之所附近衙一帶山色如畫亦佳境也子錢唐風景以至之所外別
燒門稻田數次夕陽欲墮清風徐來為之俯連不置是日長官皆未至由電
傳陳明早船出城余在之所中宿与二輩四漫一夢介眉一榮向春
十日晴晨三長官車駛德而至吃入小憩俄南湖名見陳長官余以要事先歸即
赴署祖秋倖冊祖未畢事至少未廳小憩飯後又至船改刻与車一出淡晡往謁
陳淫園先生獲入見晡出城至仁錢飯晚一次星之行至旨卿居未遇因屬很後
惟陳穗積俄赴杭州傳小坐即行語聚賓堂同鈐卿約也亦皆未至坐以
待之晚食鈐卿始來屬晚與以腹痛先辭歸庭中坐清致成寸番及吳洞石

書夜深眠

十一日陰趨署陳于二公至補葙閱員奏摘旨沿行各衙門陳之所心所請開借
慮
農工商部度支部史三部人員來兼辦一切心得旨允行今日始行交
兩部日不暇晡復詣船政局與李一山譚俄歸已暮飯後與朱氏昆季談久之
校
金陵大小學堂現有三百休所所開辦矣屬于武備者以陸師二所為
最銀屬于文學者以高等小學及師範學為能
又閱江寧貢院心被張李袁以十餘家金購去改為教院喜小奇閒
檢
前得天祥閣外史一書題曰漢黃憲著閱其序言中知後人有將為官人所偽
託者南安實嫡男以示子侄子侄以為贋作以文氣之厚薄決之
自恩中必遇害凡達官貴人皆有危心朝廷則更甚至引見之神廉改為驗看
命童入之勢猶豈不感哉
連日亟特不視書法不覽報章自知面目可憎決言無味
雨至夜未息又補報日記余以報日記視等身家性命十二年之精力萃于是
鳥肯輕易棄之故雖極忙迫亦必補記
暮見姪早四至相林儀得途中信片等不感禁儀心放之美其片之皆即留其
影也
十二日雨是日星期留兩赴民政部公園向辰已先往尚有丁厚高林頤清三君方
在而其余余到乘人力車陝自心始相與持盞周視各地園中房舍百餘間自

民政部
的費收回後有仍當費者有修補者品督漂亮如正房二房迴廊曲折
保望所蚌西西平臺可以遠眺惟前無正門可通馬路者時西中心奏明該
歸部遂擬迴斬第買進南邦民房為建造署門計是日兩中與丁林諸君
奎勛眾屋分別等次估度價值先歸清致連接旅店諸友諸人書
十三日兩止趙署是日上堂大愛陳長官之所責其故盖因此次甄擇司員中有
恩倍者自開部以來即隨余得庶務繞稱得力眾口一詞無論被邀余不免羞
稱但而愛陳之南昌言之明為報復所有良友鄭烏陳石見而大惑疑余所
薦使遂致有今日之辱而余處之坦然也世上風波之險有過此萬萬者余何能為之
勳心

是日新到部者有陳應清日將尊禕等共四人陳應清獲派充庶務司
額外主稿兩仍其舊
十四日兩未止趙署陳長官忽降嚴諭不許書記在司中恐其助司員撰稿件也
余尚有相隨辦庶務之書記二人以故示不得在司中是日有又新調到部者六人曰
及仁虎曰唐培鏡曰六保曰梁用涵其一人不審其名唐獲派在庶務司行走其餘
多配四司是日又諭刊告示飭指效舉貢之前弟者充錄事
晚歸南郵洗兩人君邀余往談夜見之亦適及陳長官與余衡突事盖南楊春城
侍郎日陳將將余為其營報也忽忽不已達人備告謂余負之余問而大笑
十五日晴晨趙署之自海門錫侯俄仍至署見子海若談久之是日公事頗簡指名告

示判就逮命人分拷已城內外張貼佈告通緝等語
十六日晴各報館來視余者仿佛談
云我云西國天文家所言彗星與地球相觸而不駭彼其所測之軌道或不準不知天空中或有兩星相觸傷事盡日知星之外或有氣以圍之相遇則生殊力自拱抱而不相損彼精天學者猶未嘗此也
地球必有毀期其毀也或由火或由水必先枯竭人物而後地球之火炸裂之若慮其為他星觸傷是大謬也
昨午民政部公園是日星期即遣員將其地移交部部余故佳招收之日中仍至署兩後寺趙揮扇不止旅役錄事告示吃出報名者約數百餘人晡散

義善源之園陸老戒酒廚肆代購改用判閱防晚歸佑三在余家晚飯後
院中補日記
十七日趙署昨招涼亭茶堂眾多人涉攝影為底盡官制已定將出奏也
是日甲摘稿二件內閣不開送堂銜一摺收公園容復民政部庶務所
皆此類瑣事陸玉老仍鮮依劇仍勤手辣不得謂無才者然性太偏急以言
言為憲法喜怒為是非用人皆重足而立例目而視談云太倉急則小疫池又
云小至庆則妄血為政當責大指不苛小玉老抑何其不倦耶也
晚歸坐庭前納涼夜倦致墓先書
十八日陰日雨在署事簡為改政司判閱防盡須俗旗逃大廣粵漢諸路

之詠極為其味至侵向醜京師其狗擅也俄而吳長官汗又訪二我談候歸
德律風至便捷之物也而過有重要事則又當防人假託不可憑也事今
親歷而知之語云不歷一事不長一智然哉
二十一日趙署吳子二公先至余昨日邀受德律風之誤以為他危險物今日亦
奉相助過獲幸事是日所為重行預約伴至午良義青保持五千兩銀券為
零賣至新署即民政部公園地是日收買民房十一所一付價員黑船載歸
小人未始無才不堪附于小人之身吾為才惜之
君子有才所用小人而不能為小人所用
小人而居高位必將倚勢而侵蝕其下使人報恩而後已史知不久也

何以謂之小人曰遇事將話須求不如大膽而謂斗首之士何足算也名之曰小人
的當之名詞
二十二日陰趙署作閑工厚為溝房價五兩銅三千兩余補發適陳長官
已赴湖吳十二公來余曰之二公盤桓久之曰是此間諸公莫若子能將此二公皆
至湖余先歸佑三留袁燕保來小坐余以明日乘火車制之余送晚亦赴湖途
遇康伸頤告余言陳堂倦即報余曰余時堂諭少春意放膽做是亦面見陳公
不可以至公所三長官陳公言甚恐曰房價內有未發也余答曰此固務令領不事堂
批准發擔與陳默然俄又復歸遠親其事余因索陳手簡曰時及方足為憑也
陳公急書以付余遂歸入婦山至夜飯于同和居時佑三將來去閘亦趙來共談

二十三日朝晨趨署持牒堂手摘兩公案堂領欵三千會散署監三省了厚高是日有
事改于明日午後二鋪相會堂領因重陳堂是日郵部官制入集事旨依諸三
長官皆合見郵部自去秋八月開始至今已半載終未扁俗定而必易長官六人風
傳趙伏余皆狀歷之豈不難哉昧于先後秩序純判兩卷歸補仍至署俄歸先後秩序
出所業古樹詩示余皆傷時慨世之作吟之有味至余感還庭前所折窮之大樹枝
已被匠人截去郁重陰稍稠其存幹尚高往來覺也居家每喜樹多若此樹迸一大
苦境觀王右丞詩集
余生平後未遇神逸之適此次小之試試正如造物所以試鍊余之心也十年讀書所
學何事尚因是勿易操墮志平日之抱負皆屢矣

左三引
雨〇微不絕

二十四日陰微雨趨署雨甚于長官先至吳陳先後到（值物李俄倩即小淡即）
是堂堂摘牒件是日約午後至散署散俗偶義善源雨愈不絕時據郵券三千兩依舊為零因趨赴園除泥濘雜行
以至厚于壽皆未來（侍相）待相俱至（值）是亦伏擊前集一一厨契例郵去晚
歸覽王右丞五古
右丞古體如律詩尤以五律為最如何村紫門外臨風聽暮蟬（值）（侍）水外有三
暮禽相与還（頗）得陶之神髓
人當俗務相（值）勞煩（裸）亂（際）抽暇覽古人詩為（值）為之心洗清源真味弥永
二十五日雨微斷止驅車赴園以尚欲續放缺也至則辞各一人坐以待之園中林

木極盛花果蕃多雨後衆綠數百風景物靜美

晚接邑劄知內外戒嚴革命勢焰益猖張盛直隸傳河以西滿新疆之民皆愚不測事之有無而我輩似此府欲皇之地不可久日或歟余娟者曰盡捕俘堂祷祀祈其害方息豈其然哉山風之猖忽如癘疫傳染編國中不可究詰庚人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事事動我等能盡之其禍愈烈惟賴朝廷執持公直以服其下且盡救養多啓生途以收人貧民俾有所歸如是則附從者家室人勞狀不改而自息矣

薄午復賢原二所又隨丁林候勘放荒卯趙署甫歸雖發薄晚赴湖時以長官命五日主稿明日隨時祝誦故是夕仲頤珀重伯揚衛卿暨余皆宿公所中

二十六日晨余五人皆怡服補褂隨長官至仁壽門外時朝貴咸集辰初二刻神威終之

余散余寺陌那餘侯至外部公所更衣是日那向欲于養年別墅在海淀迤西地名邑畢那氏家園有檜四二株荷花數畝菜花其間綠楊柳又雜木廣宇膠葛多迤東土山一邱起亭曰憑眺余及仲頤等五六人躋集其地得窗於四近見那氏專公即明相那相之妹手八十始神智鍥年月日夏初來此秋未入城晚年喜撥弄以供樂矣晡膳畢歸至家小眠夜風起雷雨甚猛有雨欲力夜雨終俄止作

日記

余今晨起見閻係四人者皆疾首戲欲曰作夜蚊多一夕不能眠余聞不知也笑曰蚊聲揚似同其聲而追彼此而躁余余垂睡熟矣皆為掖掌忘出曰余之廣世亦然

二十七日晨趨署●吳子陳皆至是日撰清鑄五圓印證片葉又拟定期拟考辦事
告示
郵部以設大四端員多●安慎不之開也物斤三于封套之大小低張之厚薄行類之
漆密以是日斤可負●●●●甚至自定格式而自速之專持求其下懇心亂
吳每望回負之作●
●●●●之去余男●●作不平
●●●●彼●種之与余作雜志与余有衙仇旁●親者見彼葉
倫朱多●●抱不平余不之覺也余視彼如小兒豈●欲与之報
陝巳工程●處●見林君敬卿俄治行李与隶庵益高談晌坊二我
二我云冷寒三友我梅花也子其千又松子再尋一人領不可得之獨有明月

何以為佰
二十八日晴趨署陪堂命●●新署地基图請購●量儀器晌出城巳義善源
小坐即巳分園商有隱恢之屋行價四百六十西俄佰貨佰三千隅盖計由郵部
保函寄回歸途過子蕃因至其家小談晚抵家佑三巳談巳夜深乃去
風雨內外大日有事調之說話欲但俄內閣●為●堂之●勢●所動搖由
又云過七月初一即惜費表
商有二表娘来都投劾皆以●●●●

三十九日趁暑是日農定期放錄事告示已派人協場借用五城學堂以其改暑假
尚空閒也補用歸
民人性太偏有失性太急亦有失得中之為難
今日人才情之愚小有才者亦自為人物而大用之鮮不覆矣
三十日趁暑時作日暑中又有偏傳警報事長官恐命廠查巡人回報係者陰午
防禦次晨談在此利復肆午餐治義善源小坐過井拓作三往甲辰
春又因厚養周年 長椿寺設祭余亦往拜哺後訪二我
舊俗喪必設佛 魂者亦借梵樂中其哀悼之情而已非必迷信而然也今者談
新者多欲婚俗設甚事以遵誓亦殊太過

二我為余之第一知己余之真相惟二我能灼見之蓋歷三年來察之于微
以實神會之
之事余能深知于無形處能窺見全豹不實於厚之一亞也
人謂我愚二我獨稱余智人謂我拙二我獨稱余有能力動與
準倫
我者鮮知我者二我也
余與二我自相友後用人之品物日益為學識日益進自信是量氣器中人物俯視
之矣
今者國家之危如累卵天下莫不我詆謗憎而我單視之正泡好一生機前動
社會
高視為可哀不必憂也二我有肯余言

七月

一日晴趙署是日有旨調到部者二人一曰賀良樸一曰鄭誠

凡為大臣者其治事也當知以靜制動以簡馭繁而反是者迺以動制動以繁馭繁於是當局者不勝其煩勞而事之叢脞也亦滋甚

事有當急者有不必急者有可以急者有不能急者事之非急必有阻于時而不能于勢而不成者

小人不必即是惡人其才小也才小而任大其憒事也立靜以俟之矣

以喜怒為是非以意旨為憲法專制之橫暴古今如日觀之昭著之

補治公園見林涌清徘歸烏鵲飛雲表

兩老主持孔西身學其說[illegible]是真誠立[illegible]二千年來未泯之秘也宋儒心學代之遂墜于空虛而儒教晦

徳安雲而電俄而大雨

二日原昨趙署男之回[illegible]余永調来部者也玉蕤有書命[illegible]余同中造六月分度支出入總冊時余同中典度支者徐君慕初部中收錄事在即其未應神部試舉京師報名亦扣除已何神部取冊来校對何尓等习其事故甚暇

晚歸閑坐之兄已到仮後燈下作日記

閑是日有張叔慎合滿漢不分畛域盡鑒于革命堂之事也雖然堂人豈少休哉

三日晴偕武定侯胡同陳德荘許[illegible]我見有雲掬舉人清廣芷[illegible]孚文俄訪佑三留午飯是日亟[illegible]茶掬曉即昏補右亟張元滇補左參議李擢勳補右參議陝[illegible]義善源小坐浦[illegible]芝先渓又遣候平訪妙雅晚歸

[illegible]云天泰家言凡所同兩老書[illegible]皇集筆彗星掃文昌盡主五十年陰首否塞天下無文化唐未某年星一見同治十二年又一見現今尚不滿五十年[illegible]豬庄之文期內所謂盖[illegible]若非天[illegible]之[illegible]謂也[illegible]無文不明倫理不知人道[illegible]祖[illegible]豬發作亂[illegible]偶有渓及修身立[illegible]學術氏為[illegible]儒今之風尚正[illegible]与是[illegible]相合其為陰首否塞也使矣天運如是諸氏四千日再越十五年後或有戦乎

[illegible]結論

四日晴[illegible]那錫侯[illegible]黄即趙署是日陳子振處泰未来吳仲老至奇熱歇慕初[illegible]

度支册又見唐尉遲敬德楊国忠規則收錄事參備齋臨用鈐記盛午出城至義
妻源小坐因往贺李陵琴即歸時風起雲合微雨而止
觀陸游亭集又覽明主人謀記及太白詩謂
明宗祝时于廣德梅造一城左名昭順北右名昭武南水門其後園跡西来借舍亦向
本朝入周建元順化亦預兆也
明福王監國已極大兵南渡兵敗地蹙一日召見群臣不決國事僅數條後宮之寒淡
欲妙選以補之舉朝搖笔由是仿視鄉吏院大鋪馬士英首其罔亦未有不亡者
也
太白詩意雖有徐沈聲不足其遂于老杜者在是

五日陰趙署卿李皆至不冠巫恭堂贺俄于晦老至吳陈亦来是日放本
署書记大雨趙為国法兒告示南昌铺妳息諸人係備明日五城学堂
放外来錄事場奉皆用底物曰鈐记遠暮乃罢
之各王吟詩不成
余嘗戲謂欲化尚漢之鬼仿唐女放出尚男加冠蓋尚人名曰不如一望而知
孰胡尚姓之音字加于名上使人忘其尚耕乎又漢防放之後柱仿唐尚人書中改
其國前之神法使為婦女若如是則漢尚可通婚姻而無形迹胥化矣
又有証防本為防漢人設今防欲化除胡城何必惡撫之以堅懷未去
下将軍都尉之名為贅疣也不撫証防而以是等缺授之漢人則防于何有

六日陰趙署是日午前三長官在五城學堂改錄事快畢至向辰子此筆亦
歸前日本部集議級俗圖書集成是日張人鉉歸長官大怒增負地可臧
度向來待長官命而為之余深愛前責備向部侍即接部吏亟是日
往謁不值因訪二紳
君子而居人上者恒以君子之心待人故能容小人小人居人上者專以
小人而有君子之才量者借之奸能其才重不足而據君子之位若適成其為小人而
已
七日陰趙署時長官仍在五城學堂改錄事蓋皆房地之舉負

陳不敢納意於是長官白兩尊面命共幣行代納陳倒力辭曰前以事屬掛堂上之
隨意皆某幣稱實陳之故余忽代掛主稿勢更不支雖一日亦不敢承任於是長
官隨下諭曰某次幣該假換回印編幣支庚某兼領云云余聞而異之因
拜稟作復兩尊書云弟視富貴功名如浮雲過眼此番共部中半年勞擾亦
等諸浮屠氏之時感之昧仍可幣不可常物今日之例適當也非幣也即望速
將鄙意持達錫公弟志心決矣所謂時移勢不可因弟一人眺決事往速請
堂諭選人接掛特恩務認真辭則弟能去心亦安矣
十日早午後微晴復陰次日不出覓古悟錄那宋坐錫侯来訪仍為留停
余事也余早知之預燒香者蓋謝過故未的見余

夜吹雨老過讀余寫詩二章視之
十一日陳方勉文過是日新學堂行開學禮余先至長椿寺小坐即詣學堂晤徐
班侯錢汸二我留午飯
二我得詠園后二兩云明月入像神清風吹我衣又与我余相對半晌忽得句云坐
看紅葉不知晚余因為為詩云每憶青山常捻若二我大悅
晡若抄那錫侯不過因往視幷托俄益齋亦至閒話坐出東方尾向西南四更
時見
焚急入朝斗天子下堂走古語也歷代有驗有不驗而故曰勞惑倘在斗心今已出
矣或云應在祚基之隧位又面向回若亦被退

十二日晴作夜四更起○視彗星光已闌疾行一丈餘視心漸眠○起時日已高盥柳景
視周易繫辭至負且乘致寇至子曰小人乘君子之位盜思奪之矣不覺有慨往
古盜賊遍天下者皆坐小人之乘君子之位盜思奪之矣
午後休閑午飯為題黃忠端公真蹟奉神周階時○法源寺與寺僧茗談
久之徘徊前殿廊宇規模相下時綠陰四布一陣炎日為陰涼界二人坐殿
前上周談○聞鐘聲○動地心境○悠然頃還井雅許一炊小夫兩併哺
○城指風老病滿耒愈○過寸着刈知与陳某衝突事已四登北京報矣
十三日晴將作天津之時命僕極束行具附四伸氏車去余先出城城之先談
余今註之棄郵卻此雖吃所謂果決力者余信有之彼棄之者程挾持其能貴

人時人之精力以為人○皆屈于我下豈知天時之富貴君子○○○○不授權于人
四
小人長戚之日將人之如等其身蓋彼日待害人之心固不免以此度人往往生人皆成仇
敵
至車栈午車已去遂獨宿慶和居飽宋儀極而低醒則坐小車訪二我談半榜日記
一冊晚至義善源小坐肉造新芽月下与燕孫葉共譚
十四日早起即赴車栈登車賊○行回車者張君招去○農工南部供職者也一路
假談渠云与慕久素相稔未午至津行具皆在長春棧余恐不隙移居大來宾舍
法人所設之逆旅也室宇崇敞飲食精美設有侍者奉時極慇懃且求為院

衝梳余頗異之有一陣風颶電力甚猛物坐欲顛且雜霰晡方息
沒有雲性者海上舊相傳五六年不見適來自都不期而遇三人假浹旬復柔
其性人彭蹈事甚詳晚歸飯罷祝荔日記夜收盛不寐月明
十五日晨急歸長崎樓欲卅早車還京不果訪蔭亭蔭亭於貴危在海大道
楠宇楚三倫時花樹共談時事娓娓忘倦留午食是日微陰不覩日光俄返
棧中過葉誉虎在焉自梅来津(四)春(廿五)帰談久之俄有報梅賓昌隆誉梅折
簡相邀余三也彦復赴焉果見過彦雲二人又有覩鉄山者名俗并知名士也因共
宿譙良久始散余因與電車往訪葉舟就見于甘雪後花園內葉舟文瀾山積
日亦喚暑佐項城記室六年于茲矣頃歸又与誉虎假浹俄偕訪裕中誉飯共
飲宅尤称風(見)歐(欧)人廣飾也衍郭村春画者傑大幅誉贈余二人皆醉飽而歸
是夕宿長崎家棧
十六日早車還都因車者偏京堂玉水偏居為造幣廠會計時来往于津京間
又一人朱鈍江蘇人在京榆車棧以事者也偏居手持陳玉蕊枝察銅幣屢更
相一冊以阅之車過廊房小停有販桃者桃(桃)味絶甘偏居備五善日中抵都
余下車即乘人力車奔赴東單牌樓竟肆日扶桑館者入而索食
仍脫簷楹閑席地坐簡外綠陰布濃(靜)雅可愛俄侍者李盤入陳于榻皆食(多魚肉)
品也且飲酒初飲余為盡數杯即索飯飽啖其有可清潔可食食已予以直遂去
院後門歸倘与妹婿人傑晡脂賀楊古城好汉李南洋南洋被之命信使後仿

二我[illegible]歸心留至夜作日記

十七日陰定叔庵過淡餓去余而后過留午飯為陳余舞老後悵形甚洋洋云

[illegible]于陶老極思勸駕且欲[illegible]調和其事余答云造訪則不敢違命當往

渴惟欲我心也以法三章皆一二汗我方可惟命不則汝二行汝身焉用

[illegible]為言之陝去晡陳詒重過坐良久去李癡癸亦至余意与論治事之學

陝二公皆首肯

時余坐窗下竹青蕉崎倩蕭然出塵靜坐對之[illegible]神往

陝家祭

十八日晴起烏雞發為丁姓雅書眼坐觀去惟錄[illegible]有客至素不相識者也飯

後命篤出卷打來視余者[illegible]陝何高誼久[illegible]晡又見之九俄至抗俗撫兒

[illegible]得抱之書知三姓父已于六月初四病歿我家治字行輩該無人矣

[illegible]陝多拿[illegible]飯周方子壯之殉又訪陳志鈞不遇歸已昏重夜飲葡萄酒畫醉

作日記仲默沒有書至

十九日雨驟涼獨坐觀書

海林載蘇卷直隱京口治與南与徐師[illegible]川同名卷直不起師川造初便過過

卷直留飲甚惟徐奕品高於蘇是日對奕卷直拈一子笑[illegible]視師川曰今日須讓

老夫一著師川有慚色

飯後元冠留雨治長椿書是日廣春卿侍郎為其夫人治裝贈奁甚珍晡仍訪我

淡二我日往方參之勿得事其之回專業風煙自日中本晴來機器中秋後
開市楊舍新風建築措置皆出二我三匠老樹四三株幡鬱若翠醜形生姿尽
天然物非人力所驅政也二我為題余賞月辛不果是日雨中二人相對酒傾談
晚序漏聲浪之如鳴鼓也二我欣然曰凡人靜中有佳趣
忘山若曰然
二我以近年
集南有所學校中所製學歌視余其九悠壮者一首録之離日
風雲緊張我未撥兵鳴呼东三省弟二波瀾錯鑄成哥陸克隊肆躁滿尸多難
大富遠东三島旗起雄心新怒舊恨併艦隊連檣進黃金山外砲聲之鳴呼俄
敗何喜日勝何欣各堂何日醒

淡晚驅車至義善源小坐因詣向辰雨中往未值在向辰許夜尼歸心深更
二十日微陰極暖昨夜雨俄仁錢杭州本年出入銀錢又簿向辰復至以長官
之命詣余作詞為計彼叩欲招遊留余日文行也待之一時無以若之若
驅拒則又懼拂其意遂偕向辰曉醉覺之但言家事煩擾待明不能遠出而已
晡閔伯衍過訪伯衍字彦与余望衡對宇而未遇入也与余淡久之余陳往勤
視房舍又同訪兩老淡
晚驅車往詣于恂老不值酒邨鈔侯及向辰皆不遇是夕杜六閔飯店飽食歸
新冬淡歸附夜二鼓奇涼衣加三襲衣杜三深矣
二十一日陰朗暑氣漸盡高爽快人得坐視書作日記秉庵過訪出園中菜

裏老樹成行輸圃錯落悦我
[illegible]深山小壁氣象中最愛城市
飯後吳說書伸紙作行楷錄古隱士小傳共七人以將以視二我哺芝九過沃舟士
亦至晚始去

二十二日晨起說書沃舟士王俄芝九亦來稼霖在坐[illegible]午
[illegible]倫官場事態寫形盡狀舉坐皆為拍掌

逾午与芝九舟士稼霖偕往[illegible]出西直門時芬生園[illegible]農工商部所設之農業試驗場也趙家獅虎猿兒鹿羊種二皆備鳥類尤夥大若小駝鳥其次則鴕鴕雉鷄鵪極小則[illegible]家美容以青[illegible]采色極雅鴻隼可愛時人甚稀遊來者[illegible]棚可以[illegible]晚歸在稼霖齋中飲坐有[illegible]舟士

前代傳所購外國諸禽中有麒麟一雙今廻知[illegible]與之即長頸鹿也余作樣
頌之贊咸席構

二十三日晴是日未冠往祝那相壽將那錫侯日中飯于德昌邀金而辰侯昳
訪蔡車南自杭州歸也昳日杭州飯小坐与樹九談因往過方勉夫遇棄夫
又訪仲穉書衡二我皆不遇入城過陸風老患喘疾未愈過銕廬譚良久在陳
棄卿夫人許暮歸張稼霖[illegible]係冀之丈来自南中下榻东廡余与共飯
茶談

二十四日晴以部中[illegible]日奏留因出指久長官許投刺謝[illegible]先過陳未見仍壻夫
[illegible]臺談俄往過吳仲老仲老見余大笑不止其意蓋謂陳玉著改与尔穉之不[illegible]

又假為尔奉留殊堪惜笑余亦曾亦因淡別事仲老隙相爱使人感嘅不盡
昔午坊二我淡及二我亦大笑既而曰玉蒼二手劝亦不愿尔自後宜慎防之又
其淡詩吟哦半晌留午食食也与二我徙倚棡间棡外雖荷红紫相间秋色可
爱暫見胡蝶翻舞花中二我感往攀之蝶来去自由不借人也
陕往過戴少像師淡良久去访陸琴陆琴適抱病狼狽將登車出迎未獲入
淡因語紹仲坐久之留宿懸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三公像胡貌癯古月隆直一
視是少福澤者曾左二像皆習見者也
晚往過于晦先不見值访郎钢侯亦未遇因過黃月老时端仲棡花坐方淡陳
玉蒼与余衝突事而余至月老云人皆為尔抱不平彼其子果當少勿盈者也

清晚又荟好顺天府治子任君像 祝京诗
中學堂內屋舍整潔亦陳玉蒼所監造任与余通
及陳之性情平素亦是不足為異歸已昏暮在同和房獨酌
二十五日晚是日為物霖家中田產訟事為代致書吳江縣劉縣三大令盡孫
民田畝多在江浙交界一帶以吳江嘉善之境內最多時以黎子鎮空字圩田畝之佃戶
被人經控其房尽侵佔官地實與其事地方习民因家非不逐所為因獨與劳
所載与之爭實故獲直也
陕佑三過談晴去佑宿城余亦隨往至則車馬盈門疑有貴客逐不入也歸就
寢
夜雨淋漓冀二日又于同和居坐有艾祖纲罢歸佑三又在余寓中淡
報

二十六日晴復衣冠出答拜來視余者昭朱桂老雅之兄許午飯晡偕詣三慶園觀劇名優雲亭甚趨有聲百歲者以廿首名者也同坐者兄弟四人皆已年逾七十矣（吳四昆一班）自卯至今按日三堂換善歌諧笑又（黃潤甫）（徐小香）（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汪桂芬）（孫菊仙）（譚鑫培）（汪笑儂）（梅蘭芳）（楊小樓）（俞振庭）（王瑤卿）（王鳳卿）（龔雲甫）（劉鴻聲）（陳德霖）（余叔岩）（言菊朋）（馬連良）（譚富英）（奚嘯伯）（李多奎）（金秀山）（裘桂仙）（侯喜瑞）（郭春山）（劉趾蕓）（劉景然）（錢金福）（王長林）（楊寶忠）（楊寶森）（王少樓）（王又宸）（王又荃）（王又春）（王又宸）（王又荃）（王又春）（王又宸）（王又荃）（王又春

乃是夕同治福壽堂觀劇婦女亦皆與焉盖以為順夏水災梁園中皆盡義
榜開慈善會名優皆集夜深陳群英會一齣即日孫黃赤至彼將許
復以江汝周衡事桂官肖台蓮桂芬三皆為百歲之將許金秀山三黃盡黃
三之黃盖德皆久得其身分冕精膏神無一懈筆誠他唱曲
二十九日晚觀書
忠孝兩盡自古難之必不得已捨忠而假孝盖孝之為道視
大者不幸處亂世者
忠為重也觀于
漢道芭胥周城之事何恍然于胸矣蕭芭為道西太守唐侯迎母道
為賊虜城出母亦芭芭必歸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可顧私恩逐惟彼賊母
事貧死芭謂人曰食祿以迎雖此忠也救母以全義此孝也欲盡而已周城為梓
潼太守道騎送母書歸道為得堅所獲城不降已而降堅以為尚書即城昌黎
四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雖全奉之恩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
榮況即仕于堅乃止忘山曰芭孰小義致死其母以虜大道雖死無
對其母也城創全其孝不憚屈節貴未當虜其忠所法乎
君子處此當知所擇焉
又田也報馬行書云周若母諸弟執于軍而已各紘不顧若豈小重其節于
瓊使以報而存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色之頃也忘山曰忠是何言
豈知夫忠也者孝之所移也孝本也忠末也二者不可得兼當捨末而
取本今救母以成其忠義陳紘不顧豈非忠人之尤者乎孝廟褒忠亦不之

贵立身者其知之

前自二我许晚归口占一诗以志今始成之诗云尘久不知慕恩忧暂归归白
云满怀神明月照罗衣暑气消期盖星断断
题为自二我家晚归口占

闻访一山子讲学伊陵良久去依于日本扶桑张舍夜黑治问原读
三十日时云冠乘车赴海南谒项城官保未得见陪乘孫
纫廷预年作为凡百无一是者惟此次用项城为相内政外交悉以畀
之差强人意

尘海南肆中饮酒观书吠生鲈及蚬肉甚乐

吾州处州始名括州唐德宗名适以触其讳名通议改之通处士星应括州分
野遂改为处州自古地名官名往往歷时而变者多因避讳未降格革也
今人以此堂言母暴梓言卿里皆失诗人原本见野客丛书卷十七
吾书载陆机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陆曰卿吴中何以敌此陆曰千里
莼羹未下盐豉千里与未下盐豉千里莼羹美但未下盐豉耳後此俗误陆阳曰千里莼羹美但未
下盐豉耳後此俗误陆阳曰

八月

一日晴訪二我時未至公司因造其家二我云此前境俟十日今已備期邑不到署
余曰尚須視望越日不肯遽前也二我曰色斯舉矣知而後集治出有為
俄又与偕至公司假障子隔
余攜日記視二我見余御漢頗苞晉南橋文人事大抵以自考本忠未此種名
義于古所未聞也於孔孟宗旨固自如果待朱明言乃視于父為子隱聲瞞我
人已有微意萬行孝為先孝既失則他種名節雖成吾不足重足不判之
論

忘出曰今欲破舊惰專制一掃先(也)圖(以此)明(不義)教(以一世蓋棺)

為狗矢民賊所羈制盖由商鞅李斯以法家刻薄學要始舉忠置于孝之上以降
主威甚至教盡忠于君而並棄其孝悌之行自是以来大義寖晦天下人無
復知孝之為道實先于忠忠重于孝而忠孝倫忠信四字相從之次序亦羽見而
孝於不有矣
然則我輩生今之世欲挽頹俗其以是為先乎
余向二我曰周之陳管蔡不錯殺其子厚皆歸罪大義滅親者是邪非邪二我曰
二人皆失道管蔡無良故之是矣周公殺之石厚其忠而業術豈無陳之二人乃
反誘而致其殺亦傷天倫于古惟恐不過舜遂之所謂大
義滅親當以此之為法過此即非道矣
傳晚至杭州旅是夕謁集方勉文待花農汪伯唐吳霍才姚翼堂及舟士飯平

諸人余于四五月間將仁戚及杭旅四重加修葺杭旅堂宇嚴飾光明郁
新舊四間之壁懸漢隸頌觀造像蓋於文明樓梯之中性存古意
二日晴延作書致四僚庚伸頌陳子壽包代伺長官前求調司及降烏布命僕
馳馬投之昧晡書得復惟同于晦老之前放出使國政察憲政大臣因在冠往賀
補出城暗芝兄復荷招車暑仙来過仍至杭旅是夕謁集藏即席觀劇通宵
乃場仲莊龍井畅為子毅衛君
貨郎扮汪大燮英國達壽日本政察憲政与洲光四
三日晴早間博達臣過談薄午後六國飯店招法國公使邱昌盖為邀達芝弟
乃失也未值即指秉庵許晤盖為召旦復歌為樂時四往觀劇過初景所

及陳詣重晚乃散余至杭州復是夕聚集吳澤之孫仲舉許季茂吳仲虎
及獨孤兩兄務森亦在坐夜歸雷電大作既眠大雷雨
四日晴遣僕馳馬赴蕲州聞者以僕將歸則合部鳥布未被戎服咸以為
行走余則偶卸可以藏備陳尚書此舉甚奇因余一人震動大局殊無謂也
俄于晦若暨閔伯衍偕至晦若有移居伯衍行之意晡出城賀郭春雷等
郵部侍即俄又往過陳尚書未得見即歸峽庫也傳尚小眠晚佑三
過談至夜深乃去
五日晴君往楊李城侍即淡良久即歸過午僧房未過晡復乘夫至
余時須作記乃登廁湯欲使發汗晚頃平復至集於初七將東行

珍倣宋書論古今米價之貴賤錄于此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弊民失
其業大饑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招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石
斛萬錢人相食今就食蜀漢貸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轉相先後亦未可知孝
未黃金一斤約粟一斛景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倍一石
粟為錢二百倍也後漢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余唐肅宗時
魯炅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倍也畢侯景食石四欵常平粟
書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倍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此之甚者漢明
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与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
延元國傳金一城陷中穀斛一錢漢宣仍穀不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

者等一石穀日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于七八百錢毋乃太過乎

六日晴觀書

撫王改修佛之中國不傳漢明帝作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弟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說列仙傳序曰得仙者自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說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祭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大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是乃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

晡坊三我小談即歸夜熱一汗作早眠是夕家祭不與

七日晴畧風不敢出坐卧室中終日 附自海外為舶舟代贈金二錢 已寄到是日筋僕送去 晨熱甚

減適午加增遂折簡邀吳澤之弟柔診視

八日雨晨熱減余以雨故用電話告吳君之行午後復熱如故

九月晴澤之来一見 余面 即云是受暑濕所致因為診脈並觀舌苔殷殷斷其為濕遂執筆作方皆除濕開中之品曰可服二劑余詢以金雞那霜可服澤之曰君濕可降不可升此物乃提升者也時余心服四枚

十日晴昨服澤之藥胸膈甚暢坐卧室窗下觀書

古人京朝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覲于東漢趙岐初名嘉生于御史臺因字臺卿可知矣晚近則除外省地方官外其京官率以家人留署者

晡芝兄過就卧室視余談久之始去

十一日晴静坐無事未服藥晡撫兄過亦就卧室視余讀阅春芳自陝来書与余譚之余連日皆侵晨起午趋又增長是日以談笑過度當日晡頗趋傚作祟忍汗出如雨於是趋解衣透體清涼

十二日晴小恙遂披衣至林園中散步因至齋中桂花欲吐儒阅諸書派連牌版是日饮食罔知味

十三日晴夜半起坐齋中静書孟病後尤以吸納淨空之氣為宜余齋前有高槐後有修竹其徐罩映于左右則楠西軒也每棠也植物甚夥昔日之食去炭氣故空氣為清所以養人

十四日晴至高中諸書皆厭讀抽得釋藏中大集經一部坐而觀之晡芝卧室小憩阅陸鳳老以事相召聊以疾脫俗三過余日内又熟覩西廂詞曲余於詞素不甚愛嫌其纖巧又近俗也

十五日晴芝兄来賀節成去仍觀大集經偕午還卧室晡雨鳳老有書相詢云張少玉侍郎欲調余至大隋院顧客余急僕復書稱頼任但權材為有未及耳落陝秉庵至

十六日晴澤之来訪觀大集經晡返卧室

十七日晴覺性淵詩觀三國志肯齋来午飯時大隋院調余剏文到即令侍郎赴有秋華書面訂亲誦稚俊人感佩晡余在卧室秉庵復

至

十八日晴澤飞復来診日甲即至卧室視傳雲龍說文古籀疏證及西陵縣程記攷訂極詳核学人所擅也又贈鄭氏詩譜

晚新君過衣冠新慧盖甫開坊得撰文連日城内外拜客

十九日晴使人邀澤之未至観芬子園書譜並見李文忠公事畧桐城吳先生所稍也又贈石頌記一卷俄後希而兄書希曲專人来此將未歸也日中飯至不敢盡飽肤作連日日記又録寫舊作詩論

観報畧路已被郵部查請派前美使畧誠為摠陪

資政院已奉旨建設故日内在中秋節前矣傳倫孫家鼐為摠裁議院之基

礎也余前在海上主持議院者八年今已不談而朝廷迺稍萌芽矣

晚命僕將桂花入卧室時母妻妹等皆往游萬生園

傳晚飞我過疾就卧室視余陪坐葬乃去

余之日来覽書皆覺無意味此何故也飞我云味在君不在書君飞為有則有飞以為無則無飞余歎為名言

飞我以將取歸諸事關集無巨細必躬親裁衣制履亦不免以身任飞是飞我殊以為樂也

二十日晴晚曲晨起臨劉文清行書冊頁

澤之来診云湿未盡化肝有伏邪恐以辛開化湿芳香疏肝

覽將甚生一斤石傳奇盡明窗底人宏勝〻為賢妃而作也妃為上僚妻
諒女當宏勝妃如曹作詩調〻旦力諍不聽卒以修威力自沈以殉
處嘆生德勝門外阿邊被南昌匪人掠起見妃偏身皆低條密結知是賢
妃遂厚殮葬〻自葬〻後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乾隆辛未江西布政使
彭家屏同斷事与銘山將君士銓同留意訪查表彰忠烈有所聞遂使
人訪〻得其處因樹碑表識〻其地蓋在江西城外隆興觀側上僚新建兩
縣倉〻中也將又著傳奇專敘訪墓樹碑事此外附皆共染〻有補遺集華
閱報陸徵憲請開議院不知確否秉庵至俄去
晚雨母妻等皆時郊外甫歸雨勢斷急雷作川如在余卧室談

是日清晨無事閱報迴風朗晴周南各南一遍
二十一日晴風連日大便滯塞不下吉苦黃膩每于中午倘若冷作泄所染
〻候始終未愈也晨坐窗下觀閱微草堂筆記排悶
是書〻可厭處即好言狐鬼而大致相同其可喜處則於敘事〻條忽突兀每
精思偉論多及俗見使人驚言醒快欲絕
秉庵兩報至皆即去
閱報已奉旨壽名省駐防旗民生計俾盡歸農自食其力与漢民無異
將來一切丁粮回江舉歸地方官治
日本對于吉林界務〻陰謀及其無理〻舉動亦一重要事也詳見八月二十一北京報

薄晚忽起風雨又山洞徑至皆公服將指人家賀喜

二十二日晴無風枯神昏爽因熱(沙)便帽後至高中適向辰至遂進坐時

談良久去日中入卧室午餐連日胃納少佳每食纔盡一器

映金赞堯至余後出見之是日在家座中移置几榻方位法隊張褥

細絨新替

昔高来仲華踵至仲老新(表生六月八)孫子以淡服菜致出痘而瘍

晚入卧室仍觀阅微艸堂

二十三日晴微風晨起服藥畢大便始下(進)早食盡飽仍坐齋中時庭

(叢)前新蹟(黄)教十本待重陽相近可以(賣花)(菜)矣家座中又(味菜)(有)秋

海棠二株(色)(色)鮮艷

觀昨日報紙仍論閣仍江中之南島實我國地而日人(欺我)據(地)不明(理)(曾)

稱韓地欲據而有之不知我國舊案此安指(可當)光緒二十九年韓國警官李純

久感越愬韓民謀叛聲稱南島為韓地實係我國古疆軍胡統領殿甲等平

定(其)亂因与韓官訂立忡仍十二條仍照舊例許韓人(斟)租種按年納租于

光霽峪往歷衙門是則南島實為吉省屬地決非韓國版圖已成鉄案彼日

本者猖陽為不知恥欲指為韓國領土在彼外交手段固所宜然而我之當局

諸公亦可梦然置覺任其取攜自由邪

今而後前哉微駐防別籌生計之詔旨迫端午端午橋余見其奏派洋

嘲千言援據今古亦佳作也

日中一在寢室中午飯与楊霖

朕訪閔伯珩淡俄歸作函致風光閔報

东京留學之華人悉其昌始書遠近欲為祖國倣篡法典甚盛事也

晡觀古今說海內有隨煬帝海山記一種皆備帝之窮侈極欲遠西苑

外為四海五湖內為蓬萊三島宮室●●●

江西[illegible]州教案又起昨来伯麥电言之作日記

晚雨廳纖不絶清暑持盃語母房中坐談上燈回逐入卧室

二十五日晴午風暴起徐步至齋中温牧集寂坐無事観佈場帝開河記[illegible]齋奇幽怪殊醒目也所謂麻牀漢者指何之[illegible]是[illegible]陋警有巨功卒不免斬尸之刑豈冥冥中有天道哉雖然場帝之開是何与秦皇築長城吾輿天下病苦之而後世則頗利賴焉[illegible]今之南北運河是也場帝之初意[illegible]則不及此彼其志一則欲鑿[illegible]以五百年後睢陽王氣唆手以場帝之為君猶應及五百年後其思治与秦政等矣

吳澤之来診[illegible]謂余濕化之邪未盡而又多勞新者俄去

注雪生過談久之沈雨老来視余延入男坐即趨署雪生陪午飯去

午後肯夫復至留食食已方共談成于蕃至肯夫迴未見余与于蕃

陛論國事並及余病狀晡子蕃去肯夫亦行

観報張南皮有疏立下議院之説作日記

二十六日晴坐南中雑菱王菱車至[illegible]孫霖起亦出坂談是午進食胃納稍進陝菱車去晡余又観宋徽宗民獄記及漢武故事極可喜晚入卧室時作泌陰未寐

二十七日晴閔伯行過余出見之俄去[illegible]余還卧室自後益甚昏延鐘醫服其藥鐘謂猶有痰阻塞破咳而唾之尤妙

二十八日微雨即止連日大暖 夜迅余亦伺昏愁不寐事怪梦甚多是晚以服
鍾醫藥並微解掬霖之余卧室来聲言江西布政使事有劣余家霧復
于鄱陽湖
二十九日肯高来余病於未減俄郵傳部通譯周書慶宋君芸子来
書述錄堂詢一通于余大意謂郵部既設宜採選久周鄱船電政郵
政事權因專聘西人譯之命宋君傳其事以余前之余正卧病不
能作答報以判付使者使歸

九月

一日病徐侯来為余診視誠見而下藥品中有石膏蓋極涼之味也是
日服之
二日迅未減藥似無效
三日徐侯復至仍用前藥加以硃連意則兩劑並進
是晚午後家中人相議非延西醫不可迎使人往請是夕葛女醫先至診
其藥味至苦其藥皆揭時刻銷並使病人服之
四日連日為病所擾昨日即怪梦仍疑或若不省人事晚何醫来乃男子
藥皆甘

五日雲愈汪雪生来視余病徐服至不知余服西藥也仍用前藥
余是日精神異強与談論久之
凡人安不愛整愛潔余雖在病中當昏暫之際則俱不知也及其清醒
不免厭思穢褻覺室中陳設稍有不整即非我所喜呼僕易之整齊之後而卧
室中頓改觀為之大快
時案頭惟陳藍紋花瓶一口王華人物白磁筆筒二堅固悠長讀之爹
睽即于膝奇好度南海梁天大集藏名山
六日雲愈是日肯高来閒談蓋余延肯高至家課二女及甥姪筆注
代治文牘

七日雲愈新舊許素名人山水冊甚多是日展閱皆精品也
我國人畫家以山水擅名者唐宋以後代不乏人其神妙不測之境殆非西人所
夢見亦可稱為世界上一大美術也惜其中間有不能傳諸眼目之人談
以為珠玉而珍惜耳
是日星期學肯高歸去兒輩未入學
八日肯高来余屬其代余復星嬋書
時病已退惟臥牀上養有時索牛肉汁飲之或索梨果葡萄其
飲西醫藥水也皆盛暑刻每飲二小匙一小時飲一次注字凡藥亦按時服之
按我國醫藥似簡易而又不免煩瑣也

九日重陽雨霏微不飲成五律一首錄呈
今日重陽節糊華狩来開風吹落葉細雨洒苔痕久人俱淡交深
志豈徊登高何足論狩有故人来
逾午時不見日是日精神頗佳晚新客来談
十日晴病日有起色觀名畫盈排闥
自新吾許俊来觀者凡七種曰新羅山人曰龍半千曰陸華直人曰程松園
曰越雪江曰王摩也曰顧見山余家藏者祇一種即明陸包山余謂諸人多
有佳處必欲品題則惟余已山子可稱神品顧見山精品上工越雪江精品上中
陸華直人精品中程松園王摩也新羅山人皆逸品上上龍半千亦精品
中逸品也
芝生過淡五十二必行坐良久去
十一日晴熱與臧硯川內羅馬古漪留劇因為趙叅時余為有隣上湖山一覽及
劉文清真蹟余皆為署叅晡又覓得前帚孰在場屋中与孫壽州書札真
蹟及先画帚公遺墨甚衆將何裝池
十二日晴閻齋所階下菊多欲放花乃命移至卧室窗外更供以賞俄貴
客以入訂共十位本有已大開者得多含苞因又成五律一首錄呈
郭道鞠華發忽驚病後人昨先一宵好秋色滿園新時節看將晚心期誰
与鄰多閒耦耕若千古他風塵

肯齋入卧室来余屬其代復友人書封肯齋諾而出

十三日微雨 覺新小說排悶肯齋以拙稿視余為增損之

又為陸包山書冊衮題跋

病勢已去惟飲食未能復舊不敢多食懼滯積不敢亂食懼觸犯也

每日食粥五六頓皆以少為主所謂養病不得不尓

北地早寒九月天氣已若深冬兼之連日陰雨昨後必大冷閱憲書月之廿八霜降下月初三立冬矣

大病初愈 亦人生特別之樂境又況又有書畫之供欣賞好友之切慰俟病勢稍痊怡精和神其樂可知

十四日休息日雨 屋漏不絶終日坐窗下覽小說又觀唐人詩略窺堂奥病狂未朱大放

譯外國書最難蓋國文字與我國絶不相洋在彼以為佳者我則謂為今不善譯書者做佳就彼之文法次序出之一如我文適覺氣質不堪譯者之大病也是故余閱小說不為少矣自林畏廬所製以外未見有佳者職是之故

薄暮得又山兄被雨至云將至海甸明日倩見諸相告談良久叩去雨益甚度至海甸必已昏黑

十五日雨止未見日坐窗下觀舊時日記饒有味余日記自癸巳年十一月起至

次年甲午三月兩已僱往來假也自五月而逾假自是六月七月以至十月皆無所記其後忽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再患腫鼓痛是以來不復間斷越十餘年猶如一日亦誠衆腑何以能如是也

補作十餘日記皆在病中晡覩報知有明詔京師改設政院各省皆立諮議局矣

是日虜告腹饑索食

夜眠甚安

風氣至今可謂大轉移也立憲也議院也公舉諸員言無忌且屢見諸詔旨我等居海外時余等居海外時而夢想不及者也

十六日大風晴寒余以事稟明承者挪棉一起盥漱畢食粥覩報十餘日後移

是時萬開斷多趣致候佳

是午日先射箇妓徵覓煖飲食一斛所進又隨前

補作十餘日來日記命僕改製表式表眼以御嚴冬

覩報同鉄尚書欲使鉄路加價財此費以供海軍之用（抽）（為其事果妨余似勿）（過大謬也我同今日利息）

安用海軍大可省此鉅款而鉄路之輸不可加價加價則所運必減于前是（利息）

改也為萬國所公許哀胡貴曷竟達乎無所聞知鄙意

落映為川奶政所致慕兄書

十七日風靜日麗坐窗下視本年日記自正月起以至卧病余（過日）趣署誰極恨遲

殷欲雜外人造成而利用之我國民也享鐵路利益發達生産又
我國民也民享其利而當國家賴焉雖加重賦民不病鍊兵興
學不患仰屋政界皆如上下交利吾前言之矣至疑借路據我
地乃迂論數年前各國創办今久不談然吾知其界域也
滇黔法兩浙日長江上下英山東總蒙古及(漢)三省俄(此據當日形勢
今日東清一帶已俄勢減日勢增矣)大抵如斯然關內外鐵路英(此)欲也英能越總之山東而
據我之京楡乎京漢鐵路比欲又法欲也法能越英之長江而據
取河南乎必不能也然則彼外人何利此曰彼重商保民國中當自
雄商能出殷營業海外闢利源者國家聽之且為扈保與軍國

交涉同非必延我土地也曩者嘉教西來我國疑(彼)將吸民心
攫我土今知不然益之投殷造路同此夫何畏抑余又聞(其)
曉(朝)(曰)曰本之占朝鮮也即以鐵路占之也(今)夫朝鮮
在日本掌握久矣視等己國為彼造路何異自造蓋先無所占
其國而後路之非既路而後占也使彼當時有人如我今日抗拒爭
自雄者能(有)乎無有也我國(且)器異於彼地大物博非一國能
獨噬必占之非不可不分非(啓)(如)戰爭不可既憚不敢動我
尚得因是優游其間或不至步朝鮮等國之後也使果能乘此奮
然圖治而度(自強)維新於可(與)(貴)國顧交通機關不速組織使殺

若(今日果)(貴)國既同于朝鮮之占也則雖無路何免于占使
猶未占也則雖路之亦不必因此而占耶之明矣

(保)(已我乎其言更似)(不又將以鐵路)

也一國之大無論遠邇所患者不通同此地貨產通則
滋生不窮不通則來源枯竭鐵道流通機關也前此無之不論
矣有此利便物是天財自裂漏其藍膏必閉中所藏精華脂膏
以惠民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日延故鐵路果能發達將貨物流行
土地盡闢百姓富饒富則教易興壽而國富財富矣百
廢皆興胡不強雖然我國此大事業當其民窮財盡有萬難
強人擔荷者富户雖有一省窘之盡竭所藏未必應急誰無父
母誰無妻子又何使一切不顧飢寒凍餒舉犧牲路中乎
曷知之以觀各省鉄道自辦者多久不成知之大都籌款艱難力

日益齋

不能舉舉昌亦按節為之往之造若干里俟其成昌移所獲利
陸續造彼遷延時日非三五十年不得告成也人壽幾何能待
三五十年國壽幾何能待三五十年一旦有變地已送人尚何待乎
百姓財源已竭朝廷需款方殷三十年五十年河清其難俟也今
者外人肯出股代造又或借我款不以路抵是何等幸福而一舉
囊張少年肯往治子不用惱恩憂無心得事據日本人鉄路亦
多中國案語云然曰是不而不爭為地域奚翅食爭為人種免
奴隸爭嚴詞矜氣自命愛國豈知彼固未嘗虛心精利害及
用等術計其得失也吾今為剖論之夫外人或投股造或借我款

之來何一日無君無君則亂起也讀易乾卦見群龍无首一語又知社會之太平世必可以無君有君則為亢龍而有悔也國初御史多由州縣行取法最善故康雍名臣湯斌陸隴其張伯行一派皆出於此比額是法御史人才盡而諸詞苑書即多迂腐儒生閭巷俗吏外間情偽民生疾苦無所周知雖其中間有直臣繼起純半有體無用求與湯陸諸公頡頏者鮮矣積年風潮鉅奠若爭鐵道自辦拒外款也而余別有臆見附備一說為鐵道之利商便民促農工商進化推懶不能通天下省府州縣枝幹密布無弗編能達是國境人之生計擴充而饒裕何

達國何由興今既自苦無力賴外國富民雄商助叶應急或投
股代成是何幸福乃彼狡然自持成見堅閉固拒果何為也

亦要自不讀書每日不有遺興之事故日記之栝窓時弘少獨坐陣前書至余竟
失其常度其苦狀而日記亦因之減画於前後亦不過一月耳遇五次
往俯於病中亦覺可觀
翰華威開領而來之或問曰人何不畏他色而獨愛花之曰色迎自然
而有度不似人為故也桑豈獨花為然事萬物皆必出于自然乃為生
美的之論其種美術家詩也文也書也畫也其發達極者莫不得自然
之趣所謂神來所謂趙妙指有容心便成脅鑿而与今日菊花頓殊矣
晴觀報有訳旬之者設調查局
又聞歐美各處電通於一二日前設廳開市是日来通電者竟有一萬四千

多忘山日多係電陽行有成者將廣矣向英皇深以此事為喜
十八日晴是日光射窗櫺間於披衣起早食步徊于傑人使生高中陽書
故種一四存四偏一六研亭林遺書十種一六胡文忠俄皆携至惟
六研高卷拾不齊
余靜坐每事抽暇亭林昌平山水記觀之記載精詳攸隆後博奈深古人
之讀書也其小細有如是肥滿者或於過目更平忘不然何其引據歷史
以報家珍滴水無遺哉此偏時備閱者四不能
名高蜀黍所沁恐置五書于前坐室午手處即彼偏備閱亦必心記
其事所於者或名稱有候字句有訛誤脫衍按視之不可百

清午已後考其書前述明十二陵之規制後述昌平一帶四河流山脈及
通里墓除要名勝並及古来征戦之跡亦攻擊家極有用之書也
又覧亭林詩集亭林之詩所謂学人之詩者高特的観之
飯後阮刻文選書東坡自論観聴基一函唆梨
取菊花数枝養室中盛磁瓶内覚堂頗書卷筆硯等物
晡観報得廣西南寧府有革命党佔據此風傳不知確否
読文選古詩十九首亂極神味固非後人所及
得閻東書彼心知余病益秉庵到滬告之閻東与余假相友善余急欲
陳叟伸代作覆

夜後読古詩

十九日醒時腿依例曰
枕上静待久之天始大明依曰先射窗角良久滿腿皆曰
禪映書几余始披衣起溜漱畢坐腿下観顔習齋先生四存編是書余
十年前曾読一過今暇覆観之
顔先生学雖孟与王子陽統法難之陽也中有数言極精王子何如何是中人
以上何以語上先生曰雖下無上如風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敢来位指
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来忘山曰先生宗旨謂上即寄于下之中
極是極是
蘆時諸侯王得在國中自稱元年是故魯孝王刻石文曰五鳳二年魯

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見亭林金石文字記
晡觀報見唐支部与農之商部 抄 講欲齋一天下度量衡不知果有此
事否
病起日有信来在次
蔡元由相林先後寄二書问于本日到 展閱所詢事甚多日内當致函
復之 作函作復閱畢書
之付郵人矣
二十日晚起坐牖向 東 喪弄筆札 抄 遠二我俄僕歿即付如子送去觀亭林金
石文字記又覽亭林年譜亭林壽至七十始終其生平足跡所歷徧北土者且
至關塞外所交者関中李二曲蘇門孫夏峯及朱舜尊李因篤諸君皆宿
儒也作後二我復札至則屬余飯食起居加意除攝也

覽亭林山東改古錄終卷倦極而眠不成寐晡起作復劭原書未竟稿
報至觀之稱日領 事 巡會朱撫云奉日本政府之命欲在吉林交涉局設立監
督未接大總統真巡會視正交涉此事日本無禮一至此哉
又
云我國巡會英 法 兵禁私售軍火獲文至皆允代為嚴禁忘山日崇之彼堂人
者又奚能為
晚省齋入談明日星期休息
夜舜生觀文選樵文是日毋書皆至醫院俄新多馬車去暮電話 生 詢之知
未歸
馬車稍 折 折 衝 尚在新多許晚作後始歸
二十一日晏徵陰觀顧先生亭林年譜真訛字脫誤之處又檢視仁杭兩縣出入

庚戌丙午前六朝文

作後作復函晉書補疾辛稿封交川妙明日回付郵局

是日檢得惲南田山水花卉冊頁此冊今昔在海上時置余高中榮頤今久不覩以為失之乃今要忘又見之榮甚山水極秀逸花木有仙家風韻可寶也

高青邱之書札四葉行書他書已完好尚有扇面四葉皆甚草就同全集太快意是日榮仰儀至廟肆也

報至無事時偷閑檢存閑抄稿編皆俾版憲政編查館別出政治官報二十二日時余自病後每日醒皆[illegible]問起必以辰正刻日光已偏窗九失生

夜眠刻在戌亥之間到牀不久即睡熟日之奴此

昨夕未眠之先覩顧氏性理精義今早又覩之彼竟直視朱紫陽不遺餘力余味其言誠足矯宋元以來儒生之弊而其固持之過激亦不免偏有偏執處如彼來門教弟子何不習將易為國家打仗生視社稷之表危而不能拯斯言也余將為朱子解矣南渡以來宋之將材如韓岳張劉一輩人不為少也我而仍不足以拯國家之朱門所造之人材遂足膀微我輩之人材何地無之惟朝廷之所以用至安危成敗之數在君相智諸博要君相者下于之人也若夫人材則基于而已苟上無朋有機謀之君相其與人賭基也盤之肯夠今廷徒匠人曰何不多造基子以供其用也是亦同益于維我宗

Въ случаѣ утраты заказно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іи, почтово-телеграфное вѣдомство отвѣтствуетъ предъ подателемъ согласно дѣйствующимъ законамъ и конвенціямъ. Объ утратѣ заказно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іи податель долженъ заявить не позже *двухъ* лѣтъ (дл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іи) и *одного* года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о дня подач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іи на почту, Начальнику Главнаго Управленія почтъ и телеграфовъ или тому Главному мѣстному Начальству, въ вѣдѣніи коего состоитъ учрежденіе, гдѣ была подана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ія, съ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емъ настоящей росписки или засвидѣтельствованной копіи съ нея. Если податель пожелаетъ, чтобы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іе было выдано не ему, а адресату или другому лицу, то долженъ это оговорить въ заявлені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подлинную росписку; при чемъ подпись руки на заявлені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засвидѣтельствована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мъ порядкомъ.

Росписка въ пріемѣ заказно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іи № 766.

Китай.

Въ Berlin

На имя Pao Ki

忘出日余為此論亦不過拾舉一端是全體大用欲民所持不可偏非正宗儒專
談心性不務實學誠為大弊故當時尚有永嘉永康諸派留心經濟
堕于空虚沿及元明遂專以講論談心性為學而小實學不可問矣且東書
不親矣洎明末國初顧亭林先生力矯其非見空宋為漢而抽估攻訂一風
開本朝一大經經之免專事虛書明于古而時今求其擅實效于國家則
又茂矣也獨欲先生編修在當時界域尚狹故推而廣之正与今日時勢
謀社會進化者有不伴而合者焉蓋先生當日所知之實學不過四神樂射
御書數以兵農水次之府三事而已使生今日則又將宇宙間更增無數之科
學豈不大快乎然學豈而為專一門精益求精期日實有益家國
羣先生固已先言之矣越歐

美歐儒而同彼於易先生之言乎先生真偉哉
吾於國初顧心折者兩先生一黃梨州一顧亭林二公皆仕彼舊時陳跡
日而創新知以先覺斯民者也蓋梨洲揭數千年專制之毒有如日照
當高州但孔而真諦為三代儒生所蔽專研求日實學用之學
今欲一一遵事實以期有用可謂明體達用至今日二先生之言皆驗
矣試問東西文明諸國其政學為何物其學界為何
連日供食極知味惟獨甚是日向新年許藥面歸用之炸下色黑
燥咳嗽痰汁下幾不能支
晡卧榻上觀野客叢書適時事見皆往賀御家服婦猶田生房中相伴

作日記報至又無事

二十三日晴趙益戚畢視書足日朗日至風徐步至庭院中仰面良久菊花時花盛開紫色種類(約數十本)久異(色)絢爛可觀

顏氏家學編次卷

顏氏識字儒人心中自(謂)空已賢於而不放心空日閑也渾言曰儒而曰猶言五霸不敢帝自王者言曰當翦而已矣未免過于刻也

顏氏云古人教訓掃除洒掃主敬教應對進退洒掃應對進退主敬教神栗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當固蓋控引而無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守身心一致如此功無往非敬也若宋儒者乃拋置一切專尚靜坐時攝徐行僂(僵)僵

言主敬去適遠矣(無所不涉入釋氏)

適手作日記時當(煖)煖幄飛鷺之余(執)春病反得暇觀書亦一樂也

漢碑上多有一大孔古制也蓋古人葬下有碑為施轆轤以懸(其)柩上以引棺此法(也)自周已然其後日下有欲追述君父之美者(功)(就)書其上後人因(而)改建于道陌之(與今墓道同)頭顯見之處刻文字仍名之曰碑而上(其)(事)孔適不復鑿孔焉

魏碑中帶以干文多別體字(外)當時風氣如此見金石文字記

宋書神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石碑銘等物建安十年曹丕初下令(以)天下厚葬者禁之(令)(之)(碑)(禁)甚嚴後魏之世罪之(以)(功)迭行之文(令)(文)(及)晉代遂林(沿)未替(之)(宋)亦有殊功特行無故(而)立碑者(例)(俗)及宋尚至於鼎陛

視 秩民存治篇俊竟商欲復井田大氏不覩今日歐美之治者皆持論如此也
封建
作後世事日和風靜商步至世房步浦始還仍覩跡究叢書
服飾用黃 上下通行 無禁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臣禁
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韋堅為衆林將望去紫
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
報至閱之余作已見者見持入一帙即 人謀拒絕英人外債書蓋蘇杭甬
鐵路竹內我國欲贖之矣英人始終未允今忽變計曰欲任尔自辦者以白銀十萬
之數借尔將來仍取償于我路竹又須以他項作抵也外部諾之 斯人 問 擬志
日此引虎入門也急服名爭之今日號報稱政府王大臣決言允英借款 以 蘇

杭甬代表人 電 力爭 大 國言激 憤 恕甚將改為官辦未知確否
二十五日起日往来出覩秩民存治篇俊奏 其 門人李璐書後謂先生此編特具
壯 年 抱程朱之學時所著其井田封建之說固善而欲進一解云詳見原書
早食罷遂趁至母宮中坐談閒步至 所 多 屋 御 室 齋中贊靜院可
喜皆奇 洞 河 源不 戒 久居遂還臥室付射 窗日 光 注二 爰取為燻爐
覩書午作後向夏乘失迴復指前廳事見二良久去携若柯文編及高青
邱詩集入
晡報至仍無事是日令修髮匠為余雜接蓋余接頭已蓄一月鬚二條不長覩
遂命去髮尚緩雜

晚董洞庭物及志任姪来過洞庭余堂長婿之子志任乃胎先[illegible]子也

二十六日晴觀書連日不快外甥包仍食俗伺又粥薄午視穆天子傳又覽干寶搜神記范邨士来視余亦就卧室相見

是日風甚未出屋觀若柯文編張皐文先生著本朝古文家余最心折三先生一惲子居一張皐文一汪容甫皐文[illegible]

朝至無事風連暮不息

二十七日晴微風視書早食畢周伯母房中坐俄藝惟帽前至齋中檢視書籍揚野客叢書及宋徐仙集仍温深卧室

[illegible]午後徐次先至視余脉曰陰脉也治是本脉脉中之陽六陰皆絶之有又云脉已無病尚食能健可無待補劑也余告以大便一旬因為投一方曰先洞腸作致慕久書是午[illegible]薤食頗有味

昳復出磐伪齋中[illegible]取五架上書時風甚出入仍覺惟帽揚周易集解六觀之

俄又覽野客叢書

漢自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凡國有被杖是月子居若母喪于有除三年者[illegible]

當時除三年為盡神某之[illegible]父丧三年歐名天下何間惠王行母丧三年作書[illegible]

[illegible]稱以為宋宗室儀表觀是[illegible]寓不能[illegible]三年丧者[illegible]眾矣可知矣

隋馬三史善用即字然有二解一作就字義一作若字義如曰所治即上意所欲[illegible]

予監吏深刻即上言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又曰其在朝君誤發之即危言不發之即危行以上皆就字義也如曰今我入關破秦甚善即不然諸侯虜吾虜而東又曰即有緩急真可恃矣即字義也即以上皆若字義也長洲王氏以為皆作就字解非

吁婦人曰又人曰泰山甚大蓋自唐時已有呼泰山之稱南朝劉宋時已有丈人之稱

卓不知起于何時

晚間吾來俄去時報生仍安事

二十八日晴風靜前生世房中坐又步至海棠庭院見皆高以晚恐心痛勿

歸去余因舜坐為中覺陰森多氣久日居是不可久卧室則寒

煖因思在內設一書案為寒天起居讀書之地惜屋大不宜一榻一案遊戲無所向如居舟中未始不可自得趣也

薄午已移置停妥汪伯唐過欲入視余因戴帷帽出見之時微有風伯唐談良久去俄一山伯至延入卧室中見伯唐一山皆為酥枕所誤事受重傷余則不然慶一切也

映波室高中坐仍置卧室觀玲瓏叢書

王氏云自古殘唐出于王公貴人無外家為卿大夫所殘又引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識歷孝河北尚于侧寒出江左生長之後多以童隸主爵事兩北必須重要至三四世乃唐而此猶存亦出自風俗之不同有如此者

毛詩書笠倫揣傳謂喜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
古者金多後世金少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
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相遺數金有二斗一斛者
報至見粤將張人駿電告防城兵匪亦擾戒官作亂始未
二十九日晴起視書
惜大腸燥佐鼠子而遺拠老朱視服其洞下藥無效是日服外回藥由穴不
覺其有何動靜也
甚矣小人之難去也以本朝
聖祖之英明沖齡親政時卩祖鄂邁打

欲卩珠一革人後得法城官社于其間致亡人君子無非蒙
位者有罹于刑獄者有遠謫不得其死者厥後鄶國郭陟一劾
原子室布滿于朝為國之蠹者有年
易長難消有國可不警夫
陳胞手之厄于阿山張伯行之厄于當神湯斌之厄于卩珠當卩珠在上彼
小人者狡險肆無忌憚
薄晚二我過談良久乃去時自卩卩許得官場現形記一書閱之夜眠稍遲
三十日晴無風覺官場現形記作者不去手是書寫今日外場中卩容可謂
寫形容物惟妙惟肖我國政界腐敗亦此而何言哉

作日報至皆無甚事惟湏廣院大受申陽吳大我同政作陽吳
申陽政作陽吳
申陽政作陽吳
申陽

和已余覓二集南洛奉

大風竟夜不止

二日晴晨向風稍息坐齋中小坐時集諸子內書客別外向悔日中和煖
時可以出向坐及弄筆墨偏閱古書治遣和已寂坐亦可隨意入淡

九上洛列羅三洛陳

俄入卧室仍觀況形記其刻劃人情世態已入骨髓

晡出治苔高園散步園中林木蒨陳葉滿階是秋未冬初景象

是夜觀況形記洛奉連閱得於人事皆笑不可卿

三日晴無風是日立冬余在齋中檢閱所藏名人書卷晚計今過

野客叢書云漢官吏著早其治便賤役者曰掾谷永曰掾之早衣之吏
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而樂傳曰周之白衣飛君勿言注曰衣治使官府
趙走賤人又當閉門謂白衣送酒皆是也山曰觀于此則知由漢及晉初仍
承改舉科案隋曰隋皁改多皁白宋葉夢得曰晉宋間皁字見
義出風

漢時凡仕于州縣受其徵命為吏者皆視其今為君故當時所謂君不專屬
于朝廷是以觀漢碑銘其屬同有為後世所驚異者其實不足奇也武都
太守碑斬日明府文長克君成湯今碑曰吏民慕德倫不得行君房俞帝

通海浪汗鄭國碑日為郡功曹忠以術士犯欲害誤造陳施薛張素碑日
入為主簿寒心亟躬長洲王氏以為古人用事無拘礙誠哉而小所倫于
此蓋漢代政治制度如是
王氏云孔門四科是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
此十人為出類拔萃者也後人誤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為十哲其實
不然忘山日斯言最的
四日晴作書致薩亭又信韋書致撫之飯後在高中檢書看望閒所賜
有便搜而藏者即更易新軸日日為新之又至徐茶一杯
去訪閔伯衡

夜觀書
連日報至無事所載亦尋常寬劉次源條麦粒未登記其言毒欵所謂
國稅地方稅分界皆諸國現行法吾不知其理財不出此術也
五日陰寒被重衾薄午稍煖始去一梁書致西晉吹庄每星期一寄
書編號即取便稽核又至高中檢舊書數冊始果返卧官舍報
是日報中罗有何供談助者在我國則是祝祷祀務須將辭職薦賢自代
又是歐人此事為中西人士所注意者其在日本則為左陽伯鑄銅像稍
為學界偉人在俄則有暗殺堂學校也被丧覓學生受賄訊其与井國
有新者即時署中渾春增重兵被國自制其叛卒而擒獲時愈厲我民甘多自

左八行
者〇〇医捲而藏之

投馬賊事宜妙阿又師人在丹國幣行东方外國文字稽攷古今研究會
欲我遣使前往与會
萬國農業會我國与焉自認會員等農園居第一等因訂合同也開
御覽前心見外務部奏摺
夜作日記
六日晴僕改徐花林書又信幸國資撫兄皆付僕遞去因旦飯于寺侯過務
森和造訪其寓中小坐遞官場觀形記書
佳久盖其善寫世態我使
又出與與洲接者一舉一動一語一言要往小官場觀形記所有事若是書者
可謂思極矣

昔午在高中時髮因午飯竹罰入肉見和蘭人坐位後錯和搞又日光甚烈宜
燬不能居指齋手觀儒林外史一編坐石覽之現形記與脫胎于是也晡周居
主方与搖談文部那鋤侯来見之的奇寒高中東瀛大雖重裘遠晚不覺冷
鋤侯俄去周居遞楊森許又来共坐世亦出坐久之周居去依三衣冠至
將赴院為書家俊陶先来談上燭始登車赴烏
夜觀毒与皆高談俄入覲書
軍機處剏始于雍正初年以因西北用兵遂撤內閣例開設以其密邇
皇居免喧譁由是遂奪閣權為天下庶政退歸三地首入為大臣者二人
鄂尔泰張廷玉為今日樞臣鼻祖後皆酌享太廟

七日晴觀書事舜伯来書論肯高原之
飯後偕世淡又至高中坐觀奴子移置書厨張古牌偶晴陰斷寒廳事中不能生
遂入卧官觀書
古易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世不成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余固是拔有觸于心
陰疑于陽必戰一說可知物莫能兩大而社會上之不可無一日無君无君
則亂是也濂摩龍先有一說又知居人上者不可自尊而當時之降心與其
与衆与庶民平等者社會之可以夢寐也
夜眠已遲宿不成寐

八日微陰余不能救一月修矣是日以呼匠至為余修窓毋亟阻余日今日天寒
且陰匠緩然後日坐房中不出
閱初御史由州縣行取直隸最善故康爺名臣孔陽斌張伯行陸隴其
一輩人皆出是時縣御史中人才多爾諸曹郎多辽倉書
生即閱閱伧俗史事外有怙侈民生疾苦與所聞知也雖逸其中
不能直陳施事有補安用與陽湖諸名臣劾祝若鮮矣嘆夫
康爺名臣多論清撫州縣往往民情愛戴得罪去官萬人攀留乃為作冤
留碑為作冤以降鴻年(張文敏)余田生若不知凡我天子英明撫住民俾
今之矣即有之朝廷不以得民心也反怒斯其時矣

清使不五南中人士来椎所見甲作合余今農慕書中之民権物悖不滅專制敢動者二附和者千百固堪畏良可悲也又可憐也

晴已昏正候掌廷観書

十四日晴閒步齋移書几置東廡下就鑪煖菊花盈前晡報至甲午事外部及万國議倡民增置領事狂未歇

考昨城外交不思統任鄽鋪不逞恐陵以外無人惜坐政府権分不明之志

午余恭書中曲

十五日晴視書一落午衣冠出詣張幼予侍郎曾侍郎太夫人壽日固者

但余堅欲入拜遂見侍郎詢余破至大理院乎余稱謝且告以斟部圖書

廣顛末問紙兼甲侍郎日可也特来祝若曲費公皆汗人侍郎出酒食

頗洽且候家廷畫紀始辞去遊陰亭不值晩歸入城過陸風芸未見歸仍視書晩閲報要政聞載記之

吏部特裁選班發文看景木忠使一品學部將命之學校教育掌管閣権一陸軍部特設軍政裁判駐英使臣清設即度領事一駐臧大臣清興徴學一政府内閣軍機軍英一海軍提督一海軍道報陋儐飛張匿疑受廟

外国要問惟俄少歸特施妙策行革命

夜又設我問那又鉄幼臨沈中以治此革駁法如下

或曰外人服艾可用以治疾諺我人有必皆負之而行海外
[illegible]
或曰與外人行止受虧侵蝕如瞎外人造欺[illegible]
重賄彼將盡攬一切我商國[illegible]虧損必至以抵曰[illegible]
矣[illegible]交[illegible]之虧損至[illegible]事莊視所虧之多寡[illegible]
[illegible]持[illegible]泰甚此固[illegible]言之也若鉄路彼必攬造必不許[illegible]
[illegible]同人僱工程師自當任彼為之[illegible]攬必[illegible]為限不鉄隨[illegible]也[illegible]

是故他日或可云虧惟鉄路[illegible]虧可言我[illegible]力不許造以[illegible]利[illegible]坐而分人[illegible]
利受益已多矣又況成[illegible]利于我百倍是[illegible]乎
或曰路成而彼不許贖奈何曰約可廢股可賣還[illegible]路成不能贖之[illegible]
且當訂約時固有期限必聽[illegible]承攬若[illegible]遠西[illegible]人貪利[illegible]止[illegible]
不若我[illegible]人之厲也且彼於重信但不與失和也[illegible]循而就範[illegible]又況造
路贖路行之屬矣[illegible]我[illegible]乎貴創例[illegible]

十六日陰起昌侯兩老過候餞去益齋至[illegible]兩老亦識彼出見其坐車中掩
面不知為兩老也[illegible]下車相見大笑余及益齋攜鑪生寓脫大談鐵道兩趣兩
益二公皆表同情者飯後余隨母妹等至西直門外是日京張[illegible]汽車始[illegible]

勅使伯衛贈券四枚獲附車將三家店萬山合抱
寒林掩農茶
寒夜即逸西京物特隣歸已昏暮
夜視報載又南島与日本訪有約機成
雪飛入卧室作日記
十七日大雪起視書成病後有感五古三首
日暮昧無雲負杖步西園悠然得佳趣恨日天宇寬
生早寒涼風忽至去衣裳單
雖心腸下鞠顏色明且鮮朔風撼前雪四庭何皚然
在賢精神与禽安知別千年

春病後自適閉戸謝客友豈必忘家國寒風日夕吼天地忽已闇鵬鳳
憔悴藉寂寞永法歎孤芳誰獨守
十八日晨起風甚雪昨夕已止昧爽開窓雪化矣着帙飽食登車去至
能仁視過使總攻察憲政之子侍即侍即福島安春屬作手狗居時自拜
命逐日北洋之所移此余入見帝明命坐于室榻大明窗大几一望平疇連塘世
界隱之在目焉小談余辞去風屬加帳幌逶迤西山皆白衣自侍即送
余登車改行因順道訪孫仲華王小東皆見又過方処文衡王書衡皆不值日
中在二我公司中休日假談
二我公喜真悪偽當有偽言毋作偽行余歎曰然